

興大人文學報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第七十二期 Vol. 72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三月

主題論文：出土史料與傳世文獻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興大人文學報

第七十二期

出 版 者：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地 址： 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電 話： 886-4-22840316
傳 真： 886-4-22856117
電 子 郵 件： clalib@dragon.nchu.edu.tw
網 址： <http://www.cla.nchu.edu.tw/index.asp?url=41&cno=12>
出 版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三 月 (2024 年 3 月)
(原《文史學報》年刊 民國 60 年 5 月創刊 Vol. 1~31
民國 91 年 6 月改名 民國 95 年 3 月改為半年刊)

***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GPN：2009105233

ISSN：1727－8562

興大人文學報

(原名《文史學報》年刊 第一期～三十一期)

第七十二期

主題論文：出土史料與傳世文獻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三月(2024年3月)

臺灣 臺中

興大人文學報

第七十二期

發行人：吳政憲

主編：陳國偉

編輯委員：尤雅姿（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王政文（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周玟慧（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范純武（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陳國偉（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陳春美（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黃忠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黃純怡（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趙順良（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姓氏依筆劃排序）

主題論文編輯：林清源

執行編輯：吳政憲 鄭怡玲 蕭涵珍

刊名題字：陳欽忠

助理編輯：羅家昕 陳誼芳 曾麗雯 詹慧珍

助理：邢家瑀 陳敬昌

編者的話

自 2024 年開始，筆者接任《興大人文學報》的主編工作，並在編輯委員以及院內師長的支持下，本刊將進行新一階段的重大革新。自本期 72 期開始，本刊未來僅發行數位版本，全面電子化，不再出版紙本期刊。未來，除在中興大學文學院的興大人文學報網頁可以下載到本刊外，亦可在本刊合作的學術資料庫下載到每期的精彩論文。

本刊前一次的重大變革，是自 47 期（一〇〇年九月出版）開始推出主題論文，迄今遍及文學、語言、翻譯、歷史、哲學思想、社會、空間、性別、身體、環境生態、科技、數位人文、圖像等主題，對人文領域進行多元的跨文化、跨領域探勘，多年來在歷任專輯主編的投入下，卓然有成。本次配合當前學術的數位化發展，以及閱讀趨勢的改變，進行新一波的革新，改為發行數位版本期刊，也希望支持《興大人文學報》的師長學友，能夠繼續不吝給予鼓勵指教，讓本刊能夠持續推動、精益求精。

陳國偉謹誌

主題論文：出土史料與傳世文獻

編者的話

隨著中國考古工作的持續推展，大約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陸續有各式各樣地下史料出土，先有大量的殷墟甲骨、周原甲骨以及散布各地的青銅器，其後又有居延漢簡、武威漢簡、銀雀山漢簡、馬王堆漢代簡帛、睡虎地秦簡、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清華大學藏簡、嶽麓秦簡、北京大學藏簡、安徽大學藏簡一批接著一批公布，內容豐富多元，令人目不暇給，歎為觀止。這些前所未有的新出史料，為學術界帶來許多新線索、新觀點和新議題，進而激發出新認知與新學問，讓文字學、語言學、文獻學、經學、思想史及古史學其他各個面向均得以飛躍進步，甚至出現重新改寫中國學術史的新契機。為了回應時代的召喚，本學報特以「出土史料與傳世文獻」為題公開徵稿。

經審查結果，本輯特刊共有四篇主題論文獲選：一、蘇建洲先生所撰〈再談鄢陵君銅鋪的自名—「鈇」及相關問題〉，針對鄢陵君銅鋪自名「鈇盍」之「盍」詳加考證，認為舊釋「蓋」、「盒」、「合」諸說均不可信，主張此字應改釋為「盍」，指豆形器的校足。二、高佑仁先生所撰〈安大簡《曹沫之陳》補釋〉，檢討《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曹沫之陳》原整理者釋文，指出原釋文有十四處不夠周延。三、賴怡璇女士所撰〈上博簡〈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考釋劄記〉，針對《上博二·從政》甲 19 中的「斂」字，以及《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簡 21 中的「玄曾」一詞，提出新的釋讀意見。

四、金字祥先生所撰〈清華簡〈治政之道〉人才思想初探〉，分別從人才概念、人才名稱、人才位次、人才管理、人才與社會五個面向，探討《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治邦之道〉、〈治政之道〉中有關的人才的思想，作者認為這兩篇簡文反映的人才思想無法完全歸屬於某一家學說。此外，本輯還有一篇非主題論文梁淑芳女士所撰〈清末民初鄭觀應與陳撷寧的修道觀點及歷程〉，作者藉由鄭觀應、陳撷寧這兩位道教人物，刻畫出時代思潮對道教觀點與實踐的深刻影響。

中文系林清源謹誌

興大人文學報

第七十二期

目次

主題論文：出土史料與傳世文獻

- 再談郢陵君銅鋪的自名—「鈇盞」及相關問題…………蘇建洲…………1
- 安大簡《曹沫之陳》補釋…………高佑仁…………29
- 上博簡〈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考釋劄記…………賴怡璇…………65
- 清華簡〈治政之道〉人才思想初探…………金字祥…………87
- 清末民初鄭觀應與陳撷寧的修道觀點及歷程…………梁淑芳…………117

附錄

- 徵稿簡約
- 撰稿格式

再談鄴陵君銅鋪的自名—「鈇盂」及相關問題・

蘇建洲^{**}

摘 要

江蘇無錫出土的鄴陵君銅鋪(《集成》4694、4695)，其中關於銅器自名的銘文，一般釋為「鄴陵君王子申攸樂造鈇盂」，自名為「鈇盂」。李家浩先生讀「鈇」為「簠」，指淺盤平底的豆形器，可信。本文首先討論淺盤平底豆形器與漢代燈形器的器形傳承延續現象。其次，討論了淺盤平底豆形器與長方形斗形器的自名與傳世文獻對應的問題，並論證前者確實可以盛裝稻粱黍稷。第三，對於「盂」的讀法，目前有「蓋」、「盒」、「合」等說法，三說沒有本質的區別。但鄴陵君銅鋪是沒有蓋子的，這種形制在漢代的銅燈自名中得到傳承，都屬無蓋之器，跟「蓋豆」或「方盒形豆」有所不同，所以釋為「蓋」、「盒」、「合」是有問題的。本文認為所謂「盂」實當釋為「盂」。河南固始侯古堆1號墓出土的兩件銅制的勺方豆，其自名作「盂」(《集成》04662)、《信陽》簡12記載「集廚之器」中有「方琦」、瑞士《玫茵堂藏中國銅器》114號著錄的一件楚系豆形器的自名為「錡」。上舉「盂」、「琦」、「錡」顯然是同一個詞，都是指豆形器的校足。

關鍵詞：鄴陵君銅鋪、銅器自名、匱、上古音、文字考釋

* 本文為「清華簡《五紀》疑難字詞暨相關問題研究」階段性成果，獲得國科會的資助(NSTC 112-2410-H-018 -040 -MY2)，特此致謝。

** 彰化師大國文系

1973 年 12 月，江蘇無錫前洲公社高瀆灣出土了三件帶有「邾陵君」銘文的銅器，分別是一鑑二豆。¹三件銘文基本相同，只有因器型不同連帶自名有所不同而已。鑑的自名是「監」，著錄在《集成》10297。兩件銅豆本文稱之為「邾陵君鋪」，底下討論其器形與自名的相關問題。

一、邾陵君鋪的形制

邾陵君銅鋪（《集成》4694、4695），銘文云：

邾陵君王子申，攸（悠）綏（哉）²敬（造）鈇（鋪）盞，³攸（脩）立（蒞）

¹ 李零、劉雨，〈楚邾陵君三器〉，《文物》1980 年 8 期，頁 29-34。下引李零、劉雨先生意見均見此文。

² 「攸（悠）綏（哉）」一詞亦見於《集成》2840 中山王鼎。何琳儀先生引《詩·關雎》：「悠哉悠哉」，《傳》：「悠，思也。」將「悠哉造金鑒」理解為「思念者（先祖）造金鑒」。見氏著，〈楚邾陵君三器考辨〉，《江漢考古》1984 年 1 期，頁 104。下引何琳儀先生意見均見此文。

³ 「盞」字，一般釋為「盞」，不確，詳第三節討論。

歲嘗，以祀皇祖，以會父兄，⁴永用之官（館），攸（脩）無疆⁵。（盤口外壁）

⁴ 李家浩先生讀「會」為「饋」，參見李家浩，〈關於鄴陵君銅器銘文的幾點意見〉，《江漢考古》1986年第4期，頁84、鄒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頁232也讀為「饋」。另外，宋莊公之孫鼎自名「會鼎」，李先生也讀為「饋鼎」，見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及从「关」之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頁202-203。又封子楚簠「自作飢簠。用會嘉賓、大夫及我朋友」，李春桃先生根據上引李文的意見，將銘文讀為「自作飢簠。用饋嘉賓、大夫及我朋友」。見李春桃，〈啟簠、啟戟銘文小考〉，《漢字漢語研究》2021年2期，頁31-32。謝明文先生認為封子楚簠、鄴陵君鈇等銘文的「會」的用法相同，皆應理解為「會合」、「會聚」義，會合、會聚宗族、父兄等，本身自可包含宴饗這一環節，無需破讀。它們與鍾離公餗鼓座（《銘圖》19305）「余以會（合）同生（姓）九禮（？）」，以飢大夫、朋友」的「合」音義皆近。見謝明文，〈封子楚簠小考〉，載氏著，《商周文字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7月），頁156注3「論集按語」。又宋莊公之孫鼎自名「會鼎」，林已奈夫、馬保春皆認為如字讀，表示器物特徵，指有蓋的鼎。見李琦，〈東周青銅食器稱謂與功用整理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71—75。郭理遠先生贊同此說，指出「會鼎」又見於齊系哀鼎（《銘圖》02311），此二器均為有蓋之鼎（前器之蓋已失）。類似的器名在楚簡中還有《信陽》2-025的「餗（會）豆」。宋國文字用「會」表示器蓋之「會」的情況與齊系文字相同。見郭理遠：〈續論宋國文字所屬系別的問題〉，第三屆商周青銅器與先秦史研究青年論壇論文集，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民族學院主辦，2021年11月6-7日。後載鄒芙都主編，《出土文獻與先秦秦漢史研究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年10月），頁352。

⁵ 李零、劉雨先生斷讀為「永用之，官攸（脩）無疆。」何琳儀先生、張懋鎔主編，張翀著，《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豆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12月），頁109均同此說。吳鎮烽先生所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底下簡稱《銘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讀為「官（館）攸無疆」（第12冊418頁6160號）；李家浩〈關於鄴陵君銅器銘文的幾點意見〉讀為「永用之官（館）」，認為「官」即「館」之初文，指「以祀皇祖，以會父兄」的地方，古代之「館」不僅是活人住的地方，而且也是宗教活動的場所。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頁671、劉彬徽、劉長武：《楚系金文匯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485、謝明文，〈談談豆形器的自名以及它與燈名的關係—以出土資料為中心〉，《中國文字》出刊100期暨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福建福州2020年12月12日，後載《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四輯）》，巴蜀書社2021年，頁5贊同此說。附帶一提，李家浩先生在〈戰國文字中的「邑」字〉一文中亦指出：「官是館字的初文，所以館字在古文字中多以官為之」。文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2015年，上冊頁257。又參見氏著：〈戰國官印「婁樂官」考〉，載《印學研究》第十八輯「紀念陳介祺發現陶文150周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年2月），頁88。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底下簡稱《銘文選》】444頁讀為「永用之官」，解釋為「常用之於同官僚友，至於無盡期。」鄒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頁230亦持這樣的讀法，但無解說文意。

李零、劉雨先生曾對鄒陵君銅鋪的器形描述說：「器形屬於通常所說高校盤豆，淺盤，平底，高校上粗下細。此器器形類似漢代的錠。」此說正確可從。淺盤平底的豆形器一般通稱為「鋪」（詳下），與「豆」形制相關，《集成》04672「單昊生鋪」銘文云「單昊生作羞豆，用享。」器形是「鋪」，但自名為「豆」，可見將這種器型歸為豆類是合理的。「錠」和「鐙」都是漢代豆形燈銘文的自名。⁶《急就篇》：「鍛鑄鉛錫鐙錠鏹」，顏師古注：「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杆而中施釭。有柎者曰鐙，無柎者曰錠。柎謂下施足也。」王應麟《補注》云：「黃氏（黃庭堅）曰：『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補曰】《爾雅》：『瓦豆謂之鐙。』注：『即膏鐙也。』《楚辭》：『蘭膏明燭，華鐙錯。』注：『鐙，錠也。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鐙。』」⁷已指出瓦豆跟燭錠、燭鐙的形制演變關係。孫機先生也指出：

燈是從食器中的豆轉化來的。《爾雅·釋器》：「瓦豆謂之登。」郭璞注：「即膏燈也。」它大約出現於春秋；至戰國時，燈的式樣就比較多了。但直到西漢，燈的基本形制還和豆差別不大，所以河北鹿泉高莊西漢常山王劉舜墓出土銅燈的銘文中仍自名為「燭豆」。⁸

後續又有研究者撰文討論豆形器跟漢代豆形燈的形制繼承關係。⁹因此李零先生說鄒陵君銅鋪「器形類似漢代的錠」是正確的推論。參見【圖一】。

⁶ 參看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綜合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頁395-408。另外，學者們一般推測燈具的出現當在春秋時代，參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405、高豐、孫建君，《中國燈具簡史》（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1年），頁5、郭理遠，〈「從甲骨文的「矚」「燭」說到古代「燭」的得名原因及其源流」〉，《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9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136。

⁷ 參見張傳官撰，《急就篇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200。

⁸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405。

⁹ 郭永秉，〈《陝西金文集成》識小錄〉第四則〈何謂「行燭薄」〉，第二屆小學專書與文獻考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2017年10月28—29日），頁44-47。郭文後載《古今論衡》第32期（2019年6月），頁126—130、謝明文，〈談談豆形器的自名以及它與燈名的關係—以出土資料為中心〉、趙堉榮，〈西漢銅燈自名「錠」補說〉，《簡帛》2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1月），頁177-184。



【圖一】：

邲陵君銅鋪，《中國出土青銅器》
7：193¹⁰

建昭三年雁足鐙，《陝西金文集成》
8.981¹¹

二、邲陵君鋪的自名「鈇」以及「盦」與「匱」與傳世文獻對應的相關問題

朱鳳瀚先生將豆形器分為「實柄豆」與「鏤空柄豆」，每類下再分為「無蓋」與「有蓋」。所謂「鏤空柄豆」即柄部穿鏤作成各種花紋，此種形制豆之共同特徵除鏤空柄外，器腹（即盤部）皆甚淺，平底。¹²這種「鏤空柄豆」的自名除稱為「豆」外（如上舉「單吳生鋪」），其他還有「甫」、「筭」、「庸」、「匱」、「盦」、「鋪」、「鈇」等七種寫法，¹³一般多以「鋪」來表示這種器型。郭永秉先生指出這類淺盤平底豆形器稱為「鋪」的理由是：「豆」、「鋪」從用途而言，大概看不出有什麼區別，但從形制上仍有細微差別，豆在春秋和戰國都有一些腹較深的形制，這與鋪「器腹（即盤部）皆甚淺，平底」有所不同。因此「鋪」的得名大概跟食物等能夠在器物底

¹⁰ 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 7-江蘇》（北京：科學出版社、龍門書局，2018 年），頁 198。

¹¹ 張天恩主編，《陝西金文集成》（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 年），第八冊 250 頁。

¹²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2 月）上冊，頁 149。

¹³ 參見謝明文，〈談談豆形器的自名以及它與燈名的關係—以出土資料為中心〉，《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 14 輯，2021 年 12 月，頁 3。附帶一提，最近葛亮先生根據「邲攷與豆」銘文末字為「鉞」，認為也是豆形器的自名。參見葛亮，〈從新見邲攷與豆看「邲」字構形與豆之自名〉，《第二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西湖論壇論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主辦，2023 年 05 月 26-27 日，頁 104-106。不過，「鉞」跟豆形器的關係是什麼？還有待進一步考察。

部均勻敷布有關。因此他將漢代的銅燭豆「行燭薄」讀為「行燭鋪」，因為平盤能夠使得脂油等燃料在燈中均勻延展分佈、使得燈芯燃燒更加充分。稱「燭豆」「燭薄（鋪）」雖只是名稱上的不同，但「燭薄」才是一種更加貼切準確的名稱，稱「燭豆」較多，無非因為「豆」是一個更慣常的通名而已。¹⁴其說可從。「鄢陵君鈇」雖然不是「鏤空柄豆」，但符合淺盤平底的形制，如同上舉漢代銅燭豆自名為「行燭鋪」，所以讀為「鄢陵君鋪」更切合器形。有意思的是，《信陽》2.05「【剝（漆），屯】四鈇（鋪）¹⁵首，又（有）【鑲】。」¹⁶其中「鈇」正好也讀為「鋪」，用字習慣可互證。

對於鄢陵君銅鋪的自名，李家浩先生釋為「鈇（簠）盍」。他引用唐蘭和高明先生的意見：淺盤平底的豆形器自名為「庸」或「筭」的豆形器，即文獻所說的「簠」；方形器自名為「匡」，即文獻裡所說的「瑚」。¹⁷據此認為「鈇盍」當讀為「簠盍」。謹按：除了「盍」字的考釋外，李先生釋「鈇」為「簠」大抵可從。對於豆形器與長方形斗形器的自名與傳世文獻的對應關係，相關研究成果不少。¹⁸《周禮·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簠，實之，陳之。」鄭玄注：「方曰簠，圓曰簠，盛黍稷稻粱器。」根據唐蘭、高明的意見，「方曰簠」當是「方曰匡（胡）」之誤。裘錫圭先生指出「先秦文獻中有大量『簠簠』連言的用例，這種『簠』字與《左傳》『胡簠』之

¹⁴ 郭永秉，〈《陝西金文集成》識小錄〉第四則〈何謂「行燭薄」〉。

¹⁵ 商承祚讀「鋪」。見氏著，《戰國楚竹簡匯編》（山東：齊魯書社，1995年11月），頁27。

¹⁶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二）：葛陵楚墓竹簡、長臺關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1月），頁146。

¹⁷ 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文物》1978年第3期，頁21-22。又載故宮博物院編，《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頁213。高明，〈盠、簠考辨〉，《文物》1982年第6期，頁70-73、85頁。又載高明，《高明論著選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217-225、高明，《高明學術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頁145-152。下引唐、高二氏的意見均見此二文。

¹⁸ 李學勤，〈青銅器中的簠和鋪〉，載氏著：《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76-81、趙平安，〈盠、簠再辨〉，《古文字研究》31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10月），頁226-229、石小力，〈簠鋪考辨〉，載《古文字論壇》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22-337、石小力，〈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與上古禮樂制度〉，《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5期，頁58-60、謝明文，〈談談青銅酒器中所謂三足爵形器的一種別稱〉，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網站，2015年4月1日，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2479、謝明文，〈談談豆形器的自名以及它與燈名的關係——以出土資料為中心〉、施瑞峰，《上古漢語聲母諧聲類型在古文字資料釋讀中的效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年6月），頁86-92頁。

『胡』所指應即同一種器皿，且從器形上看以這種『簠』（引按：實指「胡」）與簠相配，也較以形近於豆的『簠』與簠相配為宜，這兩種『簠』的相混應與『胡』『甫』古音相近有關。¹⁹施瑞峰先生也認為傳世文獻「簠簠」的「簠」是誤認所致，「如上所論長方形斗狀器的器名本當是喉牙聲母的『匡』，其在後來被稱為『簠』恐怕是後世文獻中的誤識誤讀。《左傳·哀公十一年》之『胡簠之事，則嘗學之矣』，《孔子家語·正論》引『胡』作『簠』，可能正反映了這一演變。」²⁰說皆可從。清華八《虞夏殷周之治》簡2整理者釋文作「祭器六匡（簠）」，注釋云：「匡，青銅器中長方形、斗狀、器蓋同形器的自名，宋人定名為『簠』，今之學者多從之。《禮記·明堂位》、《論語·公冶長》作『瑚』。」²¹可從，因此釋文改作「祭器六匡（瑚）」更適當。《包山》265「二食匡」，過去李家浩先生已讀為「二合瑚」，正確可從。²²《虞夏殷周之治》簡文中的「匡（瑚）」與簡1「祭器四羅（璉）」、簡3「祭器八簠（簠）」並列，也可以反證《周禮·地官·舍人》等材料中「簠簠」連言的「簠」實為「胡/瑚」。²³為方便區別，舊名為「簠」的方形器，本文以「簠*」表示。

唐蘭先生曾指出《說文》：「簠，黍稷圜器也。从竹，从皿，甫聲。匡，古文簠从匚，从夫。」的記載是正確的，這個「圜器」就是淺盤平底的「鋪」。不過，朱鳳瀚先生認為一般盛裝稻粱黍稷的盛食器如簠、盨等，腹部較深，而此種器型盤底平而腹淺，不大適宜於裝黍稷之類的飯食。臺北故宮博物院1992年入藏的晉侯對鋪，陳芳妹女士考釋銘文曰：「晉侯對作鑄尊鋪，用旨食大饅」，並將「饅」讀為「糲」。

¹⁹ 裘錫圭，〈從古漢語中「善」的用法談到《老子》中的「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吳榮曾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22年10月），頁155。

²⁰ 施瑞峰，《上古漢語聲母諧聲類型在古文字資料釋讀中的效用》，頁91-92。

²¹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下冊（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63注八。

²² 李家浩，〈包山266號簡所記木器研究〉，《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頁249。

²³ 馬王堆帛書《周易》坎卦「六四，算（尊—樽）酒巧（簠）」（21下），這個字于豪亮先生曾釋為「詁」讀為「簠」。見氏著，〈《帛書《周易》〉〉，《文物》1984年3期。又載于豪亮，《馬王堆帛書《周易》釋文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頁60。謹按：于先生讀為「簠簠」的考慮不知是否典籍所載「簠簠」有關？「詁」雖然可以讀為「簠」，但上面既已提到典籍的「簠簠」實為「胡簠」，那麼帛書讀為「簠簠」似無必然性。《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三冊，頁19釋文沿用張政烺先生的意見作「詁（？）」，《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276頁同此說。

²⁴朱先生贊同此說，並說「糲是肥美的黏米，由此可知鋪還是可以用來盛飯食的。但是從其形制看，所盛糲之類飯食應該是量少而精的。」²⁵謹按：所謂「饁」字形作，字形跟「楚」不像，張再興先生已指出釋「饁」沒有充分證據。²⁶李學勤先生隸定作「饗」，並解釋說：「『旨食』意是美食，『饗』我想應該讀為『燔』，即烤肉。鋪是豆類器，可以以陳肉食。」²⁷周忠兵先生贊同此說，並指出「樊」所從的「爻」符像藩籬交錯形，字形中的「五」形其實是「樊」字所從「爻」符的一種變體。同時將「」與「」、「」等字繫聯在一起。²⁸何景成先生進一步認為根據字形從「食」旁，認為此字應釋讀為「飯」。「大飯」當與「大糲」一樣，是指穀物之類的糧食。晉侯對鋪銘文「用旨食大飯」，大概是說作器用以盛載黍稷美食。²⁹其說可從。天回醫簡 78/146「淖炊黃梁飯=（飯，飯）而食樵〈樛-臄〉」，陳劍先生指出「樵」是「樛」的誤字，當讀為同聲符之「臄」，少汁的肉羹曰「臄」。「飯而食臄」猶如《上博（五）·三德》簡 13：「惡羹與食。」「飯」與「食」是指黍稷稻粱等穀物所作的飯食、主食，與「羹」、「臄」指菜肴相對。對普通人的日常飲食而言，一飯一羹相配是最平常的。³⁰這樣看來，朱先生援引晉侯對鋪來印證《說文》：「簠，黍稷圓器也。」的記載還是可以的。本文也認為《說文》的記載正確無誤（詳下）。

董蓮池先生以《集成》4689-4691 魯大司徒厚氏元鋪的自名作「（匱）」為例，指出「字既從匚從肉，用以名器，當有凸顯其器物功用的理據在內。從匚，表示其為盛器；從肉，表示其所盛。聯繫器形類豆（從前有的學者就曾乾脆稱呼它為厚氏豆），而豆乃『古食肉器』，則從『肉』應是表明『匱』作為豆形禮器在春秋時代主

²⁴ 陳芳妹，〈晉侯對鋪——兼論銅鋪的出現及其禮制意義〉，《故宮學術集刊》十七卷四期（2000 年 6 月），頁 53-108。

²⁵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冊，頁 149。

²⁶ 張再興，〈近年新發表西周金文字形小考〉，《中國文字研究》第 15 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 年），頁 18。

²⁷ 李學勤，〈論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中國文化》第 13 期，2011 年，頁 8。

²⁸ 周忠兵，〈莒太史申鼎銘之「樊仲」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 年 1 期，頁 24。

²⁹ 何景成，〈晉侯對鋪銘文「旨食大飯」解說〉，《古文字研究》第 34 輯（北京：中華書局 2022 年 9 月），頁 249—252。何文蒙鄒可晶先生向我指出。

³⁰ 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收入同作者《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239-242、陳劍，〈天回醫簡釋讀四則〉，《中國文字》2023 年總第 9 期夏季號。

要是用來盛放肉食的。《說文》云『黍稷圓器』，解釋其功用並不全面。」³¹此說有其道理。裘錫圭先生則認為魯大司徒厚氏元鋪是「盛黍稷稻粱器」。《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涪西。……宰夫膳稻于粱西。」鄭玄注：「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裘錫圭先生指出「可知宰夫授公的飯粱是盛在簠裏的，設於粱西的稻當然也是盛在簠裏的。」《儀禮·公食大夫禮》又云：「大羹涪，不和，實于鐙。……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右執涪，以降。」裘先生指出可知「涪」是盛在「鐙」（瓦豆）中，賓「右執涪」是指他用右手執持「鐙」的校部。那麼「簠粱」當指豆形器（即「鋪」），因為長方形斗型器必須雙手拿著，無法「左擁簠粱，右執涪」，何況中間還有將所擁持之物放在地上的動作。「進稻粱者以簠」的「簠」自然也是「鋪」。這可與魯大司徒厚氏元鋪「善（膳）匱（鋪）」並看，「善（膳）」是「盛膳」，指「盛黍稷稻粱」。³²裘先生後來又補充說「有些學者認為豆形的『簠』其盤沿過低，不適於盛放黍稷稻粱等食物，今按：古人用飯時，不用箸亦不用匕，而以手搏飯而食，以簠作為盛稻粱的飯器是沒有問題的。」³³另外，宋公固鋪自名作「饔簠（鋪）」，「周代銅器在器名前加『饔』字者屢見，加『饔』字最多的為『匡（即傳統稱之為『簠』者）』和『簠』，都是盛飯食的。這兩組簠（引按：指「魯大司徒厚氏元鋪」與「宋公固鋪」）的形制恰好相近，器上都有蓋。」（參見【圖二】）。³⁴《銘圖》6269 黃太子伯克盆「黃太子伯克作其饔盆，……永寶用之。」研究者也根據「饔盆」指出盆具有盛功能。³⁵考慮到兩件有蓋鋪形制相同，器用應可類比，那麼魯大司徒厚氏元鋪的「匱」可能不用坐實為盛肉。《儀禮·士昏禮》：「饔於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云：「簠有蓋幕。」鄭玄注：「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指器蓋）於房，蓋以

³¹ 董蓮池，〈魯大司徒厚氏元簠器名用字研究〉，《中國文字研究》第 15 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 年），頁 24-26。

³² 裘錫圭，〈從古漢語中「善」的用法談到《老子》中的「善」〉，頁 153-156。

³³ 這是裘文在「古文字微刊」公眾號所刊出的「又按」，2023 年 4 月 17 日，(<https://mp.weixin.qq.com/s/hXsiA8MWn8L6AjfraFoAnQ>)。

³⁴ 裘錫圭，〈從古漢語中「善」的用法談到《老子》中的「善」〉，頁 153-156。

³⁵ 參見李春桃，〈談青銅器盆的一種自名〉，載南京大學文學院、南京大學漢語史研究所主辦的《紀念方光燾、黃淬伯先生誕辰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 年 12 月 29-30 日。

簠。」這些都可以作為盛放稻粱者是有蓋鋪的證據。退一步說，單憑宋公固鋪的「饔簠（鋪）」已可印證「鋪」具備盛稻粱的功能。朱鳳瀚先生指出：

豆的用途，見於《周禮·天官·醢人》，其文曰「醢人，掌四豆之實。」四豆即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與羞豆，所謂豆實即所盛食物，為諸種肉醬、肉汁、醬菜，此種用途相當於今日之菜盤。《說文解字》則釋豆為「古食肉器也」。更強調豆的主要用途是盛肉食。1987年安陽郭家莊東南殷墓M1出土之銅豆其盤內即有雞骨。甲骨文字有𩰫（《前》4.20.21）𩰫（《前》4.20.7），西周金文有𩰫（大孟鼎），像豆中盛禾（黍稷之類）、米，以雙手奉之之形，字或從禾，學者以為即烝祭之烝的本字。這說明商周時期豆也曾用來盛黍稷之類飯食。洛陽燒溝戰國墓出土的陶豆中即留有粟米，證明陶豆確有盛黍稷之用途。

36

這個意見可與同屬豆形器的「饔簠（鋪）」互相印證，從而證實《說文》：「簠，黍稷圓器也。」的記載。

另外，對於《說文》所載「簠」的古文作「𩰫」，所從「匚」旁似與方形器自名為「匚」、「匡」、「𩰫」、「匱」有關。而且《集成》4580 叔邦父簠*的自名作「𩰫」，一般釋為「匚」，則似乎落實《說文》所謂「圓器」是「方器」之誤，與鄭玄之說一脈相承。不過，施瑞峰先生指出唇音的「匚」與喉牙音的「匚」不能相通，叔邦父簠*的自名「匚」不當理解為從「夫」聲者，實為「𠂔」聲（匚）之誤，「𠂔」與「古/胡」音近。³⁷其說可從。上述《集成》4689-4691 魯大司徒厚氏元鋪的自名作「𩰫（匱）」，可見從「匚」旁不必然是方形器，加上「夫」與「甫」聲可通，那麼《說文》所載的「簠」確實可作為圓盤淺底豆形器的自名之一，與《儀禮·公食大夫禮》所載「簠粱」的功能、形制相同。《信陽》遣策簡記載幾個從「夫」聲的字，2.05「【竹】器，十笑（鋪），屯赤綿（紞）之巾³⁸。」、2.06「二笑（脯）³⁹笑、四十笑（鋪），屯紫紞之巾」，兩處的「笑（鋪）」是李家浩先生所釋。至於2.29 釋文

³⁶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上冊，頁147。

³⁷ 施瑞峰，《上古漢語聲母諧聲類型在古文資料釋讀中的效用》，頁90。

³⁸ 陳劍先生指出楚簡「綿」形即「紞」字之繁體。見氏著，〈據出土文獻說「懸諸日月而不刊」及相關問題〉，《嶺南學報》第十輯，2018年12月，頁73。又石小力，〈簠鋪考辨〉指出「赤紞之巾」是覆簠之巾，可從。

³⁹ 「笑（脯）」之釋見《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二）》，頁150注〔25〕。

作「二芙(簠)【𠂔(梁)】」，其中「【𠂔(梁)】」是《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二)》所釋。⁴⁰石小力先生認為「芙」所盛為「梁」，與青銅鋪功用不類，此處之「芙」應即青銅器中的方形器—「簠*」。⁴¹謹按：「艸」、「竹」二旁作為義符可以互換，要說《信陽》「笑」與「芙」兩字分別代表兩個不同的詞，恐怕比較特殊。上面已提到「鋪」亦可盛稻粱黍稷，同時《說文》：「簠，黍稷圓器也。」所載亦有根據，那麼《信陽》2.29「二芙梁」可放心讀為「二鋪梁」。反過來也可以證明豆形器「鋪」確實可盛放稻粱。

最後，根據上面的討論，將「鋪」與「匡」的研究成果表列如下：

銅器自名	器形	傳世文獻對應
1. 從「甫」聲：「甫」 ⁴² 、 「簠」、「甬」、「匚」、 「盞」、「鋪」、「匍」 2. 從「夫」聲：「鈇」 補充：《信陽》2.05「笑 (鋪)」2.29「芙(鋪)」； 《說文》古文「匡」 3. 「豆」	圓形、淺盤平底有鏤空高圈足 之豆形器  遣盤父鋪，《銘圖續》0528	1. 簠 2. 簠(尚有疑義) ⁴³
1. 從「古」聲，如「匡」、 「盞」等等	長方形斗狀器蓋同形器 	1. 胡(瑚)、盞(《說文·皿部》) 2. 簠* (誤抄誤認所致)

⁴⁰ 頁156注〔174〕。

⁴¹ 石小力，〈簠鋪考辨〉，頁336。

⁴² 《集成》5399 孟卣銘文云：「作旅𠂔」，陳邦懷先生釋為「甫」，認為是「簠」的省文。見陳直，〈讀金日札·讀子日札〉(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14。馬承源，〈銘文選(三)〉頁45則認為器形當是「缶」，「𠂔」形是容器的象形，讀為「缶」。《陝西金文集成》16冊，頁141釋文作「作旅甫」。史語所《殷周金文資料庫》認為「旅𠂔」是一字，釋為「簠」。尉侯凱先生釋為「封」，讀為「缶」。見氏著：〈「甸」還是「封」〉，《中國語文》2023年2期，頁232注5。謹按：以上諸說利弊互見，待考。但「𠂔」當與「簠」無關。

⁴³ 高亨、陳夢家主張豆形器「鋪」相應於「簠」。李學勤：〈青銅器中的簠和鋪〉一文亦主此說。不過，高明、朱鳳瀚認為二者韻部不近，「是否即簠，尚難肯定。」參見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冊，頁149。

2. 從「害*」聲，如「𩚑」 ⁴⁴	豐伯簠*（《中國出土青銅器》 10：269）	
3. 從「匚」從「大/夫」聲者並不存在，實從「𠂔」聲（𩚑）。「𠂔」與「古/胡」音近。		
4. 從「黃/圭」聲，如「𩚑/匡」 ⁴⁵		
5. 「𩚑」 ⁴⁶		

NA0857 晉侯對鋪⁴⁷

《集成》4691 魯大司徒厚氏元鋪



《銘圖》06157 宋公固鋪

【圖二】：

⁴⁴ 這個「害」並非月部的「害」，而是魚部的「害*」。陳劍先生指出：金文中與此𩚑形有關者甚多，舊多釋讀為「害（句）」，我過去也是長期接受的。現在我則改為大致贊同大西克也先生的看法，即認為其字應即「𩚑」字左半而與「害」字本非一字，應係魚部而非祭月部字，金文中多讀為「𩚑」。參見氏著，〈簡談清華簡《四告》與金文的「祐福」——附釋唐侯諸器的「佩（贈）字」〉，《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13輯，2021年6月，頁5。另外，陳劍，〈昔雞簠銘用為「送」之字與相關問題〉，載朱淵清、蘇榮譽主編：《有鳳來儀：夏含夷教授七十華誕祝壽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12月），頁355-362指出「害魚」本作殷墟甲骨文之𩚑、𩚑類形，象「瑚/匡」之象形初文，即兩旁有雙小耳之長方形容器形。跟一般的「害」字無關。

⁴⁵ 施瑞峰，《上古漢語聲母諧聲類型在古文字資料釋讀中的效用》，頁88：「古」的上古聲母是非唇化的*k-；「黃/圭」系列則來自上古唇化的*kʷ-聲母。古文字的諧聲、假借對上古喉牙音聲母的唇化與否（即開合口）區別甚嚴，因此「黃/圭」系列與「古」系列不能相通，所記當是不相牽涉的兩個詞。謹按：此說可從。在文字編中一般也將「黃/圭」系列與「匡」分立。

⁴⁶ 見於《集成》4482、4483 仲其父簠*、4504 京叔姬簠*、清華簡《封許之命》07。「匡」當分析從「匚」從「金」，前者表功能，後者表材質，其來源當與「匡」、「盞」有關。或分析為從「匚」聲，與「匡」是一系，但二者聲母不近，恐不可信。

⁴⁷ 器影取自中研院史語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

三、鄢陵君豆的自名—「盞」

再來討論鄢陵君鋪的自名中舊釋為「盞」的問題。「盞」是李零、劉雨先生所釋，他們說：「盤口銘文所記器名『盞』，前所未聞。盞是豆的異名或是相近的另一種器名，待考。」李家浩先生釋讀為「盒」，但也說「至於銘文為何要在『簠』後綴以『盒』字，還有待進一步研究。」⁴⁸郭永秉先生〈何謂「行燭薄」〉一文說：「按兩件豆形器自名『鈇』字之後綴以『盞』字，李家浩先生讀為『盒』，按應讀為『合』，即一副、一對的意思。」謝明文先生似同意其說，釋文作「合？」⁴⁹馬承源《銘文選》、吳鎮烽《銘圖》釋讀為「蓋」。⁵⁰查飛能先生說：「器蓋相合的球狀或扁球狀器被諸多春秋晚期以來的器所借鑒，青銅豆、敦當然也不例外。後文鄢陵君豆自名『鈇盞』就是極好例證。」⁵¹似乎也持「蓋」之說。

謹按：「鄢陵君鋪」屬於「無蓋鋪」，前面提到這種淺盤平底的豆形器在漢代的銅燈中得到傳承，這種銅燈也是無蓋的，所以釋為「蓋」、「盒」都不能成立。至於讀為「合」理解為「一副、一對」大概也不能成立。目前所見最早將「合」作為個體量詞的例證見於《睡虎地秦簡》，如〈封診式〉19云：「爰書：某里士五（伍）甲、乙縛詣男子丙、丁及新錢百一十錢、容（鎔）二合。」整理者注曰：「鎔，《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云：『作錢模也。』錢模分兩扇，故以合為單位。」⁵²楚國材料似未見這種用法。張顯成、李建平先生解釋「合」說：合，有「合閉、合攏」義，可指有蓋的盛物器，後作「盒」。亦可用為量詞，並引用劉世儒先生所說：「兩物相合合成一副，就叫一合。」漢代的用法仍然是以稱量「兩兩合為一副」的器物為主的，到了魏晉南北朝有了進一步發展，可「折合」之物均可以用「合」。⁵³又如《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所載《遣策》25「□卑匱十四合」，整理者注釋說：「指兩件漆盤扣合。卑匱十四合，即二十八件。」⁵⁴前面提到《包山》265「二倉匡」，李

⁴⁸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四冊，頁3052取此說。

⁴⁹ 謝明文，〈談談豆形器的自名以及它與燈名的關係—以出土資料為中心〉，頁5。

⁵⁰ 《銘文選》第三冊頁444、《銘圖》第十三卷6160、6161，頁418-421。

⁵¹ 查飛能，《商周青銅器自名疏證》（重慶：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119。

⁵²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一）》（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3月），頁274。

⁵³ 張顯成、李建平，《簡帛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7月），頁155-158。

⁵⁴ 荊州博物館編，彭浩主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11月），頁227注8。

家浩先生讀為「二合瑚」，並指出「有蓋之器可以在器名前冠以『合』字。」⁵⁵據此，可知「合」之說與「盒」沒有本質的不同，皆與「無蓋鋪」形制不合，而且兩件鋪也不能扣合，加上「鋪一合」能否省為「鋪合」也值得懷疑，因此銘文不能釋讀為「合」。

河南固始侯古堆 1 號墓出土的兩件銅制的斂方豆，其自名作「盂」（《集成》04662）。《信陽》2.12 記載「集廚之器」中有「其木器，八方琦，二十豆」，「方琦」之「琦」與「盂」顯然表示同一個詞。⁵⁶（參見【圖三】）瑞士《玫茵堂藏中國銅器》114 號著錄的一件楚系豆形器，陳劍先生釋其自名之字為「錡」，並指出即上舉「盂」、「琦」。⁵⁷劉國勝先生認為邲陵君銅豆的「盂」與「琦」、「盒」是一個詞，他說：「『可』、『盂』音近。疑『琦』、『盂』、『盒』是同一器名」。⁵⁸

謹按：「盂」本是器蓋相關的「闔」或「蓋」的初文，楚文字用「盂」表示器蓋、遮蓋、蓋屋之「蓋」，如《包山》簡 254「一籩盂（蓋）」，《望山》2 號墓簡 46：「有盂（蓋）」，上博《平王與王子木》簡 4：「甕不盂（蓋）」。⁵⁹「盂」、「蓋」本都是葉部，⁶⁰楚簡中「盂」多與葉談緝部字相通，比如《新蔡》「𠂔以𠂔（𠂔）𠂔為坪[夜君]貞：既𠂔（背）膺疾，𠂔（𠂔）疾，以心𠂔（悶），尚毋死。（甲三 301-2、301-1+甲三 131）」、清華簡《皇門》簡 6「王用能盂（奄）又（有）四𠂔（鄰）遠土」、清華簡《繫年》：「飛曆（廉）東逃於商盂（奄）氏」、安大簡《詩經》54「佳（誰）從穆公，子車盂（奄）思（息）」。⁶¹裘錫圭先生對珍秦齋藏印「𠂔陽」分析說：「首字『𠂔』從『盂』得聲，『盂』、『合』音義皆近。印文『𠂔陽』讀為『合（郃）陽』，典籍亦作『郃陽』，戰國屬魏，在今陝西合陽縣，此為魏國官印。」⁶¹但是葉談緝部顯然與「奇」、「可」聲音不近。劉國勝先生之所以認為「可」與「盂」音近，可能是因為「蓋」在楚簡中有與「曷」、「害」相通的例證，如《郭店·窮達以時》

⁵⁵ 李家浩，〈包山 266 號簡所記木器研究〉，《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頁 249。

⁵⁶ 參見趙彤：〈方豆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 年 1 月 2 日。

⁵⁷ 見 yihai（網名）在葛亮〈《玫茵堂藏中國銅器》有銘部份校讀〉一文後第 1 樓的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 年 12 月 11 日。

⁵⁸ 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頁 15。

⁵⁹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 年 12 月），頁 41-42。

⁶⁰ 「蓋」還有「胡臘切」的讀音，即保存葉部的讀音。

⁶¹ 裘錫圭，〈《珍秦齋藏印展》釋文〉，蕭春源輯《珍秦齋古印展》，澳門市政廳，1993 年。

簡3「皋陶衣胎（皋）蓋（褐）」⁶²；《包山》268：「一紡害，丹黃之裏」、《望山》二號墓簡12：「一紫簪，赭黠之裏」，其中「害」與「簪」李家浩先生讀為車蓋之「蓋」。⁶³而「害」與「可」聲音相近，「蓋」從「盂」聲，因此得出「可」與「盂」音近的結論。實際上「蓋」是去聲，故有*-ps>*-ts 這樣的變化，也才能跟「害」相通。「盂」並沒有這樣的音變條件，因此不能類推出「盂」與「害」相通。「盂」讀為「蓋」跟「蓋」讀為「害」，二者本不是同一平面的語音現象。張富海先生分析指出：

「蓋」讀為「褐」，「褐」是入聲月部字，收-t韻尾，故「蓋」必定已經由葉部轉入了月部，⁶⁴即已經發生了*kaaps>*kaats的音變。「蓋」讀*kaats，方可與「褐」*gaat通假。其次，「害」是去聲月部字，收-ts韻尾。既然楚簡假借「害」和「害」聲字為「蓋」，則當時「蓋」必定收-ts韻尾。又戰國竹簡多用「害」*gaats表示句首語氣詞「蓋」，這能證明句首語氣詞「蓋」當時讀*kaats，但不能證明句首語氣詞「蓋」本來是*kaaps。「害」字的本義，郭沫若說就是「蓋」，然兩字本不同部，此說不可信。⁶⁵

其說可從。⁶⁶根據上面的說明，「盂」與「可」韻部不能相通，但劉國勝先生認為「盂」與所謂的「盂」是同一器名卻很值得注意。筆者認為所謂的「盂」實為誤釋，本來就是「盂」字。請比對下列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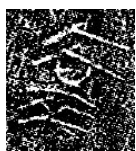
⁶² 周鳳五，〈郭店楚簡識字札記〉，《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1999年），頁353-354。

⁶³ 李家浩，〈楚墓竹簡中的「昆」字及从「昆」之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14。

⁶⁴ 引按，《古韻通曉》236頁根據「蓋」的「古太切」將「蓋」歸於月部。

⁶⁵ 參見張富海，〈上古漢語*-ps>*-ts音變在戰國文字中的反映〉，載氏著：《古文字與上古音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頁307-308。

⁶⁶ 以上論述亦參見拙文，〈清華簡《四告》考釋三則—「嬰」、「盂」、「郢」〉，《中國文字》總第7期2022年夏季號，頁100-101。



(《集成》4694)



(《銘文選》680.1)



(𠂔方豆)



(《攷菡堂》114 號)



可以明顯看到《銘文選》的鄒陵君鋪拓片在「口」旁右邊有明顯的短豎筆。⁶⁷將此形體與𠂔方豆的「盍」相比，二者相當接近，可見所謂的「盍」實為「盍」字，只是「奇」字「可」旁的橫筆因為銘文空間有限或其他緣故而漏刻了。劉信芳先生認為信陽簡「方琦」之「琦」讀「柯」，从「奇」之字多有奇數之義，如《說文》釋「跂，一足也」，此方盒為獨足（報告稱為「柄」），此所以名「方琦」。⁶⁸蔡一峰先生贊同其說，進一步指出「盍」取義於器物有單柄足支撐倚立的形態，猶「倚/跂」、「跂」之比。《信陽》簡的「方琦」，「方」是對其「方盒」部分的描寫，「琦」自然是表示「高

⁶⁷ 這個「短豎筆」究竟是銘文既存的筆畫或是後來的鏽痕，有待將來目驗原器才能進一步落實。

⁶⁸ 劉信芳，《楚系簡帛釋例》（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01-202。

足」。⁶⁹其說甚是。據此，則鄢陵君銅鋪的自名「鈇（鋪）盦」模式同「方琦」，「鈇（鋪）」是對其「淺盤平底」的描寫，「盦」自然是指「高足」。

2022 年 3 月初稿

2024 年 1 月修訂



【圖三】：
（𠂔方豆，《中國出土青銅器》
10：387）



（信陽長臺關 1 號楚墓高足方盒
1-131 復原圖）

⁶⁹ 蔡一峰，《出土文獻與上古音若干問題探研》（廣州：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18 年），頁 122-123、蔡一峰，〈豆器自名「盦」新考〉，《文史》2021 年第 1 輯，總 134 輯，頁 263-272。

參考書目

近代論著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Zhu, Feng-Han, *Zhongguo Qingtongqi Zonglu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December, 2009).

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9 月)。

Wu, Zhen-Feng (Eds.), *Shang Zhou Qingtongqi Mingwen ji Tuxiang Ji Che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September, 2012).

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 7-江蘇》(北京：科學出版社、龍門書局，2018 年)。

Li, Bo-Qian, (Eds.), *Zhongguo Chutu Qingtongqi Quanjì 7: Jiangsu* (Beijing: China Science Publishing & Media and Longmen Shuju, 2018).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 年 12 月)。

Zhou, Po, *Zhanguo Shidai ge Xi Wenzi jian de Yongzi Chayi Xianxiang Yanjiu* (Beijing: Xianzhuang Shuju, December, 2012).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二）：葛陵楚墓竹簡、長臺關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 1 月)。

Center of bamboo silk manuscript of Wuhan University &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ds.), *Chu Di Chutu Zhanguo Jian Ce Heji (Vols. 2): Ge Ling Chu Mu Zhujian, Changtaiguan Chu Mu Zhuji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January, 2013).

故宮博物院編，《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 10 月)。

The Palace Museum (Eds.), *Tang Lan Xiansheng Jinwen Lun Ji* (Beijing: Zijincheng Chubanshe, October, 1995).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 Sun, Ji, *Handai Wuzhi Wenhua Ziliao Tushuo (Zengding Be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8).
- 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綜合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年)。
- Xu, Zheng-Kao, *Handai Tongqi Mingwen Zonghe Yanjiu*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荊州博物館編，彭浩主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年 11 月)。
- Peng, Hao & Jingzhou Museum, et al (Eds.), *Zhang Jia Shan Han Mu Zhujian (336 Hao Mu)*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November, 2022).
-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4 月)。
- Ma, Cheng-Yuan, *Shang Zhou Qingtongqi Mingwen Xuan (Vols. 3)*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April, 1988).
- 高明，《高明論著選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年)。
- Gao, Ming, *Gao Ming Lunzhu Xuanji* (Beijing: China Science Publishing & Media, 2001).
- 高豐、孫建君，《中國燈具簡史》(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1 年)。
- Gao, Feng & Sun, Jian-Jun, *Zhongguo Dengju Jian Shi* (Beijing: Beijing Gongyi Meishu Chubanshe, 1991).
- 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匯編》(山東：齊魯書社，1995 年 11 月)。
- Shang, Cheng-Zuo, *Zhanguo Chu Zhujian Huibian* (Shandong: Qilu Shushe, November, 1995).
- 張天恩主編，《陝西金文集成》(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 年)。
- Zhang, Tian-En, (Eds.), *Xiaxi Jinwen Jicheng* (Xi'an: Sanqin Chubanshe. 2016).
- 張傳官，《急就篇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
- Zhang, Chuan-Guan, *Ji Jun Pian Jiao 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7).
- 張懋鎔主編，張翀著，《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豆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 Zhang, Chong, Zhang, Mao-Rong (Eds.), *Zhongguo Gudai Qingtongqi Zhengli yu Yanjiu (Qingtong Dou Juan)* (Beijing: China Science Publishing & Media, December, 2015).
- 張顯成、李建平，《簡帛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 7 月)。
- Zhang, Xian-Cheng & Li, Jian-Ping, *Jianbo Liangci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July, 2017).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下冊(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
-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Tsinghua Bamboo Strips (Vols. 8) (Vols. 2)*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8).
- 陳直，《讀金日札·讀子日札》(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 Chen, Zhi, *Du Jin Ri Zha · Du Zi Ri Zh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 年)。
- Chen, Ying-Jie, *Xizhou Jinwen Zuo Qi Yongtu Mingci Yanjiu* (Beijing: Xianzhuang Shuju, 2008).
-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一)》(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 年 3 月)。
- Chen, Wei, (Eds.) *Qin Jiandu Heji Shiwen Zhushi Xiudingben (Vols. 1)* (Wuchang: Wuhan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March, 2016).
- 鄒英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7 年)。
- Zou, Fu-Du, *Chu Xi Mingwen Zonghe Yanjiu* (Chengdu: Bashu Shushe, 2007).
- 劉信芳，《楚系簡帛釋例》(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 年)。
- Liu, Xin-Fang, *Chu Xi Jianbo Shili* (Hefei: Anhui Daxue Chubanshe, 2011).
- 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
- Liu, Guo-Sheng, *Chu Sang Zang Jiandu Jishi*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1).
- 劉彬徽、劉長武，《楚系金文匯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
- Liu, Bin-Hui & Liu, Chang-Wu, *Chu Xi Jinwen Huibian*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9).

期刊論文

石小力，〈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與上古禮樂制度〉，《清華大學學報》2018 年第 5 期。

Shi, Xiao-Li, “Tsinghua Bamboo Slips Yuxia Yinzhou zhi Zhi yu Shanggu Liyue Zhidu”,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5th in 2018).

石小力，〈簠鋪考辨〉，《古文字論壇》第 1 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 年）。

Shi, Xiao-Li, “Fu Pu Kao Bian”, *Guwenzi Luntan*, 1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2015).

何景成，〈晉侯對鋪銘文「脂食大飯」解說〉，《古文字研究》第 34 輯（北京：中華書局 2022 年 9 月）。

He, Jing-Cheng, “Jin Hou dui Pu Mingwen ‘Zhi Shi Da Fan’ Jieshuo”, *Guwenzi Yanjiu*, 3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September, 2022).

何琳儀，〈楚鄢陵君三器考辨〉，《江漢考古》1984 年第 1 期。

He, Lin-Yi, “Chu 鄢 Ling Jun San Qi Kao Bian”, *Jiangnan Kaogu*, (1st in 1984).

李春桃，〈啟簠、啟戟銘文小考〉，《漢字漢語研究》2021 年第 2 期。

Li, Chun-Tao, “Qifu, Qiji Mingwen Xiao Kao”,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Language*, (2nd in 2021).

李春桃，〈談青銅器盆的一種自名〉，載南京大學文學院、南京大學漢語史研究所主辦的《紀念方光燾、黃淬伯先生誕辰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8 年 12 月 29-30 日。

Li, Chun-Tao, “Tan Qingtongqi Pen de yizhong Zi Ming”, in *Jinian Fang, Guang-Tao, Huang, Cui-Bo Xiansheng Danchen 120 Zhounian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a Conference Proceeding by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Philology, December 29–30, 2018.

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及从「𠂔」之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Li, Jia-Hao, "Xin Yang Chujian 'Kuai' Zi ji cong 'Guan' zhi Zi", *Zhuming Zhongnian Yuyan Xuejia Zixuanji: Li, Jia-Hao Juan* (Hefei: Anhui Daxue Chubanshe, December, 2002).
- 李家浩，〈楚墓竹簡中的「昆」字及从「昆」之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Li, Jia-Hao, "Chu Mu Zhujian zhong de 'Kun' Zi ji cong 'Kun zhi Zi'", *Zhuming Zhongnian Yuyan Xuejia Zixuanji: Li, Jia-Hao Juan* (Hefei: Anhui Daxue Chubanshe, December, 2002).
- 李家浩，〈關於猗陵君銅器銘文的幾點意見〉，《江漢考古》1986 年第 4 期。
- Li, Jia-Hao, "Guanyu 猗 Lingjun Tongqi Mingwen de Jidian Yijian", *Jiangnan Kaogu*, (4th in 1986).
- 李零、劉雨，〈楚猗陵君三器〉，《文物》1980 年第 8 期。
- Li, Lin & Liu, Yu, "Chu 猗 Ling Jun San Qi", *Cultural Relics*, (8th in 1980).
- 李學勤，〈青銅器中的簠和鋪〉，載氏著，《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 Li, Xue-Qin, "Qingtongqi zhong de Fu he Pu", in Li, Xue-Qin, *Zhongguo Gudai Wenmin Yanjiu*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李學勤，〈論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中國文化》第 13 期，2011 年。
- Li, Xue-Qin, "Lun Tsinghua Bamboo Slips Shi Ye de 'Xishuai' Shi", *Zhongguo Wenhua*, (13), 2011.
- 李琦，《東周青銅食器稱謂與功用整理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
- Li, Qi, *Dongzhou Qingtong Shiqi Chengwei yu Gongyong Zhengli Yanjiu* (Changchun: Master Thesis, Jilin University, 2019).
- 周忠兵，〈莒太史申鼎銘之「樊仲」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 年 1 期。
- Zhou, Zhong-Bing, "Ju Tai Shi Shen Ding Ming zhi 'Fan Zhong' Kao",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st in 2014).

周鳳五，〈郭店楚簡識字札記〉，《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1999 年)。

Zhou, Feng-Wu, “Guo Dian Chujian Shizi Zhaji”, *Zhang Yi-Ren Xiansheng Qi Zhi Shou Lunwenji* (Taipei: Student Book, 1999).

施瑞峰，《上古漢語聲母諧聲類型在古文字資料釋讀中的效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 年 6 月)。

Shi, Rui-Feng, *The Effect of Xiesheng Types of Old Chinese Initial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xcavated Texts*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Divis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raduate School, June, 2022).

查飛能，《商周青銅器自名疏證》(重慶：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 年)。

Cha, Fei-Neng, *Shang Zhou Qingtongqi Zi Ming Shu Zheng* (Chongqing: Ph.D. Dissert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2019).

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文物》1978 年第 3 期。

Tang, Lan, “Lue Lun Xizhou Wei Shi Jiazhu Yaocang Tongqi Qun de Zhongyao Yiyi”, *Cultural Relics*, (3rd in 1978).

高明，〈盠、簠考辨〉，《文物》1982 年第 6 期。

Gao, Ming, “Gu, Fu Kao Bian”, *Cultural Relics*, (6th in 1982).

張再興，〈近年新發表西周金文字形小考〉，《中國文字研究》第 15 輯 (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 年)。

Zhang, Zai- Xing, “Jinnian Xin Fabiao Xizhou Jinwen Zixing Xiao Kao”,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15 (Zhengzhou: Daxiang Chubanshe, 2011)

張富海，〈上古漢語*-ps>*-ts 音變在戰國文字中的反映〉，載氏著，《古文字與上古音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 11 月)。

Zhang, Fu-Hai, “Shanggu Hanyu *-ps>*-ts Yin Bian Zai Zhanguo Wenzi zhong de Fanying”, in Zhang, Fu-Hai, *Gu Wenzi yu Shanggu Yin Lun Gao*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November, 2021).

郭永秉，〈《陝西金文集成》識小錄〉第四則〈何謂「行燭薄」〉，《古今論衡》第 32 期 (2019 年 6 月)。

Guo, Yong-Bing, “Xiaxi Jinwen Jicheng Shi Xiao Lu” Di Si Ze “He Wei ‘Xin Zhu Bao’”,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32), June, 2019.

郭理遠，〈「從甲骨文的「矚」「燭」說到古代「燭」的得名原因及其源流」〉，《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9 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

Guo, Li-Yuan, “Cong Jiaguwen de ‘Zhu’ ‘Zhu’ Shuo dao Gudai ‘Zhu’ de Deming Yuanyin ji qi Yuanliu”,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9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20).

郭理遠，〈續論宋國文字所屬系別的問題〉，載鄒英都主編，《出土文獻與先秦秦漢史研究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 年 10 月)。

Guo, Li-Yuan, “Xu Lun Song Guo Wenzi Suoshu Xibie de Wenti”, in Zou, Fu-Du, et al. (Eds.), *Chutu Wenxian yu Xianqin Qinhanshi Yanjiu Luncong* (Beijing: China Science Publishing & Media, October, 2022).

尉侯凱，〈「甸」還是「封」〉，《中國語文》2023 年第 2 期。

Wei, Hou-Kai, “‘Dian’ haishi ‘Feng’”, *Zhongguo Yuwen*, (2nd in 2023).

陳芳妹，〈晉侯_𣪠鋪——兼論銅鋪的出現及其禮制意義〉，《故宮學術集刊》第 17 卷第 4 期(2000 年 6 月)。

Cheng, Fang-Mei, “Jin Hou _𣪠 Pu: Jian Lun Tong Pu de Chuxian ji qi Lizhi Yiy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eriodical*, 17, (4), June, 2000.

陳劍，〈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載氏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Chen, Jian, “Shi Shangbo Zhushu he Chunqiu Jinwen de ‘Geng’ Zi Yiti, in Chen, Jian, *Zhanguo Zhushu Lunj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3).

陳劍，〈據出土文獻說「懸諸日月而不刊」及相關問題〉，《嶺南學報》第 10 輯，2018 年 12 月。

Chen, Jian, “Ju Chutu Wenxian Shuo ‘Xuan Zhu Ri Yue er Bu Kan’ ji Xiangguan Wenti”,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 December, 2018.

陳劍，〈簡談清華簡《四告》與金文的「祐福」——附釋唐侯諸器的「佩（贈）」字〉，《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 13 輯，2021 年 6 月。

Chen, Jian, “Jian Tan Tsinghua Bamboo Slips Si Gao yu Jinwen de ‘Hu Fu’: Fu Shi Tang Hou Zhu Qi de ‘Pei (Feng)’ Zi”, *Chutu Wenxian Zonghe Yanjiu Jikan*, 13, June, 2021.

陳劍，〈天回醫簡釋讀四則〉，《中國文字》2023 年總第 9 期夏季號。

Chen, Jian, “Tian Hui Yi Jian Shi Du Si Ze”, *Zhongguo Wenzi*, (9), Summer, 2023.

陳劍，〈昔雞簋銘用爲「送」之字與相關問題〉，載朱淵清、蘇榮譽主編，《有鳳來儀：夏含夷教授七十華誕祝壽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22 年 12 月）。

Chen, Jian, “Xi Ji Gui Ming Yong Wei ‘Song’ zhi Zi yu Xiangguan Wenti, in Zhu, Yuan-Qing & Su, Rong-Yu (Eds.), *Youfeng Lai Yi: Xia, Han-Yi Jiaoshou Qishi Huadan Zhushou Lunwenji*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December, 2022).

董蓮池，〈魯大司徒厚氏元簠器名用字研究〉，《中國文字研究》第 15 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 年）。

Dong, Lian-Chi, “Ru Da Si Tu Hou Shi Yuan Fu Qiming Yongzi Yanjiu”,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15 (Zhengzhou: Daxiang Chubanshe, 2011).

裘錫圭，〈從古漢語中「善」的用法談到《老子》中的「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吳榮曾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22 年 10 月）。

Qiu, Xi-Gui, “Cong Gu Hanyu zhong ‘Shan’ de Yongfa Tandai Laozi zhong de ‘Shan’”, 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 Peking University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Research Center (Eds.), *Wu, Rong-Zeng Xiansheng Jiushi Huadan Songshou Lunwen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October, 2022).

趙平安，〈盥、簠再辨〉，《古文字研究》第 31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 10 月）。

- Zhao, Ping-An, “Gu, Fu Zai Bian”, *Gu Wenzi Yanjiu*, 3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October, 2016).
- 趙堉桑，〈西漢銅燈自名「錠」補說〉，《簡帛》第 25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 11 月）。
- Zhao, Yu-Shen, “Xihan Tongdeng Zi Ming ‘Ding’ Bu Shuo”,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25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November, 2022).
- 蔡一峰，〈出土文獻與上古音若干問題探研〉（廣州：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18 年）。
- Cai, Yi-Feng, *Chutu Wenxian yu Shanggu Yin Ruogan Wenti Tanyan* (Guangzhou: Ph.D. Dissert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18).
- 蔡一峰，〈豆器自名「盞」新考〉，《文史》2021 年第 1 輯，總 134 輯。
- Cai, Yi-Feng, “Dou Qi Zi Ming ‘盞’ Xin Kao”, *Wen Shi*, 1st in 2021, 134.
- 謝明文，〈封子楚簠小考〉，《商周文字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 7 月）。
- Xie, Ming-Wen, “A Research on Feng Zichu Fu (封子楚簠)”, *Shang Zhou Wenzi Lunji Xu Bia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July, 2022).
- 謝明文，〈談談豆形器的自名以及它與燈名的關係－以出土資料為中心〉，《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 14 輯（巴蜀書社，2021 年）。
- Xie, Ming-Wen, “On the Self-Indicated Name of the Dou(豆)-Shaped Vessel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me of Deng(k): Focusing on Unearthed Materials”, *Chutu Wenxian Zonghe Yanjiu Jikan*, 14 (Bashu Shushe, 2021).
- 蘇建洲，〈清華簡《四告》考釋三則－「夔」、「盞」、「郅」〉，《中國文字》總第 7 期 2022 年夏季號。
- Su, Jian-Zhou, “The Tsinghua Bamboo Strips *Si Gao Kao Shi San Ze*: ‘Nao’, ‘He’, ‘郅’”, *Zhongguo Wenzi*, (7), Summer, 2022.

Arrangement and study of the autonymy of “鄒陵君銅鋪” and related issues

Su Jian-zhou¹

Abstract

The Lingjun Copper Shop unearthed in Wuxi, Jiangsu Province ("Integration" 4694, 4695), in which the inscription about the name of the bronze is generally interpreted as "Prince Shen You of Lingjun made 鈇盂" and named himself "鈇盂". Mr. Li Jiahao pronounced "鈇" as "簠", which refers to a shallow, flat-bottomed bean-shaped vessel, which is credible.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shapes of shallow flat-bottomed bean-shaped vessels and Han Dynasty lamp-shaped vessels. Second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names of the shallow flat-bottomed bean-shaped vessels and the rectangular bucket-shaped vessels and the documents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former can indeed hold rice and millet. Third, regard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盂", there are currently "cover", "box", "盂", etc. There i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versions. However, the Lingjun copper shop does not have a lid. This shape was inherited from the names of the bronze lamps of the Han Dynasty. They were all lidless vessels and were different from "covered beans" or "square box-shaped beans", so they were interpreted as "Lid", "box", and "close" are problematic.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so-called "盂" should actually be interpreted as " ". Two copper square beans unearthed from Tomb No. 1 of Gudui, Gushiou, Henan Province, are derived from the famous work " " ("Integration" 04662), "Xinyang" Blip 12 records that among the "kitchen utensils" there are "Fang Qi", A Chu-style bean-shaped vessel recorded in No. 114 of the Swiss "Meiyintang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 Ware" is named "Qi". " ", "Qi ", and "铸" are obviously the same word, and they all refer to the calibrated feet of the bean-shaped utensil.

Key Words: *Wo ling jun tong pu* (鄒陵君銅鋪)、autonymy、ancient sounds、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¹ Changhua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安大簡《曹沫之陳》補釋

高佑仁^{*}

摘 要

《曹沫之陳》是一篇亡佚已久的魯國文獻，也是中國現存時代最早的兵書。開頭論政，後半論兵，透過魯莊公與曹沫的問答，寄託曹沫對於天道、政治、興亡以及各種陣法戰術的觀點，價值不言可喻。

該文在 2004 年所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首次收錄，十八年後，於《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又再度出現，《安大二·曹沫之陳》廓清過去難解的編聯問題，為該文迎來新一波的研究熱潮。上博簡與安大簡都收錄《曹沫之陳》，可見它在先秦時期的普遍性與重要性。

這兩個版本的《曹沫之陳》基本內容相同，但在文字構形、遣詞用字等問題上，有諸多差異。《安大二·曹沫之陳》整理團隊亦提出許多新說，為釋讀另闢蹊徑，然而說法是否允當，值得進一步研究與推敲。

本文以《安大二·曹沫之陳》為本，對簡文提出十四則考釋意見，敬請學者專家不吝指正。

關鍵字：曹沫之陳、安大簡、上博簡、補釋、文字考釋

^{*}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一、前言

《曹沫之陳》收錄自《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後文簡稱「《安大二》」），原有四十六支簡，現存四十四支，缺二支，完簡長 48.5 公分，三道編繩，簡背無序號，但有劃痕，文末還有習字的筆跡。正文、簡背的書手非同一人。

《安大二·曹沫之陳》內容分成兩大部分，開頭與結尾論政，中間論兵，全文藉由魯莊公與曹沫之間的君臣問答，鋪述曹沫對於天命、修政、鬼神等思想，以及軍陣、兵法、戰術等觀點，是一篇消失已久的魯國佚文，也是現存最早的一篇兵書¹。

古文字學界對《曹沫之陳》並不陌生，早在《安大二》出版以前，2004 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後文簡稱《上博四》）已見收錄²。但由於當時學界能取資的線索有限，再加上簡文的殘損、錯別字的影響、疑難字的干擾等因素，就現在的角度來看，學界當時的編聯意見存在許多錯誤。

兩個版本的《曹沫之陳》內容基本一致，但在用字、構形、讀法、文句繁簡等方面，頗多差異，值得進行對讀研究。其次，安大簡整理團隊提出許多新說，是否可信，亦當深入檢視。

二、補釋

此處要先對「原整理者」的問題稍加說明，《上博四·曹沫之陳》原整理者為李零，後文為方便敘述，簡稱為「上博簡原整理者」。

安大簡《曹沫之陳》的情況則相對複雜，安大簡整理團隊不採用單一整理者的模式，而是集體完成該文的釋文注釋。《安大二·曹沫之陳》原書的注釋由李家浩、徐在國共同負責，書後字形表則由李鵬輝、徐在國負責，黃德寬又對內容進行若干次調整與修改，其後復經程燕、郝士宏、袁金平、劉剛、李鵬輝、周翔、蔣偉男、

¹ 1972 年 4 月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西漢墓出土大量竹簡，其中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等珍貴的兵書，但是在《曹沫之陳》出版以後，已正式取代前述作品，成為現存最古老的兵書。

² 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顧王樂、夏大兆等人提出修正意見³。可見，安大簡《曹沫之陳》的注釋，可以理解為多人的共同主張，因此後文以「安大簡原整理者」來概括。

以下各條考釋採安大簡之簡號與隸定為字頭，並分別列出兩版本之釋文。為免繁冗，除該條之待考字採用嚴式隸定外，其餘字詞則以今讀表示。

（一）簡2：輻（簋）

1. 上博簡：昔堯之饗舜也，飯於土輻，欲<斂>於土鏹。
2. 安大簡：昔堯之饗舜也，飯於土輻，斂於土鏹。

關於「輻」安大簡原整理者提出兩個看法：1.該字上博簡作「輻」，原整理者李零讀「輻」為「簋」，而安大簡的「輻」从「車」、「缶」聲，上古音「缶」屬幫母幽部，「留」屬來母幽部，二字聲母關係密切，韻部相同，故疑「輻」也當讀為「簋」。2.將「輻」讀為「缶」，「缶」訓為瓦盆。《爾雅·釋器》：「盎謂之缶。」郭璞注：「盆也。」⁴此說第一點是將上博簡的「輻」與安大簡的「輻」均讀為「簋」；第二點則依據右半从「缶」聲而讀成「缶」，訓為瓦盆。

汗天山則認為字形左部並非「車」旁，且从「車」也無義可說。他認為此字左邊本是从「土」旁，抄寫者受到當時多見的「寶」字形之影響，寫成了「琚」，「玉」旁的寫法與早期古文字形（如甲骨文）差不多，輾轉傳抄者誤認偏旁，最終就寫成了上博簡的「車」旁。⁵

王寧指出上博簡原整理者所主張的「『溜』同『簋』，是食器」未必正確。他認為今魯南地區把熟食放在鍋裡用蒸的方式重新加熱稱為「溜」，古人所說的「土溜」應該就是陶甗的別名，是一種蒸飯器，古人食物用釜甗作熟而食，故亦曰「食於釜甗」，「飯於土溜，斂於土型」大概意思是用土溜做熟了飯來吃，用土型調和了羹來喝，「飯於土溜」和《說苑》裡說「食於釜甗」的意思類似，並不是說用釜、甗盛了

³ 參原書的〈後記〉，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頁217。

⁴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57-58。

⁵ 汗天山：武漢網「簡帛論壇」〈安大簡《曹沫之陳》初讀〉16樓（2022年8月21日）。（2022年11月7日上網）

飯來吃。他主張「『輻』字當是『輻』字的異體或形訛，上博簡整理者認為『『留』同『簠』』和安大簡整理者云疑當讀為『簠』之說都未必可信」。⁶

謹案：關於汗天山之說，簡2的「輻」字形作「」，左半寫法乍看雖與甲骨文的「玉」近似（例如「」《合集》34149）⁷，但「玉」字演變至戰國文字，中間豎筆已不再向上或向下貫穿，例如「」（《繫年》簡59），故以「輻」比附甲骨文的「玉」恐有不當。細審該安大簡《曹沫之陳》之「車」旁，例如「」（簡18/車）、「」（簡27/軍），「車」字下半的橫筆貼近「田」形，遂造成學者釋「玉」的誤判，此字確實从「車」無疑。

安大簡原整理者提出二說，第一說讀為「簠」，可信。《說文》「簠」古文作「」⁸。《史記·秦始皇本紀》：「飯土留」，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之說云：「呂靜云：『飯器謂之簠。』」司馬貞《史記索隱》：「『留』如字，一音『鏤』，一作『簠』。」⁹可見「留」與「簠」字聲系音近可通。

安大簡的「輻」與上博簡的「輻」只是採用的聲符不同¹⁰，「輻」屬「缶」字聲系，「輻」从「留」聲，「留」屬「卯」字聲系，「缶」（幫紐、幽部）、「卯」（明紐、幽部）上古音聲紐都是雙唇音，韻部一致，古籍相通之例可參《古字通假會典》「繇與籀」、「繇與柳」等條¹¹。至於「缶」聲與「簠」聲的聯繫，依據謝明文的研究，「飽」字在金文裡有時讀如字，有時則讀成「簠」，可見「『飽』與『殷（簠）』當音近」。弭仲簠的「飽」字作「」（《集成》04627），字从「缶」得聲，而《說

⁶ 王寧：〈安大簡《曹沫之陳》讀札〉，微信號：群玉冊府（帳號：gh_0c660d8d9b66），2022年09月13日。

⁷ 「玉」字甲骨文象以繩繫玉之形，玉片數量三至五片不等，中間豎筆直貫而下，例如「」（合集34149）。

⁸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三版）（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頁196。

⁹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343-344。

¹⁰ 關於上博簡的「輻」，石小力認為「很可能就是為車軌之『軌』所造的專造字」，在楚簡裡除了用為車軌之「軌」外，還用為簠簠之「簠」。此點蒙審查人提醒，在此特申謝忱，參石小力：〈釋戰國楚文字中的「軌」〉，《「首屆漢語字詞關係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杭州：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2019年10月26-27日），頁81-85。

¹¹ 高亨纂著、董治安編纂：《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717。

文》古文「飽」作「饗」，字从「卯」聲，可見「卯」聲字與「簋」聲字可通。可見無論是上博簡的「輜」，還是安大簡的「輜」，右半都是聲符。¹²

《墨子·節用中》：「飯於土溜」¹³，《韓非子·十過》、《說苑·反質》則作「飯於土簋」¹⁴，《史記·太史公自序》：「食土簋」，《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一作溜』」，裴駟引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¹⁵，「簋」是先秦常用的食器，使用時常與「鼎」相互配合，「鼎」專用於烹飪與盛放肉食，而簋則用來盛放黍稷食糧¹⁶。簋在西周中期以後多有蓋，羅福頤指出「蓋可以仰置，進飲食時從簋中取黍稷置蓋內以就食」¹⁷，可見以「簋」進食，合情合理。

至於安大簡原整理者所提出的假說二，亦即將「輜」讀成「缶」，此說恐難成立，《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詞。象形。」段玉裁認為「缶有小有大。如汲水之缶、蓋小者也。如五獻之尊、門外缶大於一石之壺、五斗之瓦甌、其大者也。皆可以盛酒漿。」¹⁸朱鳳翰指出「作為專名之缶，其用途是盛酒或作樂器」¹⁹，「缶」是汲水或裝酒之容器，其與堯舜飯於「輜」的語境不合。此外，《墨子·節用中》云：「飯於土溜，啜於土形」²⁰，《史記·秦始皇本紀》也有「飯土溜，啜土形」之說²¹，古籍與簡文的文例契合，沒有另作他解（如王寧依據今方言的「溜」釋為蒸飯器）的必要。

綜上所述，簡文上博簡的「輜」與安大簡的「輜」均應讀「簋」，為食飯之器。

¹² 謝明文：〈說腹飽〉，《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8月），頁47-54。

¹³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255。

¹⁴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519。又（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70。

¹⁵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3995-3996。

¹⁶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25。

¹⁷ 梓溪（羅福頤筆名）：〈青銅器名辭解說〉（三），《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3期。

¹⁸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三版），頁227。

¹⁹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221。

²⁰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頁255。

²¹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343。

(二) 簡 2：𩚑(𩚑)

1. 上博簡：昔堯之饗舜也，飯於土簋，欲於土𩚑。

2. 安大簡：昔堯之饗舜也，飯於土簋，𩚑於土𩚑。

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𩚑』，《上博四·曹沫》簡二作『欲』，學者多認為是『𩚑(𩚑)』之誤。『𩚑』从『欠』，『𩚑』聲，疑是『𩚑(𩚑)』字異體。《說文·欠部》：『𩚑，飲也。』『𩚑』，讀爲『𩚑』。《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設𩚑四于豆西』，鄭玄注：『𩚑，菜和羹之器。』《儀禮·特牲饋食禮》：『筵對席，佐食分簋𩚑。』簡文以上三句內容，見於傳世文獻（參看《上博四·曹沫》簡二正整理者注），如《韓非子·十過》：『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𩚑。』²²

謹案：《說苑·反質》云「啜於土𩚑」²³，《墨子·節用中》作「啜於土形」²⁴，飲食的動詞均用「啜」。所謂的「啜」安大簡作「𩚑」（簡 2），上博簡作「𩚑」（簡 2），安大簡原整理者已正確隸定作「𩚑」，但可惜沒有指出它與「啜」的關係，安大簡从「心」，古籍與上博簡均从「口」，古文字「心」、「口」當意符使用時可以相通²⁵，將「𩚑」的「心」旁換成「口」即是「𩚑(啜)」字。

上博簡作「欲」，原整理者李零主張「欲」乃「𩚑」之誤，筆者過去曾主張「欲」乃「欲」之訛字，《說文》：「欲，𩚑也。」²⁶蔡丹則依據周家台《病方》簡 322：「男子二七，女子欲七」²⁷，推論「欲」有「飲」、「𩚑」、「啜」之類的意思。²⁸曹方向提出反駁，認為「女子欲七」的「欲」乃需要之意。現在看來，視為「欲」字之

²²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58。

²³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頁 519。趙善詒：《說苑疏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605。

²⁴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頁 255。

²⁵ 劉釗指出「古文字中心、言、口、音諸字在用做義符時可以通用」，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2）·帛書《要》篇釋文校記》校按指出：「作為表意偏旁『心』、『口』相通」。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336。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259。

²⁶ 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臺北：花木蘭圖書公司，2007 年 07 月），頁 56。

²⁷ 陳偉主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州博物館編：《秦簡牘合集（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58。

²⁸ 蔡丹：〈上博四《曹沫之陣》試釋二則〉，簡帛網，（2006 年 1 月 3 日）。蔡丹：《上博四〈曹沫之陣〉集釋》（武漢：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06 年），頁 9-10。

訛並不理想，而「欲」字從無「啜飲」之訓。筆者認為上博簡的「欲」應該是「歡」的訛字，楚簡中「𣎵」可以寫成「𣎵」、「𣎵」、「𣎵」²⁹，而「欲」則作「𣎵」，二字確實有訛寫的空間。

（三）簡2：𣎵<𣎵（美）>

1. 上博簡：此不貧於𣎵而富於德𣎵？

2. 安大簡：此不貧於𣎵而富於德𣎵？

安大簡原整理者主張字當隸定作「𣎵」，乃「𣎵」之誤寫，讀為「物」。上古音「𣎵」屬明母微部，「物」屬明母物部，二字聲母相同，韻部陰入對轉，音近可通，《周易·繫辭下》「君子知微知彰」，「微」馬王堆帛書作「物」³⁰。

王寧認為「𣎵」當讀「美」，是指美食美器，也就是物質上的華美，意指堯舜缺少物質上的華美而富有道德。³¹

謹案：「𣎵」字形作「𣎵」，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是「𣎵」的誤字，「𣎵」左下角从「而」，「𣎵」則从「人」，扣除左下構形外，二字其餘寫法十分近似，訛混之說應可成立。蒙審查人提醒，《上博（三）·周易》簡24「觀我𣎵頤」，即今本《周易·頤卦》初九爻辭之「觀我朵頤」。「朵頤」之「朵」，《釋文》引京房本作「揣」，馬王堆帛書本作「搥」（18上）、阜陽漢簡本作「端」（簡132），皆與「朵」音近，很多學者都指出上博本的「𣎵」應該是「𣎵」的訛字。³²上博《周易》是「𣎵」寫成「𣎵」，而本處則是「𣎵」寫成「𣎵」。

²⁹ 字形演變部分可參禰健聰：〈釋戰國文字的「𣎵」〉，《古籍研究》2007年卷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頁185-188。蘇建洲：〈《上博五·弟子問》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本2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年，頁185-241。金宇祥：〈談《上博五·弟子問》「飲酒如啜水」及其相關問題〉，《成大中文學報》，2019年第67期，頁39-56。

³⁰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58。

³¹ 王寧：〈安大簡《曹沫之陳》讀札〉，微信號：群玉冊府（帳號：gh_0c660d8d9b66），2022年09月13日。

³²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頁59。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簡帛研究網站》2004年4月18日。

安大簡原整理者進一步將「𦵏」讀為「物」，「𦵏」、「物」二者確實有通假，不過似僅見於其所引馬王堆《周易·繫辭下》「君子知物（微）知彰」一例³³，將「𦵏」直接讀為「美」更符合楚人的用字習慣³⁴。

（四）簡4：員（愼）

1. 上博簡：曹沫曰：「君其毋員。」

2. 安大簡：曹沫曰：「君其毋員。」

安大簡原整理者「員」讀作「云」，沒有進一步說解³⁵。王寧認為「此句是曹沫針對魯莊公所言『今天下之君子既可知已，孰能併兼人哉』的慨歎而言的，魯莊公說現在天下的君子大家都已經知道，可誰能把人都聚攏過來呢？表示自己沒這個能力。曹沫說：『君上不要這麼說』，然後又說了一番『修政善民』的道理。」

謹案：原整理者將「員」讀為「云」，王寧則直接翻譯作「君上不要這麼說」。從魯莊公與曹沫的對話來看，莊公從未有「自己沒這個（兼併天下）能力」的想法，曹沫突然脫口請莊公「不要這麼說」，文意唐突，也有失作為人臣的應有禮儀。

綜觀《曹沫之陳》全文，曹沫侍奉魯莊公可謂畢恭畢敬，即便要糾繆莊公之誤，也多半是婉言相勸，而非詈訾以對，例如莊公欲鑄大鐘，曹沫不是直言其失，而是闡述魯國土地越來越小，但編鐘卻越鑄越大，婉言「君其圖之」。當莊公質疑曹沫的講法與施伯不同時，曹沫並非直接糾正其誤，而是說他「君弗盡」，即莊公沒有完全聽懂施伯的話。

綜觀本段文例，莊公詢問曹沫各地的諸侯，誰能併兼天下？曹沫回答「君其毋員」，並要莊公「修政善民」。此「員」字應該是表示情緒的形容詞，上博簡原整理者李零讀「愼」訓「憂」³⁶，可信。曹沫要莊公不必擔憂誰能併兼天下的問題，顏回早夭而死，盜蹠卻能壽終正寢，這是天命，非人能左右。曹沫認為「鄰邦之君明，則不可以不修政而善於民。不然，恐亡焉。鄰邦之君無道，則亦不可以不修政而善於民。不然，無以取之。」無論鄰邦的國君是否賢能，都應該要修政善民，這才是執政之道。

³³ 參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849。

³⁴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3年），頁78。

³⁵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53。

³⁶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46。

(五) 簡 13：和

1. 上博簡：爲和於邦如之何？

2. 安大簡：爲和於邦如何？

「和」字原篆作「」，安大簡原整理者依形隸定作「𠙴」，在注釋中認為它是「和」字異體，書後文字編裡亦刻意置於該字字表之末³⁷。

王寧認為「此字疑是後世韻書、字書中的『𠙴』字，左旁所從的『人』與所從的『禾』共用了筆畫，《廣韻》《集韻》並訓『和也』，可能是『人和』之『和』的專字。」³⁸

謹按：王寧認為該字為「人和」之「和」的專字，說法比較迂曲，「𠙴」在字書中首見於三國魏張揖的《廣雅》，王念孫《廣雅疏證》對此字沒有進一步的詮解³⁹，很大的原因是，「𠙴」字在出土與傳世文獻中均未出現用例。因此，筆者認為「」與後世字書中的「𠙴」應無直接關係。

「和」字从「口」、「禾」聲，在古文字中是相對穩定的單字，安大簡《曹沫之陳》共出現十次「和」字，除本處寫法較為特殊外，其餘均與一般寫法之「和」無別。筆者認為本處簡 13 的特殊構形顯然是受到下一字「（於）」的影響而致誤，校讎學中習慣將這類型的錯誤稱為「涉下而誤」⁴⁰。細審字形會發現「」、「」的起始兩筆完全一樣，近似於「人」形，也就是書手在書寫「」字時，開頭兩筆先誤寫為「於」，發現後硬改為「和」，遂出現此種特殊字形，此字乃帶有訛誤成分的「和」，並非「和」字新見的異體寫法，故無必要為它特別創造新的隸定。

³⁷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61、127。

³⁸ 王寧：〈安大簡《曹沫之陳》讀札〉，微信號：群玉冊府（帳號：gh_0c660d8d9b66），2022 年 09 月 13 日。

³⁹ （清）王念孫著、張其昀點校：《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386。

⁴⁰ 參《王叔岷著作集·11-斟讎學 校讎學別錄》，「涉上下文而誤」乙條，王叔岷：《斟讎學、校讎學別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284。亦可參看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校勘編》（濟南：齊魯書社，1998 年），頁 110-112。

(六) 簡 14：𡗗（等）

1. 上博簡：貴賤同𡗗

2. 安大簡：貴賤同𡗗

安大簡原整理者云：「『貴賤同𡗗』，讀為『貴賤同等』」⁴¹，所謂的「等」原篆作「𡗗」，安大簡原整理者在釋文與字形表中均隸定作「𡗗」，上博簡作「𡗗」（簡 21）。

謹案：此處讀成「貴賤同等」沒有疑義，不過細審「等」字，「𡗗」、「𡗗」字形稍有不同，嚴式隸定應有區別。上博簡的「𡗗」原整理者隸定「𡗗」⁴²，陳劍改訂為「𡗗」⁴³，字形上「之」下「止」，可信。而安大簡的「𡗗」原整理者釋作「𡗗」，顯然也不夠精確，字形應從二「之」。古文字「止」與「之」有別，「止」作「止」（上博·緇衣 16）、「止」（郭店·六德 48），乃「趾」之初文，三筆為之；「之」字作「之」（包 7）、「之」（包 60）、「之」（曾 75），象人足跨出門檻，本義為出發、前往之意，以四筆為之。但「之」、「止」在坊間的文字編、字表等類書籍中，有非常嚴重的混淆，宜深別焉。⁴⁴古文字的「之」在偏旁中常隸定作「𡗗」，例如「𡗗（時）」、「𡗗」、「𡗗（匡）」、「𡗗」、「𡗗（往）」等，則「𡗗」或許可考慮嚴式隸定為「𡗗」。

(七) 簡 20：訟

1. 上博簡：匹夫寡婦之獄訟

2. 安大簡：匹夫寡婦之獄訟

安大簡原整理者指出：「『獄訟』，《上博四·曹沫》簡三四作『獄詞』。上博簡『詞』，或認為讀為『訟』，或認為乃『訟』之訛。本簡『訟』所从『公』下兩橫為飾筆，與陶文『公』（《陶錄》三·二一二·三）相同。」⁴⁵

⁴¹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61。

⁴²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 256。

⁴³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 年 2 月 12 日。

⁴⁴ 「止」和「待」都有止留之意，二字是同義關係，而非通假關係。參蘇建洲〈安大簡《詩經》字詞〉，收入《孔壁遺文二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2 年 7 月），頁 40-43。

⁴⁵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65。

謹案：安大簡《曹沫之陳》簡 20 云：「匹夫寡婦之獄訟」，「訟」字作「𧾷」(簡 20)，上博簡原篆作「𧾷」(簡 34)，上博簡原整理者直接隸定作「獄訟」之「訟」⁴⁶，李銳從之⁴⁷。季旭昇師認為原形實从「言」、「同」聲，當即「詞」字，恐不得釋「訟」，「詞」讀為「恫」，《說文》云：「恫，痛也。」簡文意思是說「匹夫寡婦的獄訟、哀痛，國君一定要親自聽聞。」⁴⁸何有祖則認為「詞」(定紐東部)，「訟」(邪紐東部)，音近可通。「詞」疑可讀作「訟」。「獄訟」為典籍常語。⁴⁹李守奎認為「簡文从『同』，當是訛書。」⁵⁰此處的文例顯然應該要讀成「獄訟」，因此筆者在碩士論文中，採取了將「詞」通假成「訟」的方案，亦即以聲音的角度疏通二者的關係。⁵¹

現在有了安大簡第二個版本的《曹沫之陳》版本，讓我們有更多思考的線索。首先，簡文說「匹夫寡婦之獄訟，君必身聽之」，「聽獄訟」之說，古籍常見，例如《禮記·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⁵²，《大戴禮記·千乘》：「司寇司秋，以聽獄訟」⁵³，《周禮·春官宗伯》：「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⁵⁴《周禮·秋官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⁵⁵，簡文讀作「獄訟」沒有疑義。

再談「𧾷」字，右半从「公」得聲，「公」在古文字中作「𠂔」(合集 27497)、「𠂕」(沈子它簋蓋/集成 4330)、「𠂖」(包 183)，古文字中「公」是個常用且

⁴⁶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 265。

⁴⁷ 李銳：《〈曹沫之陳〉重編釋文》，簡帛研究網，2005 年 5 月 27 日。

⁴⁸ 季旭昇師：〈上博四零拾〉，簡帛研究網，2005 年 2 月 15 日。

⁴⁹ 何有祖：〈上博楚竹書（四）劄記〉，簡帛研究網，2005 年 4 月 15 日。

⁵⁰ 李守奎：《〈曹沫之陳〉之隸定與古文字隸定方法初探》，收入中國文字學會主編：《漢字研究》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 6 月），頁 496。

⁵¹ 陳劍曾經將「𧾷」一類字釋作「浴」的初文，主張《攝命》的「又告有𧾷」（簡 4）、「有獄有𧾷」（簡 21-22）、「無獄亡𧾷」（簡 22-23）等「𧾷」、「𧾷」讀為「訟」，並認為上博簡的「𧾷」是這類字的訛寫。參陳劍：〈試為西周金文和清華簡《攝命》所謂「𧾷」字進一解〉，《出土文獻》第十三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36。

⁵²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頁 481。

⁵³ 黃懷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參撰：《大戴禮記彙校集解》，頁 961。

⁵⁴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頁 672。

⁵⁵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頁 1071。

穩定性高的單字，然而「𠂔」是在常見的「公」形下，再加上兩道橫筆，這種寫法的「公」在典型的楚文字裡看不到第二例⁵⁶。

安大簡原整理者已指出此類寫法見於《陶文圖錄》3.212.3，此說至為重要。相關字形在《陶文圖錄》大量出現⁵⁷，字形作：

				
A.陶錄 3.1.1	B.陶錄 3.212.4	C.陶錄 3.212.3	D.陶錄 3.209.1	E.陶錄 3.211.4

A 形與傳統的「公」字無別，B 形則在圈形中加橫筆，C 則是在 A 的結構添加兩道飾筆，D、E 則是在 B 的基礎上加飾筆，簡文的「𠂔」與 C 形最為近似。而上博簡的「𠂔」，可能是在傳抄的過程中，由於楚人不熟悉齊魯文字而產生的錯訛。當然，「詞」（定紐東部）、「訟」（邪紐東部）二字，韻部相同，聲紐也有相通的可能，上博簡將「訟」寫成「詞」，改易聲符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⁵⁸。

《曹沫之陳》透過魯莊公與曹沫的對話，闡述曹沫對於政治與兵法的看法，文本應來自魯國，而前述特殊寫法的「公」，正是齊魯文字的特色，這可能《曹沫之陳》來自魯國的一個重要旁證。

（八）簡 21：聖（聽）

1. 上博簡：賞均聖中

2. 安大簡：賞均聖中

⁵⁶ 相關資料可參《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字根研究》，頁 166；《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九）》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三）》字根研究》，頁 455-456；《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柒）字根研究》，頁 423-425。王瑜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字根研究（臺北：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駱珍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九）》、《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字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 年）。范天培：《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柒）字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 年）。

⁵⁷ 王恩田：《陶文圖錄》（濟南：齊魯書社，2006 年），頁 1054-1065。

⁵⁸ 此說是許學仁教授與朱歧祥教授給予筆者的建議，2022 年 12 月 30 日，在此特申謝忱。

安大簡原整理者云：「『賞聖中』，《上博四·曹沫》簡三五整理者釋讀為『賞聖（均）聖（聽）中』。《說苑·指武》：『聽獄不中，分財不均。』或疑『聖中』與『賞均』對言，『聖』讀為『謫』。上古音『聖』屬書母耕部，『謫』屬端母錫部，二字韻部陽入對轉，聲母關係密切。例如『謫』所从聲旁『𠂔』即屬書母。所以『聖』可以讀為『謫』。『謫』，《說文·言部》：『罰也。』『中』，適當。」⁵⁹

謹案：「聖」字原整理者提出兩個通讀可能：第一是延續上博簡原整理者的看法，讀成「聽」，第二是讀為「謫」，訓為罰。筆者認為「聖」仍以讀「聽」為宜，安大簡《曹沫之陳》除了本處外還有三處「聖」字，例如簡 8 有「乃命毀鐘型而聖（聽）邦政」、「不飲酒，不聖（聽）樂」，簡 20 也有「君必身聖（聽）之」，三處「聖」均讀為「聽」，筆者認為此條亦不應例外，讀「聽」比「謫」穩妥。

（九）簡 26：幾

1. 上博簡：出師有幾乎？

2. 安大簡：出師有幾乎？

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幾』，危險。《爾雅·釋詁下》：『幾，危也。』郭璞注：『幾猶殆也。』《說文·彡部》：『幾，微也，殆也。从彡，从戌。戌，兵守也。彡而兵守者，危也。』《墨子·脩身》：『本不固者未必幾。』王念孫認為此『幾』字訓為『危』（見《讀書雜誌·墨子弟一》『幾』字條）。下簡二七『漸果有幾乎』『戰有幾乎』、簡二八『既戰有幾乎』等之『幾』，義與此同。或說『幾』讀為『機』，指時機（黃德寬）。」⁶⁰

謹案：《曹沫之陳》的「幾」，上博簡原整理者讀「忌」，指忌諱⁶¹。陳劍改讀作「機」，認為「簡文此處及下文之『幾（機）』可翻譯作『機會』、『時機』，皆就敵方之可乘之機而言，『其將卑』云云之『其』指對方、敵軍，與上文簡 17~18『以事其便嬖』之『其』同。下文『三軍出』、『三軍散果』亦皆指敵方而言。燕王職壺講燕昭王自即位起即準備出兵伐齊而『乇（度）幾（機）三十（年）』……『幾』字用法與簡文同。《逸周書·大武》：『武有七制：政、攻、侵、伐、陳、戰、

⁵⁹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65。

⁶⁰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66。

⁶¹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 269。

鬪。……伐有七機，機有四時、三興；……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凡此七者，伐之機也。』『機』字用法與簡文尤近。」⁶²邴尚白贊同陳劍之說⁶³。

朱賜麟以為讀為「機」與「忌」的差別在於：「忌」是從我方的位置論述防範之道，而「機」則是站在我方的位置研判敵情的可乘之機。釋讀為「機」，作「制敵可乘之機」解，於義較長。⁶⁴

謹案：安大簡原整理者提出兩個方案，除了承襲陳劍讀「機」之說外，新說則將「幾」訓成「殆」。整體看來，簡文的「幾」有三種理解方式：一、讀為「忌」；二、讀為「機」，訓成「機會」、「時機」；三、讀如字，訓為「殆」。

就用字習慣來看，第一種說法可以排除。至於讀「機」的問題，陳劍指出這些段落中的「其」，指的是敵方而言，朱賜麟也提到「機」是站在我方的位置研判敵情的可乘之機。亦即以我軍立場，趁「其」（敵方）不備，給予攻擊，整段重點在探討我方進攻的「時機」。二人的說法可以解決一部份的文例，但仍有例外，試看以下一條：

莊公又問曰：「戰有幾乎？」答曰：「有。其去之不速，其就之不迫，其啓節不疾，此戰之幾。是故疑陳敗，疑戰死。」

莊公問戰有「幾」否？曹沫明確的回答「有」，並表示「其去之不速，其就之不迫，其啓節不疾」就是戰之「幾」，如果文中三個「其」是代表「敵方」，敵方當斷不斷、行動緩慢，是我們出奇制勝的「時機」，那麼曹沫應該就戰爭時的主動性立論，怎麼會反而提到「疑陳敗，疑戰死」等負面敘述做結尾呢？如果依據第三說，

⁶²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

⁶³ 邴尚白：〈上博楚竹書曹沫之陣注釋〉，臺灣大學第十四屆《中國文學研究》，2005年9月25日，頁24-25。

⁶⁴ 朱賜麟：《曹劌之陣思想研究——及其在春秋兵學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6月），頁47。

將「幾」讀如字，訓成「殆」⁶⁵，則問題可渙然冰釋，曹沫文中的「其」並非專指敵軍，而是泛指所有戰場上的軍隊，只要部隊行動緩慢，調度拖沓，結果就只有「敗」或「死」一途，就是作戰的「幾」（危殆）。上博二《從政》甲篇簡 8-9 云：

從政有七幾：獄則〔不〕興，威則民不導，嚴則失眾，猛則無親，罰則民逃，好刑〔殺〕則民作亂。凡此七者，政之所殆也。

陳美蘭將「幾」訓為「危殆」⁶⁶，可信。開頭說從政有七種「幾」（危殆），而後面結語說「政之所殆」。如同魯莊公問「戰之幾」，曹沫答以「疑陳敗，疑戰死」一樣，將「幾」訓成危殆，文通字順。

（十）簡 29：誣（輕）

1. 上博簡：其賞識且不中

2. 安大簡：其賞誣且不信

原整理者指出：「『丌賞誣戲不信』，讀為『其賞輕且不信』。《管子·法法》：『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此句《上博四·曹沫》簡四五作『丌賞識戲不中』。『識』，从『戠（歲）』聲。據古文字，『歲』从『戌』聲，故从『歲』聲之字與从『戌』聲之字古通（參《古字通假會典》第六一八頁）。疑上博簡『識』應讀為『戠』。《說文·女部》：『戠，輕也。』」⁶⁷

⁶⁵ 古籍「幾」有危殆之義，《說文·幺部》：「幾，殆也。」《詩·大雅·瞻卬》：「天之降罔，維其幾矣。」毛傳：「幾，危也。」《漢書·高帝紀》：「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顏師古注：「幾，危也。」《國語·周語》「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韋昭注「幾，危也。」《荀子·堯問》：「女以魯國驕人，幾矣。」楊倞注：「幾，危也。」引自（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三版），頁 161。又（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1484。又（三國吳）韋昭注、徐元誥集解：《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8。又（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551。

⁶⁶ 陳美蘭：〈從政譯釋〉，見季旭昇主編：《〈上海博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3 年），頁 74。

⁶⁷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67。

安大簡 29 云：「賞誼且不信」，「誼」原篆作「𠂔」⁶⁸，原整理者讀「輕」，可信。上博本作「賞識且中」，上博簡原整理者李零將「識」讀為「淺」，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當改讀作「娥」。

謹案：「娥」字首見《說文解字》訓為「輕也」，後世字書如《玉篇》、《類篇》、《字彙》、《正字通》、《康熙字典》等均據《說文》而收錄，訓解亦不出「輕也」⁶⁸。值得注意的是，後世字書雖有「娥」字，但在文獻中的實際用例幾可謂付之闕如⁶⁹。

此外，《說文》：「娥，輕也。从女戍聲」⁷⁰，桂馥《說文義證》云：「『輕也』者，《廣雅》同本書。徐鍇《韻譜》：『娥，輕足』」，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認為：「『娥』之言『戍』也，為行步輕速。」《漢語同源大典》云：「娥字从女，蓋女性體態、步履較男性輕盈」⁷¹，雖然《說文》訓「娥」為「輕」，但從上述諸書的解釋來看，「娥」應指步履輕盈，與「輕」的概念不能完全劃上等號，考慮到此字用法十分冷僻，茲不取。

筆者贊成讀為「淺」，「歲」字上古音心紐、月部，「淺」上古音清紐、元部，聲紐都是齒音，韻部屬月元對轉，可以通假。「輕」、「淺」均有少義。

(十一) 簡 35：𨋖(車)

1. 上博簡：𨋖輦皆載

2. 安大簡：𨋖輦皆載

安大簡原整理者：「𨋖連皆載」，《上博四·曹沫》簡三二作「𨋖連皆栽」，均讀為「車輦皆載」。「𨋖」，从「攴」，「車」聲，古文字「攴」「戈」二旁通。《周禮·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鄭玄注：「輦，駕馬；輦，人輓

⁶⁸ 惟《集韻》「娥」字除訓「輕也」外，尚有「一曰愚也」，參趙振鐸校：《集韻校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年 12 月），頁 1401。

⁶⁹ 筆者使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中央研究院）等資料庫進行檢索均找不到實際用例。Donald Sturgeon（唐納德·斯特龍）：「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pre-qin-and-han/zh>，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https://hanchi.iu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888691158#top>)。

⁷⁰ （漢）許慎撰、徐鉉校：《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頁 264。

⁷¹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293。

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又《周禮·地官·司徒》云：「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賈公彥疏：「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挽行。」「車輦」包括馬駕的輻重車、牛駕的輻重車和人挽的輻重車。⁷²

王寧認為：「『𨋖』、『𨋗』二字讀『車』甚可疑，楚簡書中『車』字習見，不作從『支』或『戈』。此字疑是從車，攻省聲，楚簡文字『攻』既有從『支』者，也有從『戈』者（如郭·成·10、郭·尊·3、上（二）·容·2等），故此字當即『輦』字異體。《說文》：『輦，大車駕馬也。从車共聲。』『共』、『攻』古音同東部，從『共』聲與從『攻』聲同。簡文『輦連』，即整理者引《周禮·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之『輦輦』者是也。『輦』是一種馬拉的大車，『連（輦）』是一種人拉的大車，都用於載貨物。』⁷³

謹案：「車輦」的「車」字上博簡作「𨋖」（簡32），安大簡作「𨋗」（簡35），上博簡原整理者僅嚴式隸定⁷⁴，陳劍讀成「車」⁷⁵。

王寧將「𨋖」改釋成「輦」的說法可以排除，理由如下：一、王寧對於釋作「『攻』省聲」之假說沒有提出任何證據；二、安大簡的「𨋖」，上博作「𨋗」，此說明「支」、「戈」應該當意符使用，而非聲符。省聲的用法在漢字結構理論中已經很特殊，更遑論進一步把聲符中的意符進行替換。

「𨋗」、「𨋖」是「車」字異體，沒有疑義。真正有爭議的是它們與「車」字的關係，針對這個問題，學界有兩種觀點：

1. 認為「𨋗」是《說文》籀文「𨋖」的省形

范常喜以為：「《說文》卷十四：『𨋖籀文車。』簡文中『𨋗』字讀爲『車』當不誤，係由重複偏旁簡省所致，『連』與『輦』可通。」⁷⁶也就是「𨋗」是由「𨋖」簡省而來。

⁷²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70。

⁷³ 王寧：〈安大簡《曹沫之陳》讀札〉，微信號：群玉冊府（帳號：gh_0c660d8d9b66），2022年09月13日。

⁷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63。

⁷⁵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

⁷⁶ 范常喜：〈《上博四·曹沫之陳》「車輦皆載（載）」補議〉，簡帛研究網，2005年4月15日。

2. 認為「𨋖」是在「車」字上增添「戈」旁的異體

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認為：「甲骨文作（合 11454）、（合 11448）等形⁷⁷。金文作（作車簋）、（多友鼎），或簡省作（師同鼎）。楚簡繼承金文簡省形體，或又增繁『戈』旁。」⁷⁸認為「𨋖」是「車」的增繁。

這兩種說法一者是簡省，一者則是增繁，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張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九）》異體字整理與研究》主張：「今從籀文字形來看，簡文由籀文減省確有可能。不過簡文也有可能在小篆基礎上增加『戈』旁表意，表示兵車。」⁷⁹認為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細審「車」字的演變脈絡與流變，主張「𨋖」是由籀文「𨋖」簡省而來之選項（即第一種說法），其實並不可信。我們先將「車」字的演變歷程列出如下：

代稱	商代	西周			春秋			戰國		
		早	中	晚	早	中	晚			
車 1								(無)		
	合集 36481 ⁸⁰	大孟鼎	楷仲簋	克罇		子犯鐘				
車 2										
	合集 11456	廐公簋	同卣	賓車父壺	奚子宿車鼎	祝公簋蓋	叔尸罇	包 271	望 2.5	曾 67

「車」從甲骨文開始可以大分成兩種寫法，分別為「車 1」與「車 2」，孫詒讓認為車字甲骨文象車之輪、輶、衡、軛平列之形，正是「車 1」之寫法，「車 2」為「車 1」之省，並無疑義。值得注意的是「車 1」的寫法集中在殷商至西周時代，發表於

⁷⁷ 引者按：有些學者把這類車輶斷裂的寫法獨立出「車」字外，參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3 月），單字編號 2923，頁 1244。

⁷⁸ 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頁 760。

⁷⁹ 張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九）》異體字整理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 年 6 月），頁 203。

⁸⁰ 此處所謂的「合集」乃《甲骨文合集》的簡稱，參郭沫若、胡厚宣《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2 年）。

2001 年的《金文字根研究》指出西周中晚期「𨍎」⁸¹、「𨍇」兩種寫法同時出現，但春秋時期已經通用「𨍇」形寫法⁸¹。此說經過二十年後再次檢視，可發現基本結論不變，但是春秋時期子犯編鐘的「車」字在獨體中作「𨍇」(新收 1023)、「𨍇」(新收 1011)，承襲「車 1」寫法，而偏旁中則作「𨍇」(新收 1023/輅)「𨍇」(新收 1023/輅)，已是春秋時期普遍的「車 2」構形。可見，「車 1」一系在商周時期大量流行，步入春秋後已十分罕見，到戰國時代則絕跡。

《甲骨文字編》中單字「車」一共 15 例，只有 2 例作「𨍇」(車 2)，其餘 13 例作「𨍆」(車 1)，《西周文字字形表》「車」與从「車」之字共計 65 例，其中 40 例作「𨍆」，25 例作「𨍇」。上述的數據顯示，商周時代「車 1」是正體，而「車 2」則是一種簡省的俗體，這個情況到了春秋時代完全翻轉，「車 2」已取代「車 1」成為最主流的「車」字構形，在戰國時代更是定於一尊，隸楷書體的「車」就是承襲這種寫法而來，以上是「車」字在古文字中的演變大勢。

接著我們要進一步討論《說文解字》「車」字籀文的問題，《說文》云：「車，輿輪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凡車之屬皆从車。𨍇，籀文車。」⁸²王筠《說文釋例》云：「車之籀文𨍇，積古齋吳彝作『𨍇』，證知今本乃傳寫之訛。」⁸³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一)云：「《說文》『車』之籀文作『𨍇』，今彝器文皆作『𨍇』，知許書此字與輅之籀文『𨍇』並以形似而譌，或傳寫致誤。」⁸⁴王筠、方濬益之說可信，依據「車 1」西周金文的寫法，《說文》的「𨍇(𨍇)」確係誤寫而來⁸⁵，則甲金文中「車」字異體從來沒有將車輅、車衡、車輓進一步類化作「戈」的例證(也就是「車」字異體從來沒有「𨍇」的寫法)，既然「𨍇」不曾實際存在過，那麼所謂「𨍇」是由「𨍇」簡省而來之說，自然不可信。⁸⁶

⁸¹ 董妍希：《金文字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1 年)，頁 232。

⁸² (漢)許慎撰、徐鉉校：《說文解字》，頁 301。

⁸³ (清)王筠：《說文釋例·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2 月)，頁 125。

⁸⁴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一克編鐘，頁 7。收入劉慶柱、段志洪、馮時主編：《金文文獻集成》第十四冊，(香港：明石文化，2004 年)。

⁸⁵ 就現有的才料來看，很難判斷將「𨍆」誤寫成「𨍇」，是許慎引用《史籀篇》時即已錯訛，還是《說文》在傳鈔刊刻時所產生的失真。

⁸⁶ 亦可參袁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 7 月)，頁 56。

依據前文所擬的演變脈絡圖來看，車 1 寫法春秋中期以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那麼戰國時代的「𨋖」更可能是在「車」（也就是「車 2」）的結構上，添加「戈」旁義符，而安大簡的「𨋖」則是偏旁替換所致，「戈」、「攴」替換是古文字的常態。

（十二）簡 35：曰

1. 上博簡：曰將早行

2. 安大簡：曰將早行

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曰𨋖曩行』之『曰』，句首語詞。『曩』，即『早』，與包山簡六三『早』形近，指『將行』的具體時間。古『早』『晨』互訓。《爾雅·釋詁下》：『晨，早也。』《說文·日部》：『早，晨也。』『將早行』即『將晨行』。」

87

謹案：安大簡原整理認為「曰」當為句首詞語，所謂「句首詞語」即位於句子開頭的發語詞，此種情況常見於金文或時代較古老的文獻，《玉篇·日部》：「曰，語端也。」⁸⁸楊樹達《詞詮》卷八云：「曰，語首助詞。」⁸⁹古籍中也有實際的用例，《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蔡沈集傳：「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⁹⁰《經詞衍釋》卷二指出：「曰若，發語詞，猶言『於今』也。《書》：『曰若稽古帝堯』謂於今攷古帝堯也。」⁹¹「曰」、「粵」、「越」古音相通，故「曰若」亦即「粵若」⁹²。

綜上所述，「曰」確實有置於句首當語助詞之例，不過這類用法一般出現在比較古老的文獻。《曹沫之陳》中的「曰」都是指「說」，幾無例外。本處簡文云：「譟人來告曰：『其將帥既食，車輦皆載，曰將早行。』」乃是假託譟人前來稟告敵方情報：「敵方軍將領已經食畢，鎰重也都上車，說將要早行」。「曰」不應當理解為無義的句首發語詞，而應訓成「說」。

⁸⁷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70。

⁸⁸ （梁）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 年），頁 174。

⁸⁹ 楊樹達：《詞詮》（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頁 446。

⁹⁰ （宋）蔡沈：《書集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頁 1。

⁹¹ 吳昌瑩：《經詞衍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8。

⁹² 參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0 年），頁 23。

(十三) 簡 43：𢇛（勸）

1. 上博簡：一出言三軍皆𢇛

2. 安大簡：一出言三軍皆𢇛

安大簡原整理者指出：「『言』，《國語·周語上》『有不祀則修言』，韋昭注：『號令也。』『𢇛』，从『心』，『𢇛』聲，『𢇛』字異體，同『歡』。『歡』，《說文·欠部》：『喜樂也。』或讀『勸』。簡文指一言既出，三軍皆奮勉（黃德寬）。」

93

謹案：原整理者提出兩個方案，第一種讀法將字讀為「歡」；第二種說法將字讀為「勸」，並特別指出此為黃德寬之說。

上博簡《曹沫之陳》原整理者李零先生僅隸定作「𢇛」，無說⁹⁴，而陳劍、陳斯鵬、單育辰、高佑仁等多數學者都讀「勸」⁹⁵，就筆者所見資料中，只有王青將「𢇛」讀「歡」，訓為歡悅⁹⁶。

簡文的「𢇛」（或𢇛）該讀為「勸」還是「歡」呢？「𢇛」本即為「歡」之異體⁹⁷，「𢇛」、「歡」都从「𢇛」得聲，《古文四聲韻》「歡」作「𢇛」⁹⁸，字从心、𢇛聲即「𢇛」字，《國語·晉語四》「𢇛之故也」，宋庠本「𢇛」作「歡」⁹⁹。《孝經·孝治》「故得萬國之𢇛心」¹⁰⁰，《經典釋文》「𢇛」作「歡」¹⁰¹。可見簡文「𢇛」讀「歡」，學理上是說得通的。

⁹³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頁75。

⁹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82。

⁹⁵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陳斯鵬：〈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曹沫之陳》釋文校理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20日。單育辰：《《曹沫之陳》文本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4月），頁64。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陳研究》，頁367。

⁹⁶ 王青：《上博簡《曹沫之陳》疏證與研究》（台北：台灣書房，2009年），頁143。

⁹⁷ 參《異體字字典》林炯陽先生「研訂說明」，(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YMDY1)。

⁹⁸ （宋）夏竦、（宋）郭忠恕：《汗簡·古文四聲韻》（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79。

⁹⁹ （三國吳）韋昭注，徐元誥集解：《國語集解》，頁333。

¹⁰⁰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7。

¹⁰¹ （唐）陸德明撰，黃焯斷句：《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42。

至於「懼」讀「勸」的用例，楚簡裡用例甚多，最直接的例子是《曹沫之陳》「賞獲詣蒞，以勸其志」的「勸」，上博簡正作「懼」(簡 61)。由於楚簡中有大量以「懼」表{勸}的用法，因此有不少學者認為楚簡習慣以「懼」表示{勸}。例如禰健聰認為「疑『懼』即楚系記寫{勸}之專字，『力』旁與『心』旁意相關。」¹⁰²周波也認為「楚文字用『懼』表示勸勉之{勸}」¹⁰³。楚簡絕大多數的「懼」都讀「勸」，筆者所見「懼」讀成「歡」唯一的用例見於《仲弓》簡 22：「上下相逋(報)以忠，則民懼(歡)承教。」可見雖然楚簡「懼」多讀為「勸」，但讀「歡」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那麼，簡文究竟該讀「歡」還是「勸」，最終還是必須以詞例判斷。

《曹沫之陳》這段話的原文是：「吾有所聞之：『一出言三軍皆懼，一出言三軍皆往』，有之乎？」此處是說將帥領導統御之法，領導者幾句簡單的話就能激勵士氣，讓三軍能「懼」而「往」。按理講，將帥沒有取悅士兵的必要，戰場上危機四伏，非死即傷，斷不能以輕佻怠慢的情緒面對(孫武以宮女練兵故事，即為明證)。因此，綜合判斷以後，筆者認為讀為「勸」比「歡」要來得更適當。「勸」訓為勸勉、激勵，《國語·越語上》：「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¹⁰⁴《說文·力部》：「勸，勉也。」段玉裁注：「勉之而悅從亦曰『勸』。」¹⁰⁵《廣韻·願韻》：「勸，獎勸也。」¹⁰⁶《書·多方》：「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孔傳：「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¹⁰⁷可參。

善於激勵士氣是將領重要的領導統御能力，大敗之後、氣勢低落，將帥該如何勸勉士卒，讓部隊走出失敗的陰霾，重振士氣，實非容易之事。簡文是說：一句話就讓士卒情緒受到鼓舞，隻字片語就讓部隊奮勇向前。

¹⁰² 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 258-259。

¹⁰³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頁 195。關於以「懼」表示{勸}的討論，可參呂佩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通假字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頁 129。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2月)，頁 710。

¹⁰⁴ (三國吳)韋昭注、徐元誥集解：《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 572。

¹⁰⁵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三版)，頁 706。

¹⁰⁶ (宋)陳彭年撰、余迺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頁 397。

¹⁰⁷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頁 541。

(十四) 簡 44：𠄎<及>

1. 上博簡：各以其世，以及其身。
2. 安大簡：各以其世，以𠄎其身。

原整理者指出：「呂𠄎其身」，讀為「以沒其身」，即「沒身」，為先秦之常語。本篇簡七有「𠄎(沒)身遠(就)殲(世)」。*《上博四·曹沫》*簡六五上「𠄎」作「及」，「及」字應是訛誤(黃德寬)。或疑本簡「𠄎」是「及」之訛誤(李家浩)。¹⁰⁸另外*《安大二》*總釋文則作「𠄎(沒)」¹⁰⁹

謹案：黃德寬在*《安大二》*正式公布之前，即曾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公布*《曹沫之陳》*其中一簡的照片(即今安大二*《曹沫之陳》*簡 44)，但沒有列出釋文¹¹⁰，李松儒羅列釋文後，認為「從文義看，*《曹沫之陳》*也應以『𠄎(沒)』字為佳。」¹¹¹彭詩雅比對其與上博簡原文的差異，指出安大簡「明王之」三字漏字，「沒」則應該是「及」的錯字，釋作「沒」文意不通¹¹²。

安大簡*《曹沫之陳》*的正式報告，對於「以沒其身」的「沒」有兩種解釋：一種認為「及」是「沒」的錯字，乃李家浩之說；另一觀點認為「沒」是「及」的錯字，乃黃德寬之說。

筆者認為安大簡這段話的釋文應該作：「昔之〔明王之〕起(起)於天下者，各呂(以)𠄎(其)殲(世)，呂(以)𠄎<及>𠄎(其)身」。「世」當指「時代」、「世代」，漢揚雄*《法言·問道》*云：「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¹¹³*《呂氏春秋·誣徒》*「羈神於世」高誘注：「世，時也」¹¹⁴*《尚書·呂刑》*：「刑罰世輕世重」¹¹⁵，*《後漢書·應劭傳》*作「時輕時重」¹¹⁶，*《詩經·大雅·蕩》*「在夏

¹⁰⁸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76。

¹⁰⁹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56。

¹¹⁰ 黃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文物》2017 年第 9 期(2017 年 9 月)，頁 54-56。

¹¹¹ 李松儒〈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對讀三則〉，《出土文獻》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86。

¹¹² 彭詩雅：〈新出安大簡《曹沫之陳》字詞研究〉，《第一屆中國文字學會青年論壇》，中央大學中文系，2021 年 4 月 24 日。

¹¹³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18。

¹¹⁴ 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9 月)，頁 99-100。

¹¹⁵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頁 647。

¹¹⁶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頁 1611。

后之世」¹¹⁷李富孫《異文釋》：「《梅福傳贊》師古注引作『之時』。案：『時』與『世』義同。」¹¹⁸

此處曹沫的觀點是：古代明王的興起，多半與他們所處的世代有關，綜觀古今中外的歷史文明，帝王的崛起很難超脫天時、地利、人和等主客觀因素，郭店簡〈窮達以時〉簡 1-3 云：「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難之有哉。」¹¹⁹即此道理。舜耕田於歷山，陶拍於河濱，立為天子，遇堯之故。而伍子胥早年受闔閭重用，晚年卻死於夫差之手，也不是他才智衰減。明王的興起與時代、環境、潮流等因素有關，非單一個人能掌握。《曹沫之陳》中所謂「以賢稱而失之，天命；以無道稱而沒身就世，亦天命。」賢能卻失掉政權，失道失德卻能壽終正寢，人的壽夭與窮達已超出個人的能力範圍，所以才說是「天命」。

曹沫雖然強調「世」的重要，但也並非命定論者，因此也看重「身」。「身」訓為「躬」也就是自己、自身，《說文》云：「身，躬也」¹²⁰。《楚辭·九章·惜誦》：「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洪興祖補注：「人臣之義，當先君而後己。」¹²¹《穀梁傳·昭公十九年》：「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¹²²《子犯子餘》簡 2「身不忍人，故走去之」，原整理者指出：「身，自身」。¹²³簡文「各以其世，以及其身」，是指明王（例如堯、舜、禹、湯）的興起有各自的時空背景，以及君王自身努力，每個時代的政治情勢都不一樣，後天的做為也不盡相同，因此曹沫才說「不敢以古答」（不敢用古代的例證來回答）。

楚簡中「𠂔」和「及」有訛混情形，例如上博七〈鄭子家喪〉：「以歿入地」一句，甲本寫成「𠂔」（簡 2），字即「𠂔」字；而乙本則寫成「𠂔」（簡 2），如果依據安大簡而把內容釋為「各以其世，以𠂔（沒/歿）其身」，則指帝王最後都將歿

¹¹⁷（漢）毛公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1364。

¹¹⁸參魯洪生主編：《詩經集校集註集評》（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 年），頁 8037。

¹¹⁹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頁 145。

¹²⁰（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三版），頁 392。

¹²¹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頁 1428-1430。

¹²²（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41。

¹²³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 年 4 月），頁 94。

身。「歿身」在古籍中有兩種意思：一是指殺生，相對於壽終正寢而言；二是終身，即死亡。不管哪個用法，放到文例均顯扞格不通，故筆者主張上博簡的「及」應該是正確版本，「𠂔」則是誤字。

三、結論

《曹沫之陳》首次出現於 2004 年所公布的上博簡第四冊，學術界對於《曹沫之陳》積累了十分豐厚的研究成果，十八年後安大簡裡再次出現了它的蹤跡。安大簡《曹沫之陳》部分文句與以往所見不同，因此本文依據安大簡《曹沫之陳》，對兩個版本的内容進行對讀研究。

筆者一共提出十四條考釋意見：第一條，「輻」字左半確實从「車」，與「玉」無關，字當讀為「簠」，「缶」是汲水或裝酒之器，與簡文語境不合，故讀「缶」之說並不可信。第二條，安大本作「歎」，古文字「心」、「口」作義符使用時常可替換，故「歎」可通「歎」。上博簡作「欲」，字形與「歎」接近，應該是個訛字。第三條，「𡗗」原整理者認為是「𡗗」的錯字，可信，但讀為「物」恐有問題，筆者認為依據楚人的用字習慣以及簡文的文義，「𡗗」應當讀為「美」。第四條，關於簡文的「員」，安大簡原整理者與王寧均讀為「云」，筆者認為當讀為「愠」，訓為「憂」。第五條，「和」字應是一個「涉下而誤」的錯字。第六條，原整理者所隸定的「𡗗」，就字論字，應改隸作「𡗗」。第七條，安大簡的「訟」可能具有齊魯文字的特色，上博簡的「詞」則可能是聲符替換。第八條，「聽」字安大簡原整理提出讀作「聽」與「謫」二說，依據用字習慣來看，讀「聽」比較允當。第九條，筆者主張讀成「幾」訓為「危殆」。第十條，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上博簡的「譏」應讀為「娥」，但「娥」在古籍中的用例極其稀少，讀成「淺」是較為妥當的方案。第十一條，上博簡的「𡗗」與《說文》籀文「𡗗」無關，與「𡗗」是偏旁替換的關係。第十二條，「曰」字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是句首語詞，恐非，同篇其他「曰」字都訓為「說」，此處亦不應例外。第十三條，簡文的「𡗗」有讀成「歡」與「勸」兩種說法，本文依據楚簡用字習慣、文本句意等理據，主張應當讀成「勸」。第十四條，安大簡的「𠂔」，上博簡作「及」，二字形音義均不同，必有一誤，若釋為「𠂔(沒)」文意不通，筆者主張「𠂔」是錯字。

參考書目

專著

- (漢)司馬遷撰，(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Han dynasty) Sima, Qian, (Song dynasty) Pei, Yin (Jijie), (Tang dynasty) Sima, Zhen (Suoyin), (Tang dynasty) Zhang, Shou-Jie (Zhengyi), *Shi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4).
- (漢)許慎撰，徐鉉校，《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Han dynasty) Xu, Shen, Xu, Xuan (Eds.), *Shuowen Jie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8).
-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Han dynasty) Liu, Xiang, Xiang, Zong-Lu (Eds.), *Shuoyuan Jiaoz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三版)(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
- (Han dynasty) Xu, Shen, (Qing dynasty) Duan, Yu (Caizhu), Li, Tian-Fu et al. (Eds.), *Xintian Guyin Shuowen Jiezi Zhu (the third edition)* (Taipei: Hungyeh Wenhua Shiye Youxiangongsi, 2016).
- (三國吳)韋昭注，徐元誥集解，《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Eastern Wu) Wei Zhao (zhu) [annotated], Xu, Yuan-Gao (Jijie), *Guoyu Jiji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 (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Jin dynasty) Fan, Ning (Zhu) [annotated], (Tang dynasty) Yang, Shi-Xun (Shu) [annotation explained], Li, Xue-Qin, et al. (Eds.), *Shisan Jing Zhushu: Chunqiu Guliang Zhuan Zhush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Liu Song Dynasty) Fan, Ye, (Tang dynasty) Li, Xian, et al. (Zhu) [annotated], *Hou Han Shu [Book of the Later H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3).
- (梁)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
- (Liang dynasty) Gu, Ye-Wang, *Song Ben Yu Pian* (Beijing: China Books, 1983).
-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Tang dynasty) Li, Long-Ji (Zhu) [annotated], Xing, Bing (Shu) [annotation explained], Li, Xue-Qin, et al. (Eds.), *Shisan Jing Zhushu: Xiao Jing Zhush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 (唐)陸德明撰，黃焯斷句，《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Tang dynasty) Lu, De-Ming, Huang, Jue (Duanju), *Jingdian Shiw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宋)夏竦，(宋)郭忠恕，《汗簡·古文四聲韻》(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Song dynasty) Xia, Song & (Song dynasty) Guo, Zhong-Shu, *Han Jian: Guwen Si Shengy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 (宋)陳彭年撰，余迺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
- (Song) Chen, Peng-Nian, Yu, Nai-Yong (jiaozhu)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A New Revision of Kuang Yun (Sung Edition) with Cross-referencing Pronunciations*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0).
- (宋)蔡沈，《書集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
- (Song dynasty) Cai, Shen, *Shu Ji Zhuan*,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2010).
- (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Qing dynasty) Wang, Xian-Shen, Zhong, Zhe (dianjiao)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Hanfeizi Ji Ji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 (清)王念孫著，張其昀點校，《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 (Qing dynasty) Wang, Nian-Sun, Zhang, Qi-Yun (dianjiao)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Guang Ya Shu Z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9).
- (清)王筠，《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2月)。
- (Qing dynasty) Wang, Yun, *Shuo Wen Shi 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December, 1987).
- 王叔岷，《斟讎學、校讎學別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Wang, Shu-Min, *Jiao Chou Xue, Jiao Chuo Xue Bie L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 王青，《上博簡《曹沫之陳》疏證與研究》(台北：台灣書房，2009年)。
- Wang, Qing, *Shang Bo Jian "Cao Mo Zhi Zhen" Shuzheng yu Yanjiu* (Taipei: Taiwan Shufang, 2009).
- 王恩田，《陶文圖錄》(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 Wang, En-Tian, *Tao Wen Tu Lu* (Jinan: Qilu Shushe, 2006).
-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2月)。
- Wang, Hui, *Guwenzi Tong Jia Zi D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February, 2008).
-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 Bai, Yu-Lan, *Jian Bo Gushu Tong Jia Zi Da Xi*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
- Anhui University Hanzi Fazhan yu Yingyong Yanjiu Zhongxin (Eds.), *Anhui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Vols. 2)*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2022).
-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Zhu, Feng-Han, *Zhongguo Qingtongqi Zonglu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9).
- 吳昌瑩，《經詞衍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Wu, Chang-Yin, *Jing Ci Yan S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Wu, Yu-Jiang, Sun, Qi-Zhi (Dianjiao)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Mozi Jiao Z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3月)。
- Li, Zong-Kun, *Jiaguwen Zi Bi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March, 2012).
-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Wang, Rong-Bao, Chen, Zhong-Fu (Dianjiao)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Fa Yan Yi 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3年)。
- Zhou, Po, *Zhanguo Shidai ge Xi Wenzi jian de Yongzi Chayi Xianxiang Yanjiu* (Beijing: Xianzhuang Shuju, 2013).
- 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0年)。
- Qu, Wanli, *Shangshu Shi Yi [Interpretation of Book of Documents]* (Taipei: Hwa Kang Publishing Center, 1980).
-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
- Yin, Ji-Ming, *Hanyu Tongyuanci Da Dian*, (Vols. 1)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8).
-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 Jingmen Museum, *Guodian Chu Slip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98).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 Ma, Chen-Yuan (Eds.),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Vols. 4)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December, 2004).
- 高亨纂著，董治安編纂，《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Gao, Heng-Zuan, Dong, Zhi-An (Eds.), *Guzi Tong Jia Hui Dian* (Jinan: Qilu Shushe, 1997).
- 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臺北：花木蘭圖書公司，2007年07月)。
- Gao, You-Ren,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Vols. 4), *Cao Mo Zhi Zhen Yanjiu* (Taipei: Huamulan Tushu Gongsì, July, 2007).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
- Li, Xue-Qin,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Tsinghua University, et al. (Eds.), *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Vols. 7)*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April, 2017).
-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9月）。
- Xu, Wei-Yu, Liang, Yun-Hua (Zhengli) [organized], *Lüshi Chunqiu Ji S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September, 2009).
- 郭沫若，胡厚宣《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2年）。
- Guo, Mo-Ruo & Hu, Hou-Xuan, *Jiaguwen He 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1982).
-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校勘編》（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
- Cheng, Qian-Fan & Xu, You-Fu, *Jiao Chou Guang Yi: Jiao Kan Bian* (Jinan: Qilu Shushe, 1998).
- 黃懷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參撰，《大戴禮記彙校集解》。
- Huang, Huai-Xin, Kong, De-Li & Zhou, Hai-Sheng, *Da Dai Liji Hui Jiao Ji Jie*.
- 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Huang, Ling-Geng, *Chu Ci Zhang Ju Shu Zheng (Zheng Ding Edi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8).
- 楊樹達，《詞詮》（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Yang, Shu-Da, *Ci Q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8).
-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Qiu, Xi-Gui, *Qiu Xi-Gui Xueshu Wen Ji*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 Lei, Li-Ming, *Zhanguo Chu Jian Ziyi Tong Sh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20).
- 趙善詒，《說苑疏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
- Zhao, Shan-Yi, *Shuo Yuan Shu Zhe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5).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Liu, Zhao, *Gu Wenzi Gouxin Xue (Edited edition)*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Xuan, Jian-Cong, *Zhanguo Chu Xi Jian Bo Yongzi Xiguan Yanjiu*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7).

單篇論文

石小力，〈釋戰國楚文字中的「軌」〉，《「首屆漢語字詞關係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杭州：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2019年10月26-27日）。

Shi, Xiao-Li, “Shi Zhanguo Chu Wenzi Zhong de ‘Gui’”, *Conference Paper, Shoujie Hanyu Zi Ci Guanxi Xueshu Yantaohui* (Hangzhou: Center for Studies of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ctober 26–27, 2019).

何有祖，〈上博楚竹書（四）筭記〉，簡帛研究網，2005年4月15日。

He, You-Zu, “Shang Bo Chu Zhushu (Vols. 4) Zhaji”, *jianbo.org*, April 15, 2005.

李守奎，〈《曹沫之陣》之隸定與古文字隸定方法初探〉，收入中國文字學會主編：《漢字研究》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6月）。

Li, Shou-Qui, “Cao Mo Zhi Zhen Zhi Liding yu Guwenzi Liding Fangfa Chu Tan”, in *Zhongguo Wenzi Xuehui* (Eds.), *Hanzi Yanjiu (Vols. 1)* (Beijing: Xueyuan Chubanshe, June, 2005).

李松儒，〈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對讀三則〉，《出土文獻》第1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Li, Song-Ru, “Anhui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Duidu San Ze”, *Chutu Wenxian*, 12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8).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

Li, Ling, “Du Shang Bo Chu Jian Zhou Yi”,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4th in 2006.

- 李銳，〈《曹劌之陣》重編釋文〉，簡帛研究網，2005年5月27日。
- Li, Rui, “Cao Gui Zhi Zhen Chong Bian Shi Wen”, *jianbo.org*, May 27, 2005.
- 季旭昇，〈上博四零拾〉，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5日。
- Chi, Hsiu-Sheng, “Shang Bo Si Ling Shi”, *jianbo.org*, February 15, 2005.
- 邴尚白，〈上博楚竹書曹沫之陣注釋〉，臺灣大學第十四屆《中國文學研究》，2005年9月25日。
- Bing, Shang-Bai, “Shang Bo Chu Zhu Shu Cao Mo Zhi Zhen Zhushi”, *Conference Paper,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14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eptember 25, 2005.
- 金宇祥，〈談《上博五·弟子問》「飲酒如啜水」及其相關問題〉，《成大中文學報》第67期（2019年）。
- Chin, Yu-Hsiang, “Discussion on “Drinking like drowning” and Related Issues in *Di Zi Wen Bamboo Slips Volume 5*”,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67), 2019.
- 范常喜，〈《上博四·曹沫之陳》「車輦皆栽（載）」補議〉，簡帛研究網，2005年4月15日。
- Fan, Chang-Xi, “Shang Bo Si: Cao Mo Zhi Chen “Che Nian Jie Zai ‘Zai’” Bu Yi”, *jianbo.org*, April 15, 2005.
- 梓溪（羅福頤筆名），〈青銅器名辭解說〉（三），《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3期。
- Luo, Fu-I (Zixi), “Qing Tong Qi Ming Ci Jieshuo” (Vols. 3), *Wenwu Cankao Ziliao*, 3rd in 1958.
- 陳美蘭，〈從政譯釋〉，見季旭昇主編，〈《上海博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3年）。
- Chen, Mei-Lan, “Cong Zheng Yi Shi”, in Chi, Hsiu-Sheng (Eds.), “*Shanghai Bo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Vols. 2)*” *Duben* (Taipei: Wanjuanlou Tushu Gongsì, 2003).
- 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簡帛研究網站》2004年4月18日。
- Chen, Wei, “Chu Zhushu Zhou Yi Wenzi Shiyi”, *jianbo.org*, April 18, 2004.

陳偉主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州博物館編，《秦簡牘合集（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

Chen, Wei, Center of bamboo silk manuscript of Wuhan University & Jingzhou Museum, et al. (Eds.), *Qin Jian Du Heji* (Vols. 3)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14).

陳斯鵬，〈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曹沫之陣》釋文校理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20日。

Chen, Si-Peng, “Shanghai Bowuguan Cang Chu Jian Cao Mo Zhi Zhen Shiwen Jiao Li Gao”, *jianbo.org*, February 20, 2005.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

Chen, Jian, “Shangbo Zhushu Cao Mo Zhi Zhen Xin Bian Shiwen (Manuscript)”, *jianbo.org*, February 12, 2005.

陳劍，〈試為西周金文和清華簡《攝命》所謂「葬」字進一解〉，《出土文獻》第13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Chen, Jian, “Shi Wei Xizhou Jinwen he Qinghua Jian She Ming Suowei ‘Lin’ Zi Jin Yi Jie”, *Chutu Wenxian*, 13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8).

彭詩雅，〈新出安大簡《曹沫之陣》字詞研究〉，《第一屆中國文字學會青年論壇》，中央大學中文系，2021年4月24日。

Peng, Shi-Ya, “Xinchu Andajian Cao Mo Zhi Zhen Zi Ci Yanjiu”, (*Di Yi Jie Zhongguo Wenzhi Xuehui Qingnian Luntan*) [1st The Chinese Etymology Association (Taiwan) Youth Conferenc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pril 24, 2021.

黃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2017年9月）。

Huang, De-Kuan, “Anhuidaxue Cang Zhangguo Zhujian Gaishu”, *Cultural Relics*, (9th in 2017), September, 2017.

蔡丹，〈上博四《曹沫之陳》試釋二則〉，簡帛網，2006年1月3日。

Cai, Dan, “Shangbo Si Cao Mo Zhi Zhen Shi Yi Er Ze”, *jianbo.org*, January 3, 2006.

魯洪生主編，《詩經集校集註集評》(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年)。

Ru, Hong-Sheng (Eds.), *Shijing Ji Jiao Ji Zhu Ji Ping* (Beijing: Modern Press, 2015).

禰健聰，〈釋戰國文字的「𠂔」〉，《古籍研究》2007年卷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

Xuan, Jian-Cong, “Shi Zhanguo Wenzi de ‘Zhuo’”, *Guji Yanjiu [Study of Ancient Books] (Vols. 2), (2007)*, Anhui Daxue Chubanshe, December 2007.

蘇建洲，〈《上博五·弟子問》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83本2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年)。

Su, Jian-Zhou, “A Study of the “Dizi Wen” Bamboo Slips from *Chu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 Volume 5*”,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83(2)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2).

蘇建洲〈安大簡《詩經》字詞〉，收入《孔壁遺文二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2年7月)。

Su, Jian-Zhou, “Andajian *Shijing* Zi Ci”, in *Kongbi Yi Wen Er Ji* (Taipei: Wanjuanlou Tushu Gongsì, July, 2022).

學位論文

王瑜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字根研究》(臺北：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Wang, Yu-Zhen, *The root-character of Study on Chu-Dynasty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 vols.1-6* (Taipei: Master Thesis, Tamkang University, 2011).

朱賜麟，《曹劌之陣思想研究——及其在春秋兵學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6月)。

Zhu, Si-Lin, *Cao Gui Zhi Zhen Sixiang Yanjiu: ji qi zai Chunqiu Bingxue Sixiang Shi shang de Yiyi* (Taipe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June 2006).

駱珍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九）》，《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字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Loh, Chen-Yee, *A Study of Root Characters in “The Shanghai Museum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Vol.7-9)” and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Vol.1-3)”* (Taipe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15).

范天培，《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柒）字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

Fan, Tian-Pei, *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Vols. 4-7) Zigen Yanjiu* (Taipe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20).

張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九）》異體字整理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6月）。

Zhang, Qin,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Vols. 1-9)” Yitizi Zhengli yu Yanjiu* (Shanghai: Master Thesi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une, 2020).

單育辰，《《曹沫之陳》文本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4月）。

Dan, Yu-Chen, *“Cao Mo Zhi Zhen” Wenben Ji Shi ji Xiangguan Wenti Yanjiu* (Changchun: Master Thesis, Jilin University, April, 2006).

董妍希，《金文字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

Dong, Yan-Xi, *Jimwen Zigen Yanjiu* (Taipe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01).

蔡丹，《上博四〈曹沫之陣〉集釋》（武漢：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Cai, Dan, *Shangbo Si “Cao Mo Zhi Zhen” Ji Shi* (Wuhan: Master Thesis, Wuhan University, 2006).

呂佩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通假字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

Lü, Pei-Shan,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Vols. 1-6) Tong Jia Zi Yanjiu* (Taipe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11).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 of *Cao Mo Zhi Zhen* 曹沫之陳 in the Anhui University Bamboo Strips

Kao You-ren*

Abstract

“*Cao Mo Zhi Zhen* 曹沫之陳” is a lost text of Lu State 魯國 that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and it’s the earliest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content of “*Cao Mo Zhi Zhen*”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discussing politics, and the next chapter is discussing military. “*Cao Mo Zhi Zhen*” is the dialogue through Lu Zhuang Gong 魯莊公 and Cao Mo 曹沫, thus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destiny, politics, and tactics of the war. “*Cao Mo Zhi Zhen*” has become the spotlight of academic research that varies from paleography and military study.

Although the *Chu Bamboo Manuscripts Cao Mo Zhi Zhen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Shanghai Museum* 上博楚竹書《曹沫之陳》 was published at 2004, eighteen years later, The same text was also published by *The Anhui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II)*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 in 2022 year. After the discovery of the *Anda Bamboo Slips*, the ordinal order in the arrangement of *Cao Mo Zhi Zhen* bamboo slips was solved. The content of the two versions is basically the sam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e of characters and sentence. The research team of the *Anda Bamboo Slips* offers new opinions, which try to solve these issues. Through drawing a comparison with the opinion of the research team and building upon other’s scholars’ research,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nda Bamboo Slips*, to put forward fourteen interpretations and hope the scholar will kindly share your sincere comments.

Keywords: *Cao Mo Zhi Zhen*, Anhui Bamboo Strips,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 Word Interpretation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上博簡〈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考釋筭記

賴怡璇^{*}

摘 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目前公布九冊，〈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分別收錄於第二冊與第五冊，這兩篇文章在內容的分類上同樣是「論語類」也可以是「禮記類」，內容皆與孔子有關、文本性質相近。兩篇文章的公布時間已超過十五年，相關的研究文章眾多，但兩篇簡文從出版到今年為止已有許多新材料公布，這些新出版的資料對於舊材料在文字釋讀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本文立基在新出楚簡資料之上，對〈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兩篇文獻提出文字考釋，希望可以對簡文提供新的解釋。

關鍵字：上博楚簡、從政、季康子問孔子、文字考釋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目前公布九冊，〈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分別收錄於第二冊與第五冊。¹〈從政〉篇的整理者原將簡文分為甲、乙兩篇，陳劍師的〈上博簡《子羔》、《從政》篇的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一文指出：²

整理者據以分篇的根據「兩組竹簡長度各異，編繩部位亦不相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213頁），其實相當薄弱，因為所謂乙篇中只有一支整簡，即第1簡。而此簡長42.6釐米，跟甲篇的幾支整簡5、8、11、18長度完全相同。甲篇餘下的三支整簡第1、15簡長42.5釐米，第19簡長42.8釐米，也沒有多少出入。所謂編繩位置的問題，細看圖版，也很難看出兩篇有什麼不同。下文要談到，分屬甲乙兩篇的有些簡可以拼合、連讀。總之，這25支簡本應屬於同一篇，〈從政〉篇並無所謂甲篇乙篇的問題。

而後學者皆贊同陳說，將〈從政〉甲、乙簡文釋為一篇，本篇簡文主要講述從政之道，竹簡多以「聞之曰」一句作為開頭，簡文具體說明「五德」、「七幾」等從政規範。

〈季康子問孔子〉共23支簡，竹簡除了簡1、3、4、7、14、19、20和23為完簡之外，其餘皆為殘簡，此種情況造成竹簡的編聯、簡文的考釋許多不便。³學者對於內容亦有不同的分章，許懋慧分為五章：任之以德、修養德性、強權統治、寬政以及為君之道，⁴高榮鴻則是分為信之以德、君子修德、寬政安民、先人遺訓以

¹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² 陳劍，〈上博簡《子羔》、《從政》篇的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簡帛研究網（網站已關閉），2003年1月5日。後收入氏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4-31。

³ 各家學者的編聯可參考許懋慧，《《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頁13-16。

⁴ 許懋慧，《《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頁25。

及其他零簡，⁵黃武智分為仁之以德、孟子餘言二個部份。⁶由學者的分類命名可了解本篇簡文多與君子修德以及安邦治國相關，福田哲之認為本篇主旨是孔子向季康子闡述德治與寬政的重要性。⁷

〈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可被歸類為上博簡的「禮記」類文獻或「論語」類文獻。「禮記」一詞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是僅指《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二書，而廣義則是孔子的弟子與孔門後學用以配合傳習《儀禮》的「記」，即是對《禮經》(包括漢以前已佚者)進行解說、補充和發揮的一些文獻匯集。⁸若以「廣義禮記」為依據，上博簡收錄的簡文與「廣義禮記」相關的篇章為：

1. 有傳世典籍可資校對：〈緇衣〉、〈民之父母〉、〈武王踐阼〉。⁹
2. 無傳世典籍可資校對：〈性情論〉、〈仲弓〉、〈魯邦大旱〉、〈天子建州〉(甲、乙)、〈季康子問孔子〉、〈孔子見季桓子〉、〈相邦之道〉、〈從政〉、〈君子為禮〉、〈弟子問〉、〈內豐〉、〈昔者君老〉與〈顏淵問於孔子〉。

上述共十七篇文獻，各個篇章皆已有不少考釋資料，包含學位論文、單篇論文或是專書。¹⁰

「論語」類文獻，《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對輯而論簡，故謂之《論語》。」¹¹可見《論語》的定義是孔子與弟子或當時人的談話，而上博楚簡收錄的多篇簡文內容即是如此，學者將上博簡中的〈民之父母〉、〈子羔〉、〈魯

⁵ 高榮鴻，《上博楚簡論語類文獻疏證》(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年)，頁212-222。

⁶ 黃武智，《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頁147。

⁷ 福田哲之，〈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的編聯與結構〉，丁四新主編，《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53-69。

⁸ 趙達夫，〈《禮記》成書考·序〉，《《禮記》成書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序3。蔡振華，《上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頁2。

⁹ 上博簡的〈緇衣〉另有《郭店·緇衣》本可供對照，〈民之父母〉可與《禮記》、《孔子家語》對勘，〈武王踐阼〉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內容大體相合。

¹⁰ 研究成果參考黃武智，《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黃武智，《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蔡振華，《上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

¹¹ 安平秋、張傳璽分史主編，《漢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頁778。

邦大旱〉、〈從政〉、〈中弓〉、〈相邦之道〉、〈季庚子問於孔子〉、〈君子為禮〉、〈弟子問〉、〈孔子見季桓子〉、〈顏淵問於孔子〉與〈史蒧問於夫子〉視為「論語」類文獻，尉侯凱指出〈從政〉、〈中弓〉與〈君子為禮〉的部分內容被改寫成《論語》中的〈子路〉、〈堯曰〉與〈顏淵〉中的一章，而〈民之父母〉主題偏重「禮樂」一類，被後人輯入《禮記》之中。¹²

本文所討論的〈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在內容和性質上息息相關，當然若文獻性質再放寬一點來看，二篇簡文皆為「儒學」類文獻。¹³這二篇文獻分別是 2002 與 2005 年公布，至今（2024 年）已過了十九年以上的時間，這十多年間相繼有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目前共十三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目前共二冊）公布，這些新公布的楚簡，讓字形的解釋和文字的通假有更多研究依據，同時在楚簡「用字習慣」的研究上也有更多的例證與歸納，因此本文依新公布資料為基礎，分別對〈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二篇文獻各提出一則文字考釋，以就教方家。

二、〈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文字考釋

（一）從政

《上博二·從政》甲 19：「𠂔（聞）之曰：『行隴（險）至（致）命，飢（飢）滄（寒）而毋𠂔（愴），從事而不𠂔（凶），君子不𠂔（以）流言𠂔（傷）人。』」

整理者對「𠂔」與「𠂔」二字皆無說明，認為此二句待考。¹⁴周鳳五將「𠂔」讀為「𠂔」，訓為「恨」、「懼」，「𠂔」讀為「兇」，指「驚擾」，簡文指君子篤守正道，不怕飢寒，不受驚擾。¹⁵黃德寬認為「𠂔」即是「詢」的異體，又省作「𠂔」，訓為「訟」，簡文「飢寒而毋會，從事而毋𠂔」，指饑寒之歲不要舉行會同，行事之時不要爭訟。¹⁶劉信芳認為「𠂔」該讀為「會」，訓為「合」，簡文指君子固窮，不

¹² 尉侯凱，《上博簡《論語》類文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年），頁 2。

¹³ 侯乃峰，《上博楚簡儒學文獻校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¹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232。

¹⁵ 周鳳五，〈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劄記〉，簡帛研究網（網站已關閉），2003 年 1 月 10 日。

¹⁶ 黃德寬，〈《戰國楚竹書》（二）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網站已關閉），2003 年 2 月 21 日。

因飢滄而屈己附人，並贊同黃德寬將「說」訓為「訟」。¹⁷連劭名將「說」讀為「凶」，訓為「逆」，指乖於常理。¹⁸顧史考首先贊同周鳳五對簡文的理解，認為此句即是指「不因飢餓而屈己合人」，但疑「斂」讀為「虧」，可對應《莊子》中「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一句。¹⁹黃武智贊同將「說」讀為「訥」，認為依其文義，「訥」有語言傷人的意思。²⁰王輝將「斂」讀為「劇」，訓為「傷」，簡文指不要傷害他人，並將「說」改隸為「說」，指「言不正」或是讀為「毀」。²¹王凱博贊同改隸為「說」，但讀為「閱」。²²

謹按：首先談「飢（飢）滄（寒）而毋斂（憎）」中的「斂」字，「斂」从會聲，楚簡的「會」聲之字多讀為「合」或「會」聲，例如五里牌簡 10「剡（漆）杯十會（合）」，《清華玖·廼命二》簡 2「同心穆（戮）力，相收斂（會）也」等等，因此以楚簡用字習慣來看，「斂」不應讀為「价」、「虧」與「劇」等字。劉信芳讀為「會」雖符合用字習慣，但劉文將「會」訓為「合」，又引申為「屈己附人」之意，雖然「合」可訓為「和睦、和諧」等正面字義，但「合」再理解為「屈己附人」則過度引申了。

¹⁷ 劉信芳，〈上博藏竹書《從政》補釋（六則）〉，《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新世紀的古文字學與經典詮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 年 10 月 15-17 日），頁 261。

¹⁸ 連劭名，〈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叢釋〉，《簡帛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269。

¹⁹ 顧史考，〈上博二《從政》篇拾遺〉，《第二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字學會，2017 年 5 月 12-13 日），頁 182。

²⁰ 黃武智，《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頁 208，註 66。

²¹ 王輝，〈《上博二·從政》甲篇簡 19 的斂和說〉，《簡帛為臣居官類文獻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頁 164-170。

²² 王凱博，《出土文獻資料疑義探研》（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史博士論文，2018 年），頁 76。此處轉引自王輝的《簡帛為臣居官類文獻考論》一書，筆者未能於《出土文獻資料疑義探研》中找到相關考釋內容。王輝，〈《上博二·從政》甲篇簡 19 的斂和說〉，《簡帛為臣居官類文獻考論》，頁 170。

筆者認為「斂」可讀為「愴」字，二字皆从會聲，「愴」訓為嫌惡、憎惡，《廣雅·釋詁三下》：「愴，惡也。」²³《玉篇·心部》：「愴，惡也；憎也。」²⁴簡文「飢(飢)滄(寒)而毋斂(愴)」指君子即使面對飢寒，心中亦不會感到憤恨、嫌惡。

《論語·衛靈公》篇中記載孔子一行人在陳蔡絕糧一事：「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²⁵子路因無法忍受窮困故對孔子提出質疑，而孔子對子路的反應頗為不滿，因此指出君子不會對窮困、飢寒感到憤恨，此處的記載可與簡文「飢(飢)滄(寒)而毋斂(愴)」對應，我們所釋的「愴」字也可對應上文中《論語·衛靈公》的子路之「慍」。「飢(飢)滄(寒)而毋斂(愴)」一句為陳蔡絕糧一事的總結，君子和常人一樣皆會有飢寒交迫的時候，但君子守窮，不會因為生活飢寒而心生憤恨。

其次討論「從事而不說(凶)」的「說」字，此字作「」，王輝處理後作「」，王文將此字的右旁改隸為「兒」，但筆者認為此字仍為「說」，我們認為王輝摹本中所指出的筆畫似乎應為竹簡本身的痕跡「」(原圖版作「」，即摹本箭頭處：)而非殘泐筆畫，從「」可見此字的「言」與「兒」兩個偏旁中間皆有竹簡痕跡，且此痕跡為一豎線連貫而下。

楚簡的「兒」字作「」(《郭店·語叢四》簡27)、「兒」旁作「」(《清華陸·鄭文公問太伯》甲簡9)，二形與王輝所摹字形皆不似，退一步說，即使筆者認為「」中間的痕跡為筆畫，此字亦與「兒」形不符。「」右上方偏旁仍似「X」形，只是筆畫較歪。王輝文中所舉的「兕」字是書寫較為規整的字例，其文所舉例證如「」(《上博七·武王踐阼》簡14)，但若將楚簡的「兕」旁所从的「X」形上方筆畫移除，改為類似所論字的殘泐狀態，則與所論字則相仿，例如《清華壹·程寤》簡2「」的「兕」旁改為「」，《上博六·用曰》簡4「」的「兕」旁改為「」，皆可見楚簡中殘缺的「兕」旁即與「」右旁相仿了。

再退一步說，王輝的「說」字右旁與「」仍有部份相似之處，但古文獻中的「說」字如何解釋，仍不明。王文所引例子：

²³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06-107。

²⁴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675。

²⁵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漢民整理，十三經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07。

《廣韻·佳韻》：「說，言不正也。」此字古籍用例甚少，《墨子·經上》「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孫詒讓曰：「服，謂言相從而不執；執，謂言相持而不服；說，則不服不執，而相伺。」

其文認為从「兒」之字有「邪曲」之意，故簡文意是「從政行事不要言語不正」。然而《墨子》中的「說」字，堂策檻本、四庫本作「說」，除文字可能有誤之外，「說」字是否有「不正」之義仍需再討論，《說文》：「說，言不正也」《集韻》引《埤蒼》曰：「詵說，言不正。」《墨子》中的「執（讒）說」猶「詵說」。²⁶ 因此「說」一字的字義是否可訓為「言不正」，不一定是定論。王輝的第二說是讀為「毀」，「說」為娘紐支部，「毀」為曉紐微部，韻部不近，王文是以字形之間互通為例，如「陞」或作「梘、倪」，並引《莊子·大宗師》「不知端倪」的「倪」字，陸德明《釋文》指出「倪，本作涅」為例，王輝所舉的字例為誤字而非二聲可以通假，王輝全文中將「說」讀為「毀」的例證皆如是，因此王輝最後的結論為「『說』可能就是『誼』」，也就是其文是以「誤字」解釋二字的關係，然而楚簡中罕見「兒」所从的人形部件與「土」形相訛的例證，因此這個訛字情況應不會出現在戰國楚簡的時代。

王凱博的隸定與王輝相同，但讀為「閱」，《說文·門部》「閱，恒訟也」。此說在通假上當然是比較合理的，於簡文中的釋讀為「不與人發生爭執」，但本簡內容為「𠂔（聞）之曰：『行險（險）至（致）命，飢（飢）滄（寒）而毋斂，從事而不𠂔，君子不𠂔（以）流言𠂔（傷）人。』」，本簡是「君子」之道，「閱」字一般不會用在「君子」行為中，文獻的「閱」字見於《新書·脩政語下》「民不私相鬥，閱不私相𠂔也」、《法言·重黎》「若秦、楚強閱震撲」、《國語·周語中》「兄弟讎閱」等，可以發現「閱」是較為負面的形容詞，不會出現在君子的行為準則中。

我們仍將「𠂔」隸為「說」。黃德寬將此字釋為「詢」的異體是可能的，但學者將之解釋為「訟」或是「驚擾」意的「兇」二說在文意上較不貼合。黃武智讀為「誼」，認為依簡文文字有「以語言攻擊他人的意思」，但傳世文獻中未見此字義。「說」可直接讀為「凶」，訓為「懼」，如《國語·晉語一》：「聲章過數則有𠂔，有𠂔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韋昭注：「凶，猶凶凶，恐懼也。」²⁷ 簡文「從事而不說（凶）」指做事不懼。

²⁶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525-526。

²⁷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63。

簡文「從事而不說（凶）」文意如同「臨事不懼」，文獻中相似文例甚多，例如《新序·節士》：「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²⁸《孔子家語·始誅》：「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²⁹皆如是。

《上博二·從政》甲 19：「𠂔（聞）之曰：『行險（險）至（致）命，飢（飢）滄（寒）而毋餒（憎），從事而不說（凶），君子不𠂔（以）流言𠂔（傷）人。』」其中「行險致命」一詞，陳美蘭與陳劍師皆解釋為「行危險之事要（準備）獻出生命」，³⁰可從。全句文意即指君子行危險之事隨時準備獻出生命，（若因此事）遇到飢寒也不會感到憤恨（或是不嫌惡飢寒），做事情也不會有所畏懼，君子亦不會以流言來傷害他人。

（二）季庚子問於孔子

《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21「毋信玄（眩）曾（憎），因邦𠂔=（之所）𠂔（賢）而𠂔（興）之」中的「玄曾」二字如何釋讀，一直是學界討論本篇文章的重點問題之一。整理者原將「玄」隸為「予」，讀「諛」或「舒」，「曾」讀為「憎」。³¹陳劍師改隸為「玄曾」，並改動本篇簡文的編聯為簡 21+22A+13。³²范常喜師贊成陳劍師的隸定，並通讀為「玄繒」，指祭品，簡文大意似為「不要相信玄繒這些祭品，要找到國家中的賢人而推舉之。」³³王化平將「玄」讀為「眩」，「曾」讀為「層」，

²⁸ 漢·劉向著，李華年譯，《新序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65。

²⁹ 王德明主編，《孔子家語譯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1。

³⁰ 陳美蘭，〈〈從政〉譯釋〉，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84-85。陳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從政》篇研究（三題）〉，《簡帛研究二〇〇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5。陳劍校點，〈上博博物館藏楚竹書《從政》〉，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儒藏（精華編二八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27，註1。

³¹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32。

³²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2006年2月19日。

³³ 范常喜，〈《弟子問》《季庚子問於孔子》劄記三則〉，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91，2006年8月2日。

可訓為「高」，「毋信玄曾」指不要相信天花亂墜的言語。³⁴許愨慧疑「玄曾」讀為「姦讒」，簡文「毋信姦讒」指不要相信讒言。³⁵高榮鴻讀為「姦雄」，認為可與《荀子》中的「姦人之雄」一詞對應。³⁶林清源師讀為「眩譖」，認為「眩」為迷惑、惑亂之義，「譖」指誣陷、讒毀。³⁷

謹按：簡文中的「玄」作「」，此字依陳劍師隸定，字形同「」（《安大一·詩經》簡6）、「」（《清華玖·禱辭》簡4）、「」（《璽壘》1969），陳劍師對簡文的重新編聯亦已為學界的共識：

則民之。毋信玄曾，因邦之所賢而興之。大罪殺【簡21】之，壅（中）罪刑之，小罪罰之，苟能固守【簡22A】而行之，民必服矣，古（故/夫）子以此言，為奚如？【簡13】

「毋信玄曾」後文為「因邦之所賢而興之」，如同林清源師所言「此句是在講任用人才之事」，因此范常喜師、高榮鴻等人的說法與簡文文意不合。王化平將「曾」讀為「層」，雖然在聲韻通假上沒問題，但王文將「眩層」解釋為「天花亂墜的言語」，則屬於過度引申。許愨慧將「曾」讀為「讒」與林清源師將「曾」讀為「譖」二說，與楚簡的用字習慣較為不合，楚簡用作{讒}者皆為「讒」字，例如《上博八·志書乃言》簡4「讒（讒）言」、《清華玖·治政之道》簡39「讒（讒）臣」等，而楚簡用作「晉」聲之字多从晉聲或琮字，前者如《清華拾壹·五紀》簡128「晉（僭）行」、《清華柒·越公其事》簡47「晉（譖）民則背」，後者如葛陵零189「琮（僭）瘳速瘡」。

筆者贊成王化平將「玄」讀為「眩」，指迷亂的言論，「眩」字原指因疾病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所看到的事物都在旋轉晃動，引申開來指被事物的表面現象所迷惑，

³⁴ 王化平，〈讀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劄記六則〉，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40)，2007年10月30日。

³⁵ 許愨慧，《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頁65。

³⁶ 高榮鴻，《上博楚簡論語類文獻疏證》（臺中：中興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頁237-238。

³⁷ 林清源，〈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通釋〉，《漢學研究》第34卷第1期，頁293-295。

看不清其真相、顛倒是非，³⁸因此「眩」同「妄言」、「流言」一類詞語，文義如同《大戴禮記·禮察》：「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妄言。』」³⁹

「曾」可讀為「憎」，訓為「惡」，指「惡言」，「眩憎」之言如同《荀子·大略》：「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⁴⁰此處是荀子說明如何辨別是非，指出要用公正的心去考量，如此則流言會止息，惡言也會消失。「眩言」與「惡言」的解釋置於簡文中可做為選才的標準，以公正的心選拔人才，不信刻意散播的流言、惡言（毀謗他人的言論、中傷之言），則可選出優秀人才。反之，若是上位者聽信流言、惡言，則會如同《左傳·文公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⁴¹一樣，《左傳》此處記載即指沒有識人之明的少皞氏之子，崇尚亂言惡語，任用姦邪，最後國家日漸衰敗，由此記載可知辨別「惡言」為明君的關鍵，需能不受流言、惡言的左右，國家（國君）才能任用真正的賢才。

匿名審稿人指出傳世文獻中未見「眩憎」這個詞例，然而不見於傳世文獻中的出土資料十分常見，例如陳劍師考釋《上博二·容成氏》簡 29 將「民乃△，驕態始作」的「民乃△」釋讀為「民乃儻」，「儻」可能是「薄」的意思。⁴²鄔可晶將《清華玖·攝命》簡 1 的「余亦△窮亡可事（使）」的△隸為「𡗗」，讀為「惇」，簡文「余亦惇窮亡可使」中的「惇窮亡」（筆者按：應可作「惇、窮、亡」斷句），⁴³皆如是，而筆者所釋讀的「眩憎」亦可斷句為「眩、憎」。

簡文「毋信玄（眩）曾（憎），因邦之所賢而興之」，指（上位者）不要相信流言、惡言，如此國家才能有更多的賢才使國家興盛。

³⁸ 王鳳陽，《古辭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812。

³⁹ 清·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4。

⁴⁰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092、1099。

⁴¹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81。

⁴² 陳劍，〈《容成氏》補釋三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6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377-378。

⁴³ 鄔可晶，〈試釋清華簡《攝命》的「𡗗」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324>)，2018 年 11 月 17 日。

三、結論

本文對〈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兩篇文獻各提出一則文字考釋：

第一則認為《上博二·從政》甲 19：「𪔐（聞）之曰：『行隴（險）至（致）命，飢（飢）滄（寒）而毋𪔐（憎），從事而不說（凶），君子不𪔐（以）流言𪔐（傷）人_。』」的「𪔐」應讀為「憎」、「說」讀為「凶」，全句文意為君子行危險之事隨時準備獻出生命，遇到飢寒也不會感到憤恨（或是不嫌惡飢寒），做事情也不會有所畏懼，君子亦不會以流言來傷害他人。

第二則考釋《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簡 21「毋信玄曾，因邦之所賢而興之」中的「玄曾」，「玄」讀為「眩」，簡文表示「眩言」，即是妄言、流言，「曾」讀為「憎」，訓為「惡」，簡文指惡言。簡文指國家的選才不以流言、惡言為據，如此國家賢才愈多而使國家興盛。本簡改釋之後，與第一則的《上博二·從政》甲 19「君子不𪔐（以）流言𪔐（傷）人_。」簡文似也可互相對應，國家選才不以流言為據，同時君子為人處事亦不可以相信無證據的言論而傷害他人。

參考文獻

（一）古籍資料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Zhou) Zuo, Qiu-Ming zhuan, (Jin) Du, Yu zhu [annotated], (Tang) Kong, Ying-Da zhengyi, Shisanjing zhengli weiyuanhui zhengli [organized], Li, Xue-Qin edited, *Chunqiu zuozhuan zhengyi · Shisanjing zhush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Zhanguo) Xun, Kuang, Wang, Tian-Hai jiaoshi [annotation explained]. *Xunzi jiaosh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5.

漢·劉向著，李華年譯，《新序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Han) Liu, Xiang, Li, Hua-Nian yi [translated]. *Xinxu quanyi*,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ress, 1994.

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Han) Jia, Yi, Yan, Zheng-Yi, Zhong, Xia jiaozhu [corrected and annotated]. *Xinshu jiaoz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漢民整理，十三經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Wei) He, Yan zhu [annotated], (Song), Xing, Bing shu [annotation explained], Zhu, Han-Min zhengli [organized], Shisanjing zhengli weiyuanhui zhengli [organized], Li, Xue-Qin edited. *Lunyu zhushu · Shisanjing zhush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Qing) Wang, Nian-Sun. *Guangya shuz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重印本。

- (Qing) Wang, Xian-Shen, Zhong, Zhe dianjiao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Hanfeizi jiji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 chongyinben [re-printed in 2003].
- 清·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Qing) Wang, Pin-Zhen. *Dadai liji jieg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王德明主編，《孔子家語譯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 Wang, De-Ming edited. *Kong Zi jiaju yizhu*,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He, Ning. *huainanzi jis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Wu, Yu-Jiang, Sun, Qi-Zhi dianjiao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Mozi jiaoz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Hu, Ji-Xuan. *Yupian jiaosh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張玉春等，《呂氏春秋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 Zhang, Yu-Chun et al. *Lüshi chunqiu yizhu*, Hae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Wang, Huai-Xin, Zhang, Mao-Rong, Tian, Xu-Dong. *Yi zhoushu huijiao jizh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5.

（二）近人著作

- 王化平，〈讀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筭記六則〉，武漢大學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40)，2007年10月30日。
- Wang, Hua-Ping. Du shangbo wu “Ji Kang Zi wen yu Kong Zi” zhaji liuze, Jianbo.com of Wuhan University,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40), October 30, 2007.
- 王凱博，〈出土文獻資料疑義探研〉，（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史博士論文，2018年）。
- Wang, Kai-Bo. *Chutu wenxian ziliao yiyi tanyan*, Changchun: doctoral thesis of History of China, Jilin University, 2018.
- 王鳳陽，〈古辭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Wang, Feng-Yang. *Gu ci b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 王輝，〈簡帛為臣居官類文獻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 Wang, Hui. *Jianbo wei chen ju guan lei wenxian kaolu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22.
-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儒藏（精華編二八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 Editorial and Research Center of Confucian Canon, PKU edited. *Rucang (jinghuabian er ba er)*,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 史傑鵬，〈上博竹簡（三）注釋補正〉，簡帛研究網（網站已關閉），2005年7月16日。
- Shi, Jie-Peng. “Shangbo zhujian (3) zhushi buzheng.” *Jianbo yanjiu wang* (The site is closed), July 16, 2005.
- 史傑鵬，〈上博竹簡（三）注釋補正〉，〈《畏此簡書：戰國楚簡與訓詁論集》〉，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8年，頁64-71。
- Shi, Jie-Peng. “Shangbo zhujian (3) zhushi buzheng.” *Weici Jianshu: Zhanguo Chujian yu Xungu Lunji*, Nanchang: Jiangxi Gaoxiao chubanshe. 2018. pp. 64-71.

安平秋、張傳璽分史主編，《漢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

An, Ping-Qiu, Zhang, Chuan-Xi fenshi edited. *Hanshu*, Shanghai: Hanyu da cidian chubanshe, 2004.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Chinese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center in Anhui University, Huang, De-Kuan, Xu, Zai-Guo edited. *Anhui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 1*, Shanghai: Zhongxi shuju, 2019.

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

Li, Song-Ru. *Zhanguo jianbo ziji yanjiu – yi shangbo jian wei zhongxin*, Changchun: doctoral thesis of Jilin University, 2012.

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Li, Song-Ru. *Zhanguo jianbo ziji yanjiu – yi shangbo jian wei zhongxi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5.

周鳳五，〈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笱記〉，簡帛研究網（網站已關閉），2003年1月10日。

Zhou, Feng-Wu. “Du shang bo chu zhushu ‘congzheng (jia pian)’ zhaji.” *Jianbo yanjiu wang* (The site is closed), January 10, 2003.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Ji, Xu-Sheng edited.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zhushu (2)*” *duben*, Taipei: Wan Juan Lou Books CO., Ltd., 2003.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Ji, Xu-Sheng edited.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zhushu (3) ”duben*, Taipei: Wan Juan Lou Books CO., Ltd., 2005.

林清源，〈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通釋〉，《漢學研究》第34卷第1期，頁277-307。

Lin, Qing-Yua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mboo-Slip Text “Ji Geng Zi Wen Yu Kong Zi” in the Shanghai Museum Corpus, Vol. 5, *Chinese Studies*, 34, (1), pp. 277-307.

侯乃峰，《上博楚簡儒學文獻校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Hou, Nai-Feng. *Shangbo chujian ruxue wenxian jiaol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8.

范常喜，〈《弟子問》《季庚子問於孔子》筭記三則〉，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91)，2006年8月2日。

Fan, Chang-Xi. “‘Di zi wen’ ‘Ji Geng Zi wen yu Kong Zi’ zhaji san ze.” *Jianbo.com of Wuhan University*,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91), August 2, 2006.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Xu, Yuan-Gao; Wang, Shu-Min, Shen, Chang-Yun dianjiao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Guoyu Jiji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Ma, Cheng-Yuan edited.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zhushu (2)*,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Ma, Cheng-Yuan edited.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zhushu (3)*,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3.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Ma, Cheng-Yuan edited.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zhushu (5)*,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5.

高明編，《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Gao, Ming edited. *Gu taowen huib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高榮鴻，《上博楚簡論語類文獻疏證》，（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年）。

Gao, Rong-Hong. *The Comment and Explanation on Relevant to Analects of Confucius of the Chu State on the Bamboo Slips Collected in Shanghai Museum*, Taichung: doctoral thesis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003.

尉侯凱，《上博簡《論語》類文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

Wei, Hou-Kai. *Shangbojian 'Lunyu' lei wenxian yanjiu*,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23.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Zhang, Ru, Liu, Yu-Qing. *Hanzi tongyong shengsu*, Taiyuan: Shanx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許愨慧，《《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Xu, Min-Hui.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zhushu (5) · Ji Geng Zi wen yu Kong Zi*” *yanjiu*, Taipei: master’s thesis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08.

連劭名，〈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叢釋〉，《簡帛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Lian, Shao-Min. *Shanghai bowuguan cang chujian congshi, Jianbo kaolu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7.

陳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從政》篇研究（三題）〉，《簡帛研究二〇〇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0-43。

Chen, Jian. *Shanghai boguguan cang zhanguo chuzhushu 'Congzheng' pian yanjiu (santi), Jianbo yanjiu 2005*, 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8, pp. 30-43.

-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2006年2月19日。
- Chen, Jian. Tantan shangbo(5) de zhujian fenpian, pinhe yu bianlian wenti, *Jianbo.com of Wuhan University*,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 February 19, 2006.
- 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Chen, Jian. *Zhanguo zhushu lunj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陳劍，〈《容成氏》補釋三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365-378。
- Chen, Jian. “Rongchengshi” bushi sanz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edited,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vol.6*,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5, pp. 365-378.
- 黃人二、林志鵬，〈上海博物館藏楚簡《仲弓》試探〉，《文物》2006年第1期。
- Huang, Ren-Er, Lin, Zhi-Peng. Shanghai bowuguan cang chujian “Zhonggong” shitan, *Cultural Relics*, 2006(1).
- 黃人二、林志鵬，〈上博藏簡第三冊仲弓試探〉，簡帛研究網（網站已關閉），2004年4月23日。
- Huang, Ren-Er, Lin, Zhi-Peng. Shangbo cang jian di san ce zhonggong shitan, *Jianbo yanjiu wang* (The site is closed), April 23, 2004.
- 黃武智，《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
- Huang, Wu-Zhi, *A Textual and Documentary Study on the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 of Chu Bamboo Slips Related to Liji*, Gaoxiong: doctoral thesis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09.
- 黃武智，《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

Huang, Wu-Zhi. *A Textual and Documentary Study on the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 of Chu Bamboo Slips Related to Liji*, Xinbei: HUAMULAN CULTURE PRESS CO., LTD., 2018.

黃德寬，〈《戰國楚竹書》（二）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網站已關閉），2003年2月21日。

Huang, De-Kuan. “Zhanguo chu zhushu” (2) shiwen buzheng, *Jianbo yanjiu wang* (The site is closed), February 21, 2003.

福田哲之，〈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的編聯與結構〉，丁四新主編：《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53-69。

Fukuda Tetuyuki. Shangbo wu “Ji Kang Zi wen yu Kong Zi” de bianlian yu jiegou. Ding, Si-Xin edited, *Chudi jianbo sixiang yanjiu* (3),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7, pp. 53-69.

鄔可晶，〈讀簡帛古書札記二則〉，《出土文獻研究》第十六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55-61。

Wu, Ke-Jing. Du jianbo gushu zhaji er ze, *Chutu wenxian yanjiu vol.16*, Shanghai: Zhongxi shuju, 2017, pp. 55-61.

鄔可晶，〈試釋清華簡《攝命》的「夔」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324>)，2018年11月17日。

Wu, Ke-Jing. Shi shi qinghuajian “Sheming” de ‘xiong’ zi, *website of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324>, November 17, 2018.

趙達夫，〈《禮記》成書考·序〉，《《禮記》成書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Zhao, Kui-Fu. “Liji” chengshu kao · xu, *“Liji” chengshu k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劉信芳，〈上博藏竹書《從政》補釋（六則）〉，《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新世紀的古文字學與經典詮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年10月15-17日）。

Liu, Xin-Fang. Shangbo cang zhushu “Congzheng” bushi (liu ze), *Di si jie guoji zhongguo gu wenzi xue yantaohui lunweiji: Xin shiji de gu wenzi xue yu jingdian quanshi*, Hongk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UHK, October 15-17, 2003.

蔡振華，《上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

Cai, Zhen-Hua. *Shangbo jian ‘Li ji’ lei wenxian yanjiu*, Changchun: master’s thesis of Jilin University, 2020.

賴怡璇，《戰國楚簡詞典（文書卷）》，（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Lai, Yi-Xuan. *Zhanguo chujian cidian (wen shu juan)*, Taipei: Wan Juan Lou Books CO., Ltd., 2022.

蘇建洲，《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Su, Jian-Zhou. *Chu wenzi lunji*, Taipei: Wan Juan Lou Books CO., Ltd., 2011.

顧史考，〈上博二〈從政〉篇拾遺〉，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字學會，《第二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5月12-13日，頁167-193。

Gu, Shi-Kao. Shangbo er ‘Congzheng’ pian shiyi, Taip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TU, The Chinese Etymology Association (Taiwan), *Di 28 jie zhongguo wenzixue guoji xueshu yantaohui*, May 12-13, 2017, pp. 167-193.

Resear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 Cong Zheng (從政) " and "Ji Kang Zi wen Kong Zi (季康子問孔子) " on Bamboo Slips in Shanghai Museum

Yi-Syuan, Lai*

Abstract

The "In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of Chu Bamboo Slips " currently publishes nine volumes. "Cong Zheng (從政) " and "Ji Kang Zi wen Kong Zi (季康子問孔子) " are included in the second and fifth volumes respectively. These two articles can also be classified a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論語) " in terms of content classification. "It can also be " Liji (禮記) ", the content is related to Confucius and the nature of the text is similar. The two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more than fifteen years ago, and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articles. However, from the publication of the materials to this year, many new materials have been published. These newly published materials have high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materials.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Based on the newly published Chu bamboo slip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extual analysis of two documents, "Cong Zheng (從政) " and "Ji Kang Zi wen Kong Zi (季康子問孔子) ", hoping to provid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mboo slips.

**Key words: Bamboo Slips Collected in Shanghai Museum, Cong Zheng(從政),
Ji Kang Zi wen Kong Zi (季康子問孔子) , textual research**

*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清華簡〈治政之道〉人才思想初探

金字祥^{*}

摘 要

本文將簡文的人才思想分為五個部分進行討論，依序是：人才概念、人才名稱、人才位次、人才管理、人才與社會。「人才概念」，簡文認為的人才，應是德行和能力兼具的人。「人才名稱」，簡文有三組：仁者、聖人；俊士、聖士；善人，「善人」亦屬才德兼備的人。「人才位次」，簡文認為不論出身貴賤高低，只要有才能的人就被任用。「人才管理」，還可再細分出：人才選拔、考核、任用、待遇。「人才與社會」，任用人才對於國家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反之，不任用人才，就像年歲不合時節。而從以上這五個部分，簡文反映出的人才思想與當時主要流行的思想相同，無法完全歸屬於某一家學說。

關鍵字：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人才思想

^{*}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中有一篇〈治邦之道〉，而後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有一篇〈治政之道〉，〈治政之道〉原考釋李守奎認為〈治政之道〉和〈治邦之道〉兩篇編痕一致，文意貫通，應是首尾完整的一篇。¹兩篇編聯後的簡數共有 70 支簡，本文採編聯後的簡號，是一篇少見的與政治有關的長文，而其中還有很大的一部分在討論人才，這在簡牘中更是罕見。

前輩學者對於先秦人才思想已有許多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²第一個階段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以古代人才思想的整理和翻譯為主，代表性著作有雷禎孝的《中國人才思想史》和常校珍的《中國古代人才論稿》。第二個階段是九十年代後系統性和專題性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程有為的《中國古代人才思想史》。有關人才思想的內容和方向，常校珍認為：「人才學所研究的另一核心問題即『人才問題』，包括人才的發現、培養、使用等等」，³程有為認為包括兩方面，一是對人才的認識，二是關於成才的途徑與人才的培養、鑒別、選拔、使用、管理、管理。⁴就清華簡〈治政之道〉的內容，本文分為人才概念、人才名稱、人才位次、人才管理、人才與社會這五個部分討論。

在討論簡文人才思想前，此處先概述先秦諸子的人才思想。儒、墨、法家的人才思想各有特色，也相互影響。儒家強調道德修養，墨家強調功利主義，法家強調法制化。這三種人才思想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為後世的政治、教育等領域提供了重要的借鑒。道家對於人才著墨不多，老子只注重人的德行，反對人有才能，如《老子》第十八章：「智慧出，有大偽。」並且反對尚賢，《老子》第三章：「不尚賢，使民不爭」。

儒家方面，以孔子為代表，孔子認為要舉用賢才，《論語·子路》：「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賢才的性質，包含了德行和才能，在德行上，《論語·陽貨》其中一章，子張問孔子什麼是仁，孔子回答：「恭、寬、

¹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 年），頁 125。

² 唐超：《先秦儒家人才思想研究》（鄭州：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2 年），頁 4。

³ 常校珍：《中國古代人才思想論稿》（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4。

⁴ 程有為：《中國古代人才思想史》，《問學集（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2。

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能在天下推行這五種品德就是仁。在才能上，《論語·子路》：「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謂士矣。』」子貢與孔子討論什麼是士，士在春秋時代是一種階層，但在孔子思想中是人才的一種，可知士要具備政治能力。

墨家方面，墨子提倡尚賢，《墨子·尚賢上》：「夫尚賢者，政之本也。」認為是為政之本，其尚賢思想十分豐富，有上、中、下三篇。何謂賢者，《墨子·尚賢上》：「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包含了德行、口才、學識。認為尚賢是天的意志，《墨子·尚賢中》：「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是古代聖王的政治之道，《墨子·尚賢中》：「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

法家方面，以韓非為代表，其思想反映在《韓非子》一書，書中反對儒墨兩家所稱頌的賢能，《韓非子·五蠹》：「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才要聽從國君，並為之所用，《韓非子·八姦》：「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心目中的人才智術能法之士，《韓非子·孤憤》：「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也就是說能洞察營私舞弊，糾正違法亂紀，其背後的目的在於這樣的人才，能夠忠於國君，維護國家利益。

二、人才概念

人才概念是指對人才的認識，亦即有什麼樣特質的人算是人才，程有為認為「中國古代的所謂人才主要是政治人才」。⁵早在商朝時期人才思想就已經萌芽，如《尚書·立政》：「克用三宅三俊」的「俊」，程有為認為是中國最早的人才概念，為有德者的代稱。⁶西周時期，對於人才有了比較系統的思想，其概念亦偏向於德行方面。春秋時期除了舉用有德者的思想外，還出現舉用有能力者的思想。戰國時

⁵ 程有為：《中國古代人才思想史》，《問學集（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4。

⁶ 程有為：《中國古代人才思想史》，《問學集（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7。

期百家思想爭鳴，德行和能力這兩種衡量標準仍然存在，只不過隨著各家思想核心的不同，對於兩者的偏重亦有所差異。

簡文與人才概念有關的地方有：

1. 故昔之明者早知此患而遠之，是以不殆，是以不辨貴賤，唯道之所在。（簡 46）
2. 雖貧以賤，而許（信）有道，可以馭眾、治政、臨事、長官（簡 46-47）
3. 其政使賢用能⁷，則民允（順）⁸。（簡 63）
4. 愛民則民孝，知賢則民勸（簡 64）

例 1 意即「不管貴賤，只問治理國家的方法在哪裡」，而從「不辨貴賤」可知，此「道」應與能力較有關，因為從春秋以來的尊賢使能思想，打破了原本以尊卑貴賤任用人才的方式。例 2，從此「道」可以「馭眾、治政、臨事、長官」來看，其內容皆與治理國事有關，而陳民鎮認為「信」當讀作「仁」，⁹但綜合這兩處的「道」來看，應與「仁」無關，「信」意為確實、的確、果真。《孟子·公孫丑上》：「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道」為治理的方法。

⁷ 「使賢用能」，《清華捌·治邦之道》釋文作「使賢、用能」，「使賢」後為頓號。《治政之道 治邦之道》全篇釋文作「使賢用能」。本文從後者。《清華捌·治邦之道》釋文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38。《治政之道 治邦之道》全篇釋文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 年），頁 151。

⁸ 「允」字，《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如字讀，引《爾雅·釋詁》：「信也。」邢疏：「謂誠實不欺也。」蕭旭：「允，讀作馴，字亦作順，又借訓字為之，服從也。馬服曰馴，人服曰順，其義一也。」《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劉國忠說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4，注 79。蕭旭說見《清華簡（八）〈治邦之道〉校補》，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340>），2018 年 11 月 26 日。

⁹ 陳民鎮：〈清華簡（捌）讀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8/20181117172306966584873/20181117172306966584873_.html），2018 年 11 月 17 日。

例 3，《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¹⁰：「使賢、用能，指任用賢者和有才幹的人。」¹¹簡文「使賢用能」與上文所提到的「尊賢使能」，兩者十分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尊賢使能」這一觀念，除了打破尊卑貴賤的思想外，就字面上還包含了尊崇賢能這一層意思，「使賢用能」雖沒有尊崇義，但就任用有德行能力之人的目標上，兩者是相同的。

例 4 意為上位者能夠知道誰是賢人，人民就會勸勉。例 3 和 4 都提到了「賢」這個概念，顧頡剛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賢』，都是有才能和有德行的意思，『賢人』是僅次於聖人的人。」¹²從例 1、2 的「道」，指人才的能力，再到例 3、4 的「賢」，可知簡文認為人才應是德行和能力兼具的人，又「尊賢使能」是當時的人才思想潮流，這也是根據政治社會的需求而產生，簡文的人才思想亦與當時的思潮相符。

三、人才名稱

人才名稱顧名思義是不同時期或各個思想對於人才的稱謂，如前文所述商代的「俊」，即是一種人才名稱。簡文中也出現了對於人才的稱謂。

（一）仁者、聖人

簡 48-49：

是以仁者不用，聖人以解，故宅寓不理，以待明王聖君之立。故興不可以幸，既其不良於圖，則又𠄎（？）於弗知，以免於眾，則何有益。

¹⁰ 《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者為劉國忠，後文以「《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稱之。

¹¹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4，注 78。劉國忠在另一篇文章云：「全句是說，如果在政治上能夠任用賢能之士的話，民眾就會誠實。」其意大體相同。見劉國忠：〈清華簡《治邦之道》初探〉，《文物》第 9 期（2018 年 9 月）。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8/20181117171308447785066/20181117171308447785066_.html），2018 年 11 月 17 日。

¹² 顧頡剛：〈「聖」、「賢」觀念和字義的演變〉，顧頡剛著：《顧頡剛全集 1·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642。

「是以仁者不用，聖人以解，故宅寓不理，以待明王聖君之立。」¹³「解」指離散其心，¹⁴「理」指治理，¹⁵意思是「仁者不被任用，聖人離心，因此宅寓無法治理，等待明王聖君的出現。」用宅寓來比喻政治，出土文獻和傳世古書中類似的例子如：「昔吾先君獻公是居，掌有二都之室」（《清華柒·趙簡子》簡 7）、「夫子治十室之邑亦樂，治萬室之邦亦樂」（《上博五·君子為禮》簡 11）、《管子·國蓄》：「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簡文「仁者」、「聖人」與國家的治理有密切關係，且需要明王聖君的舉用，人才與明君的關係，看似與墨家和法家有關，但從簡文其他面向的討論，就能知道應不屬於這兩家學說的其中一家。在其他戰國竹簡中「仁」字的意思有：1.仁愛，對人親善。《上博七·武王踐祚》簡 5：「不仁以得之，仁以守之，其運十世。」2.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規範，其核心是愛人，與人相親。《郭店·六德》簡 35：「聖生仁，智率信，義使忠。」¹⁵「聖」字有德行高尚的人的意思，《郭店·唐虞之道》簡 5-6：「先聖與後聖孝，後而饋先，教民大順之道也。」¹⁶可知以往戰國竹簡中「仁」、「聖」為德行方面的意思，在〈治邦之道〉則表現出治理國家的能力，但這並不表示簡文的「仁」、「聖」沒有德行的含義。

「仁」、「聖」在傳世古書中的意思並非不變的，「仁」字的歷史發展，屈萬里認為殷代及西周文獻中沒有「仁」字，在孔子之前，「仁」字涵義是狹窄的，還沒有成為人的最高準則，到了孔子的時候，涵義擴大了，包括了人全部的美德，成為人的最高準則。¹⁷「聖」字的演變，顧頡剛認為「聖」的意義，最初只是聰明人的意思，春秋以後「聖人」這個觀念變得非常崇高。孔子心目中聖人須俱備兩個條件：1.要修己，有崇高的德行。2.要能博施濟眾，安定百姓。崇高的德行和實現大一統的政治局

¹³ 《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解，指離散其心。《墨子·尚賢下》：『是以使百姓皆放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0。

¹⁴ 《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理，《呂氏春秋·勸學》『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高注：『理，治。』」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0。

¹⁵ 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頁 645。

¹⁶ 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頁 441。

¹⁷ 屈萬里：〈仁字涵義之史的觀察〉，《民主評論》1954 年第 5 卷 23 期，頁 700-704。

面，是孔孟共同具有的聖人觀念。其他各家與儒家的政治主張雖然不一樣，但是有一個聖人出來結束各方面的兼併戰爭，實現從古未有的大一統，則是一致的要求。¹⁸

同時將「仁者」、「聖人」視為人才名稱的古書有《論語》和《荀子》。《論語》的「仁者」，如〈雍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或「仁人」，〈衛靈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有關「仁」的內容可從〈陽貨〉略知一二：

見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也就是說具有「恭、寬、信、敏、惠」此「五行」者，就是「仁」。黃懷信認為「仁者」就應是具有關愛他人的品行或思想的人，或者能夠關愛他人、做過關愛他人之事的人。¹⁹總的來說，孔子思想中的「仁者」是指德行高尚的人才。

《荀子》一書中也有出現，〈非十二子〉：「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仁人」和「仁者」意思相同，提到「仁人」要致力於效法舜、禹的制度，效法孔子的道理。佐藤將之認為「仁人」是「理想的世界統治者」、「指代像堯、舜、禹一樣的聖王，可望成為世界統治者而不僅僅是普通的或地方性的統治者。」²⁰需要說明的是，佐藤將之主要探討的是「兼人」的思想，但可以從此瞭解他對仁人的看法，當中所提到的「理想」、「聖王」，皆是屬於德行方面的敘述。又〈富國〉：「仁人之用國，將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提到「仁人」治理國事，要修養意志，端正行為等等的要求，更明顯表現出這樣的特質。

¹⁸ 顧頡剛：〈「聖」、「賢」觀念和字義的演變〉，顧頡剛著：《顧頡剛全集 1·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626-639。

¹⁹ 黃懷信：〈《論語》中的「仁」與孔子仁學的內涵〉，《齊魯學刊》第1期（2007年1月），頁7。

²⁰ Masayuki Sato. (2009). "The Idea to Rule the World: The Mohist Impact of Jian on the Xunzi". *Oriens Extremus*, 48, p.48, p.50.

「聖人」，是具有最高道德標準的人，²¹是孔子的理想人才之一，²²《論語·述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聖人」和「善人」都是孔子不得而見之的人物，什麼樣的人可稱為「聖人」，邢昺《注疏》：「聖人，謂上聖之人，若堯、舜、禹、湯也。」所謂的「堯、舜、禹、湯」就是儒家思想中的「聖王」，夏長樸認為：「而聖人則是仁者同時具有地位事業的，說得更具體些，即是有天子之位的，如堯舜等人。」²³也可以說孔子的「聖人」是兼具了德行和地位。

在《荀子》一書中，「聖人」也是指最高道德的人才，〈正論〉：「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聖人」道德完備、十全十美，是衡量天下的標準。〈儒效〉：「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聖」就是精通倫理的人；「王」就是精通政治的人，能夠精通這兩方面，就可以成為天下人的標準，其內在要求與孔子的「聖人」相同，外在方面《荀子》較明確表示「聖人」建立功業。還有一處有所不同，在於如何成為「聖人」的方法，孔子其實並未明言，《荀子》則提出透過「積」可以達到，〈儒效〉：「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之所積也」，「積」楊倞注：「言其德行委積」，意思是說一般百姓經由積累德行到完美的境界，就能成為「善人」。

「仁者」和「聖人」並見的記載，出現在屬於儒家典籍的《論語》、《荀子》當中，但是簡文對於人才特質的論述並不完整，無法看出是否與儒家有關。李守奎認

²¹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91。

²² 「聖人」為孔子人才思想中的一類，王通訊：「孔子把人才分為兩個大類，一類是正面的，一類是負面的。正面的有聖人、善人、成人（完善無缺）、士、君子；負面的是愚人和小人。」氏著：〈孔子的人才思想〉，《中國人才》第5期（2019年5月），頁59。

²³ 夏長樸：〈堯舜其猶病諸—論孔孟的聖人論〉，《孔孟荀之比較—中日韓越學者論儒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頁77。

為簡文「聖人似乎是不分層級的聰明才幹之人的統稱」。²⁴古書中「仁者」、「聖人」有境界的不同，而簡文似乎是將兩者並列。在特質方面，簡文有提到不任用仁者，國家就會治理不好，從上文「人才概念」的討論，或許可以理解為在德行和才能上均有所要求。而簡文還有提到「以待明王聖君之立」，如此便與《論語》、《荀子》的「聖人」不同，因為這兩本典籍中的「聖王」就是「聖人」，而簡文中的「聖人」應是臣屬。

（二）俊士、聖士

簡 49-51：

彼天下之翦（俊）士之𡗗（遠）²⁵在下位而不由者，愈自固以悲（非）怨之。彼聖士之不由，譬之猶歲之不時，水旱、雨露之不度，則草木以及百穀慢生，以瘠不成。彼春夏秋冬之相受既順，水旱、雨露既度，則草木以及百穀茂長繁實，無𡗗以熟。故譬之人草木而正歲時。

²⁴ 李守奎：〈清華簡〈治政之道〉的治政理念與文本的幾個問題〉，《文物》第9期（2019年9月），頁47。

²⁵ 「𡗗」字，《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提出三種說法：「字從止從衣，為『遠』字早期甲骨文寫法在楚簡中的遺留。一說該字從止從又，衣聲，讀為音近之『隱』，謂隱處。或說該字當隸定為『𡗗』，從𠂇從止，及聲，讀為同音之『及』。」武漢網帳號「紫竹道人」釋為「奪」，「奪在下位」即遺漏在下位、失在下位。武漢網帳號「斯行之」讀為「牽」，「牽在下位而不由者」即在下位受牽制（或因被牽制而處在下位）而不得重用之義。《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說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40。紫竹道人說見〈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1&page=10>），2018年12月8日。斯行之說見〈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1&page=11>），2018年12月24日。案：「奪」字金文作（奪作父丁卣《集成》05331），下方是「又」形而非「及」，且「又」形也不在中間，與「𡗗」字似不近，文意上也不通順，故不從「紫竹道人」之說。

簡文此段也出現了一組人才名稱：「𦨇（俊）士」、「聖士」，「𦨇」字，《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讀為「銳」，²⁶武漢網帳號「心包」讀為「俊」。²⁷裘錫圭認為「銳士」應指才力過人之士，聖士應指智力過人之士。²⁸檢「銳士」在典籍中指精銳的兵士。《荀子·議兵》：「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與後面簡文提到的「聖士」，性質不同，故應從「心包」之說。「悲」字，《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如字讀，但簡文「愈自固」意為「更加堅守自己的理念」，既然已堅守信念，若解釋為「悲怨」，似乎有些矛盾，而且後文的「聖士」不受錄用，也沒提到「悲怨」一事，所以把「俊士」解釋為「悲怨」似與文意不合，「悲」應讀為「非」。「由」，《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解釋為「任用」。「以」，應是連詞，表轉折，相當於「卻」。此句意為「那些天下的俊士被疏遠在下位而沒有被錄用的，更加堅守自己的理念卻不怨恨當世。」

先秦典籍中沒有「俊士」、「聖士」同見的記載。「俊士」在辭典中的意思，如《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解釋為「才智出眾的人」。²⁹《漢語大詞典》解釋為「才智傑出的人」。³⁰兩部辭典皆以「才智」解釋「俊」，這樣的解釋應是從《說文》：「俊，材千人也。」而來的。「聖士」一詞僅見於《韓詩外傳·卷七》：

²⁶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40。

²⁷ 武漢網帳號「心包」：「讀為『俊』，清華簡《皇門》無不『𦨇達』之『𦨇』今本作『允』，『銳』與『允』本身也相通。」說見〈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1&page=7>），2018年11月20日。

²⁸ 裘錫圭：〈從古漢語中「善」的用法談到《老子》中的「善」（增補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019>），2023年4月25日，頁109。

²⁹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97947&word=%E4%BF%8A%E5%A3%AB>），上網時間2023年10月30日21點12分。

³⁰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漢語大詞典（第1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頁1434。

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

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³¹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這段記載是孔子和子路、子貢、顏淵到山上遊玩，孔子詢問三人的志願，顏淵回答希望到一個小國去當相，國君用正道治理人民，臣子用道德教化人民，孔子聽了顏淵的回答後，稱許他是「聖士」。由於「聖士」一詞未見於其他典籍，所以只能從此處去推敲。在孔子的回答中除了「聖士」，另外還有「大人」、「聖者」兩個詞，「聖者」見於同書〈卷九〉：「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頰，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問姑布子卿，孔子的相貌怎麼樣，姑布子卿回答孔子的額頭像堯，眼睛像舜，脖子像禹，嘴巴像皋陶，從前面看有君王的氣度，從後面看肩膀和背脊比不上四位聖者。姑布子卿話中提到堯、舜、禹、皋陶，可知「聖者」是「聖人」的意思。

「大人」於《韓詩外傳》中僅見此處，但在儒家典籍中，如《論語》、《孟子》有相關的記載，王鈞林、張亞寧〈孔孟「大人」觀之比較〉一文將孔子和孟子提及的「大人」分為三種類型：一、有權勢的統治者。二、德高望者。三、「德慧術智」不可企及的聖人。³²「大人」以《韓詩外傳·卷七》此段的語境來說，理解成聖人應較合適。但是若簡文的「聖士」義同於「聖人」，如此一來就與簡文上一組「仁者」、「聖人」的「聖人」意思重複了，此現象有兩種可能，一是簡文的思想體系還不完整，所以出現了意思重複的人才名稱；二是簡文的「聖士」與「聖人」兩者意思不同。古書中「聖人」本來指聰明的人，到了春秋時代演變為指才德最高的人，³³簡文「聖士」可能是指聰明的人，這樣就與「俊士」的性質接近，也可解決名稱重複的問題。

³¹ 鍾本、黃本、楊本、程本「小子」作「小人」。許維通：《韓詩外傳集釋》（中華書局，1980年），頁269。

³² 王鈞林、張亞寧：〈孔孟「大人」觀之比較〉，《東岳論叢》第11期（2016年11月），頁55-56。

³³ 顧頡剛：〈「聖」、「賢」觀念和字義的演變〉，顧頡剛著：《顧頡剛全集 1·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簡文「俊士」、「聖士」此段的意思是，人才不被任用，就像年歲不合時節，水旱災、雨水不適當，草木和百穀生長遲緩，導致貧瘠沒有收成。以草木來比喻人才任用，要符合年歲時節。表達了任用人才的原則和重要性。

(三) 善人

「善人」見於簡文兩處：

1. 彼善人之欲達，亦若上之欲善人，侯亂正（政）是（寔）御（禦）之。³⁴故求善人，必從身始，詰其行，变（變）其政，則民政。（簡 51）
2. 故興善人，必熟問其行，焉觀其貌，焉聽其辭。既聞其辭，焉小繫（穀）其事，以程其功。如可，以佐身相家。（簡 60）

例 1，《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善人，指品行高潔之士。」³⁵劉國忠另一篇文章認為「善人，指品行高潔者。」並進一步說明例 1 和 2：

簡文作者的這個意見，與《墨子》中的思想完全一致。《墨子·貴義》言「世之君子，使之為一處之宰，不能則辭之」，《墨子·尚賢中》亦謂「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又說「然後聖人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均強調在尚賢的同時注重對賢能之士的考核。³⁶

³⁴ 《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侯，疑為『医』字之訛，讀為『毆』。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武王有亂臣十人』，杜注：『治也。』御，《廣雅·釋詁》：『使也。』」裘錫圭：「句首語詞『侯』，古人多訓為『維』，如《詩·小雅·六月》『侯誰在矣』毛《傳》：『侯，維也。』『正』，整理者讀為『政』是正確的，但把『亂』字訓為『治』則不可信，『亂政』即昏亂之政。『是』應讀為『寔』，表強調。『御』應讀為『禦』，是抵禦、擋住的意思。」《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說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1。裘錫圭：〈從古漢語中「善」的用法談到《老子》中的「善」（增補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019>），2023 年 4 月 25 日，頁 108。

³⁵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1。

³⁶ 劉國忠：〈清華簡《治邦之道》初探〉，《文物》第 9 期（2018 年 9 月）。

在這篇文章中也說「善人」是指品行高潔，這和在《清華捌·治邦之道》的注釋基本相同，稍有不同之處在於此文還提到了「賢能之士」一詞，認為簡文思想與墨家相近。裘錫圭〈從古漢語中「善」的用法談到《老子》中的「善」(增補版)〉一文梳理了先秦漢語中「善」字的各種用法，其中有很大篇幅討論「善人」的含義，歸納出先秦主要有：「能幹的人」、「才能與品德兼備之人」、「爲人好的人」，這三種意思，認為簡文「善人」應指有能力治國理政、能把治國理政之事做好的人，對於例 1 的看法：「簡文此段是說『善人』想被擢用，爲上者想求得『善人』，他們本是相互需要的，但是不好的政治情況在中間把他們擋住了，所以爲上者如要求得『善人』，必須先從自己做起，把政治情況改善。」³⁷以上兩位先生對「善人」的看法不同，劉國忠文中提到了「品行高潔」、「賢能之士」，不確定是指何者，或兩者兼具。裘先生指出是「有能力治國理政之人」，其說很大程度來自對例 2 的解釋：

《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簡文「興善人」之「興」與《鄉大夫》「興賢者能者」之「興」同義，「興善人」當指從尚未從政的百姓中選拔有能力治國理政之人。簡文主張對被「興」的「善人」要嚴加考核，確實合乎條件，才能讓他們擔任重要的職務。³⁸

例 2 的問題後文再討論。關於簡文「善人」，筆者看法與裘先生稍有不同，裘先生之說偏向於才能，筆者認為應是才德兼備。首先看例 1「彼善人之欲達，亦若上之欲善人，侯亂政寔禦之。」先前學者對於此句都沒有很好的說法，經裘先生解釋後此句文意就很清楚了。接著，下一句「故求善人，必從身始，詰其行，變(變)其政，則民改。」「變」字，《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讀為「變」。³⁹武漢網帳號「海天遊蹤」認為讀為「變」不可從，用字習慣不合。「變」從來都用「𠂔/覓」表示。此處當讀

³⁷ 裘錫圭：〈從古漢語中「善」的用法談到《老子》中的「善」(增補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019>)，2023 年 4 月 25 日，頁 74-121。

³⁸ 裘錫圭：〈從古漢語中「善」的用法談到《老子》中的「善」(增補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019>)，2023 年 4 月 25 日，頁 110。

³⁹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1。

為「辨」。⁴⁰檢「變」和「辨」兩說，禰健聰曾就楚簡用字習慣，認為用「𠄎」表示{變}，用「𠄎」記{辨}。⁴¹不過禰說用「𠄎」記{辨}的說法有待商榷，像是《郭店·六德》簡5「君子不𠄎如道」（此例禰書未收），「𠄎」字讀「變」應較讀「辨」適合，所以表示「𠄎」字也有讀「變」的可能。「𠄎其政」前一句簡文為「詰其行」，後一句簡文為「則民改」，就「詰」和「改」這兩個字來看，「𠄎」讀為「變」應較合適，古書中「變」和「政」搭配的文例如《墨子·非命中》：「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詰其行，𠄎（變）其政」，疑「詰其行」的「行」為德行，「變其政」的「政」為施政，簡文「善人」應為才德兼備之人。不過，古書中的「善人」有指「才能」的人，也有指「才德兼具」的人，兩者本就有模糊的地方，而簡文記載有限，所以此處所論也並非絕對。另外，〈治政之道〉簡8「不敢妨善弼惡」一句，裘先生文中的注157云：「清華簡《治》篇中的『善人』是指有能力的人，但有一處『妨善』與『弼惡』對言，這個『善』有可能是指才德具備的『善人』。」⁴²簡8「妨善」的「善」，裘先生認為是指才德具備的人，若此，即與例1和2的「善人」相同，這或許可作為支持本文論點的另一個書證。

古書中幾乎各家思想都有提到「善人」，所以此處僅列出與簡文「善人」性質相近的記載。「善人」在《論語》出現了五次：

1. 《論語·述而》：「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2. 《論語·先進》：「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3. 《論語·子路》：「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4. 《論語·子路》：「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5. 《論語·堯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⁴⁰ 海天遊蹤：〈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1&page=7>），2018年11月20日。

⁴¹ 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47-48。

⁴² 裘錫圭：〈從古漢語中「善」的用法談到《老子》中的「善」（增補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019>），2023年4月25日，頁198。

例 5 為〈堯曰〉所引古語。例 3 和 4，李零認為：

《論語》講善人，只有五條，話不是很清楚，但我們從下面兩條看，他說的善人，也是屬於有權有位，可以施展政治才能的人：13.11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13.29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⁴³

李零從這兩例認為是「有權有位，可以施展政治才能的人」。裘先生認為是「為政者」。從「為邦百年」、「教民七年」來看，此兩例指才能、為政者應無問題。

例 1，劉寶楠《正義》：「『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室。』『入室』者，入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為聖人之次也。」裘先生認為此句意思是「能稱為『善人』的為政者，我是看不到了，能看到做事持之以恆的，就很可以了。」例 2，何晏《集解》：「孔曰：『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皇侃《義疏》：「言善人之道亦當別宜創建善事，不得唯依循前人舊迹而已。又唯有創立，而未必使能入聖人奧室也。」兩說基本相同，認為善人不要只依循前人的方法，但就算能做到這一步，也還沒有達到聖人的境界。結合例 1 和 2，可知在孔子思想中，「善人」是次於聖人的，又上文已論述「聖人」是才德兼備的聖王，所以「善人」應是兼具德行和才能的，裘先生認為《論語》的「善人」也應該是指才德具備的人，是很正確的。

《管子》一書中的「善人」見於《管子·君臣上》：「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奸偽誅，視聽者眾也。」和《管子·小稱》：「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君臣〉此處談到君王任用人才的重要性，其中以「善人」和「奸偽」相對，可判斷「善人」屬德行方面。〈小稱〉以「不善人」和「善人」相對，「不善人」當政國家就會亂，「善人」當政國家就會治，明顯看出「善人」是指才能方面，所以這兩處的「善人」是才德兼具之人。

⁴³ 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346-347。

四、人才位次

人才位次指的是人才的等級、地位，換句話說就是人才的出身貴賤。西周時期，因為受到宗法制度親親貴貴的影響，所以主要是從貴族階層挑選人才。有兩處簡文與此有關：

1. 「是以不辨貴賤，唯道之所在。」（簡 46）
2. 「貴賤之位，豈或在它？貴之則貴，賤之則賤，何寵於貴，何慝（羞）⁴⁴於賤？雖貧以賤，而信有道，可以馭眾、治政、臨事、長官」（簡 46-47）

例 1 和 2 中提到的「道」，上文「人才概念」已有談論，指「治理的方法」。例 1 明白指出不論人才出身貴賤高低，只要有才能就被任用。例 2「豈或」是反問的語氣。「它」，其它地方，指的是「身份」。意思是說貴賤的位子，怎麼會由身份來決定呢？雖然貧賤，而真的有治理方法，就可以治理國事，這也呼應了例 1 的內容。

簡文也反映了春秋戰國對於人才位次的思想，從原本西周時期的任人唯親，隨著社會文化背景的變動，也轉變為任賢使能的思想。這種思想也是當時各家所普遍認同的。以儒家來說，雖然《論語》沒有明言，但可從以下兩處側面了解，一是《論語·雍也》：「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二是《論語·雍也》：「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第一處孔子讚許仲弓可使南面，對於「南面」一詞歷來有不同理解，⁴⁵但總的來說即是治國的人才。第二處何晏《集解》：「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也。」仲弓的父親地位不高，卻不影響仲弓的賢能，可知孔子不會因為出身貧賤，而否定人才的任用。孟子的想法見於以下兩處：

1. 《孟子·梁惠王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2. 《孟子·告子下》：「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

⁴⁴ 《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慝，讀為『羞』，一說讀為『憂』。」說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39。

⁴⁵ 何晏《集解》：「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說苑·修文》：「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以上說法見黃懷信主撰：《論語彙校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464。

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例 1 是齊宣王和孟子的對話，宣王問要如何識別人才，從孟子的回答「卑踰尊，疏踰戚」，可知孟子認為任用人才是不看尊卑親疏，只要有能力就提拔，在孟子之前，世官制度是當時的人才來源，後來隨著制度的破壞，要得到人才，就要運用不同的思維。

例 2 是著名的一段話，其中孟子舉了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這幾個歷史上著名的人物，這些大人物的出身也並非尊貴，表示只要是賢能者，即便出身低微，也能成就大事業。

墨家學派提倡「尚賢」，例如《墨子·尚賢上》：「夫尚賢者，政之本也。」認為「尚賢」是為政的根本，相較其他思想，《墨子》一書中有更多篇幅論述「尚賢」，對於人才位次的看法：

1. 《墨子·尚賢中》：「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
2. 《墨子·尚賢中》：「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

例 1 提到古代的聖王很尊崇賢人而任用能人，不偏黨父兄，不偏護富貴，不愛寵美色，「父兄」可理解為親疏關係，「富貴」可理解為錢財地位，只要是賢人便提拔。例 2 認為只有天不分貧富貴賤、遠近親疏，是賢人就提拔而重用他。所要表達的意思也和例 1 相同，兩例皆表明了不論出身背景高低只要是賢能之人就舉用。

五、人才管理

（一）人才選拔培養

人才的選拔和培養，見於

1. 彼善人之欲達，亦若上之欲善人，侯亂政寔禦之。故求善人，必從身始，詰其行，變其政，則民政。（簡 51-52）
2. 彼善與不善，豈有恆種哉，唯上之流是從。（簡 52）

這兩例在簡文中原屬同一段，為方便討論，此處分為兩處。例 1 上文「善人」的部分已有討論，表示上位者選拔人才會受政治環境所影響，因此上位者要改變自身，也就可以改變政治而找到人才。例 2 劉國忠認為：

該句與後來秦末時陳涉所說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頗為呼應。作者在此處否定了人的身份、地位與人的能力有直接的對應關係，主張人才的選拔完全要以其能力來作為衡量的標準。⁴⁶

「否定了人的身份、地位與人的能力有直接的對應關係」，這句話用來說明全篇簡文的思想沒有問題，但在例 2 可能不恰當，此處「善」與「不善」指「賢能」與「不賢能」，而非身份地位，「唯上之流是從」意為會跟著上位者改變，似乎表示上位者有能力去改變賢能與否，而這種思想也與例 1 是可以相應的，所以此句是說「賢能和不賢能的人，哪裡有恆常的族類，只會跟著上位者改變」，另外上文認為簡文的「善人」是德才兼具之人，所以也不是「完全要以其能力來作為衡量的標準」，除了能力以外，仍需參酌人才的德行。在這兩例中還可看出上位者對於人才的影響，這是較為特別的。

（二）人才考核

「故興善人，必熟問其行，焉觀其貌，焉聽其辭。既聞其辭，焉小穀其事，以程其功。如可，以佐身相家。」（簡 60）此例亦見上文「善人」的討論，劉國忠認為簡文作者的意見與《墨子》思想一致。⁴⁷裘錫圭認為簡文主張對被「興」的「善人」要嚴加考核，確實合乎條件，才能讓他們擔任重要的職務。⁴⁸簡文「興善人」到「聽其辭」，意為「興舉賢能的人，一定要仔細地探問他的行事，接著觀察他的長相容貌，接著仔細地察聽他的言辭。」觀察善人的言行容貌，就和考察君子的標準一樣，言行舉止是由內而外所表現出來的，因此也可以視為德行的考核。「焉小穀其

⁴⁶ 劉國忠：〈清華簡《治邦之道》初探〉，《文物》第 9 期（2018 年 9 月），頁 43。

⁴⁷ 劉國忠：〈清華簡《治邦之道》初探〉，《文物》第 9 期（2018 年 9 月）。

⁴⁸ 裘錫圭：〈從古漢語中「善」的用法談到《老子》中的「善」（增補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019>），2023 年 4 月 25 日，頁 110。

事，以程其功」⁴⁹，意為「用比較小的官職讓他從事，來考核他的能力」則屬於能力的考核。

《墨子》思想在人才考核乃至於整個人才思想都十分豐富，畢竟「尚賢」是《墨子》思想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前文已有論述。其他思想對於人才考核亦有主張，以儒家來說，《論語·公冶長》：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為政》：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子從一個人的言行去考察，或是觀察其行動、瞭解其態度。《荀子·君道》：

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

從此段還可得知《荀子》選拔、任用人才的態度，選拔人才驗之以禮制，任用人才，限之以等次，而在人才考核上，主張「稽之以成」、「校之以功」即是以實際的成效、功勞來考察。韓非作為法家思想的代表之一，對於人才考核的看法見於《韓非子·顯學》：「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只看容貌服飾，只聽言辭談吐，是無法判斷人才；用職務來試驗，用功勞來考核，才能夠辨別人才好壞。以上幾家思想對於人才考核的主張，也和簡文所述頗為相近。

（三）人才任用

人才任用於簡文中有三處：

1. 毋咸（感）於寤（令）色以還（營）心，⁵⁰稱其行之厚薄以使之（簡 53）
2. 度其力以使之，飢渴、寒暑、勞逸，和於其身（簡 56）

⁴⁹ 「小穀其事，指試探性地給予一個官職，以考察其能力。」「以程其功，意即察其所能。」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1，注 66、67。

⁵⁰ 《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將「咸」讀為「感」，「寤」讀為「令」。石小力將「還」讀為「營」，心思迷惑。《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說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1。石小力：〈清華簡第八輯字詞補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8/20181117172522302458725/20181117172522302458725_.html），2018 年 11 月 17 日。

3. 今夫逾人於其勝，不可不慎，非一人是為，萬民是為。(簡 59)

例 1，「行」在古書中沒有「能力」、「才能」的意思，解釋為「品行」、「德行」應較恰當。「厚薄」，意為好壞，《荀子·成相》：「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簡文意為「衡量他德行的好壞來驅使他」。例 2，「力」應指「能力」，「考慮他的能力來驅使他」。例 3，劉國忠先生認為所謂「逾人於其勝」，即不顧對方的實際能力而過度提拔。⁵¹換言之，指上位者要下屬做超過能力所及的事。從以上三例可知，簡文對於人才的任用是，上位者要先了解下屬的德行和能力，然後再指派去進行工作任務。

(三) 人才待遇

人才待遇即是人才所得到的俸祿官職，見於：

1. 不及高位厚食，以居不懷（怨）⁵²（簡 48）
2. 貴賤之位諸同爵者，毋有疏數、遠邇、小大，一之則無二心，偽不作。（簡 56）
3. 隹陟（敕）⁵³位豐祿，吾豈愛詎。如無能於一官，則亦毋畀焉。（簡 62）

例 1 意為「（人才）沒有得到顯貴的職位、優厚的俸祿，還是安居不怨恨。」人才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心理狀態還是沒有變化。在儒家相關典籍中，可以發現類似簡文「不及高位厚食」的記載，《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中》：

⁵¹ 劉國忠：〈清華簡《治邦之道》初探〉，《文物》2018 年第 9 期。

⁵² 「懷」字，《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讀為「還」。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0。按：疑讀為「怨」，「懷」為影母元部；「怨」為群母耕部，兩字音理可通。

⁵³ 「陟」字，《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釋為「陟」，讀為「踐」。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4。程浩釋為「陟」，訓為「繼」。見〈清華簡第八輯整理報告拾遺〉，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8/20181117171808287933997/20181117171808287933997_.html），2018 年 11 月 17 日。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無自知也。

此為曾子談論君子「進」、「退」之間的事，其中提到「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意為不能實現志願，就不安居顯貴的職位，也不思慕豐厚的俸祿。除此之外，《孔子家語·儒行解》：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程功積事，不求厚祿。」在《禮記·儒行》作「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此句是說度量功勞、積累政績，不是要謀求豐厚的祿位。最主要還是儒者是為了讓國家有更好的發展。簡文「不及高位厚食」的前一句是「以甄上下政德之晦明」，從簡文這兩處可知，政治的好壞會影響人才的意向，這與前文《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中》所言是十分相近的。

例 2，出身高低不同而位於相同職位的人，不管關係的親疏、距離的遠近、年齡的小大，你都用同一個標準對待，他們就不會有二心，虛偽就不會興起。也就是說對待人才，不論其身份背景，都一視同仁，僅依是否有功績而給予爵祿。

例 3，「敕位豐祿，吾豈愛詔」，因為「愛」字後面的「詔」字殘缺，所以整句文意不確定，但從後一句「如無能於一官，則亦毋畀焉。」可略知其意。「如無能於一官，則亦毋畀焉。」「畀」即「給予」，⁵⁴此句意指在任何一個官位都沒有表現，就不會給予官位。由此推知前一句「敕位豐祿，吾豈愛詔」，可能是說有能力的人，即使繼承高位、豐厚的俸祿，不會捨不得給予。而例 1、3 乍看之下兩者有衝突，但其實不然，例 1 可以理解為在政治環境不好時，人才不會去追求「高位厚食」，頗類似於《論語·泰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表示政治環境對人才的影響，而在上文「善人」的討論中，看到簡文表達「上位者想求得善人，但因不好的政

⁵⁴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4，注 75。

治情況，把他們擋住了」，這也可與此處的思想聯結起來。況且儒家其實也沒有反對高位，如《孟子·離婁上》：「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表示仁者應該處於統治地位，讓不仁者在統治地位，會把他的罪惡擴散給群眾。

六、人才與社會

人才與社會指人才對社會的影響，簡文有三處：

1. 故資裕以易足，用是以有餘，是以敷均於百姓之兼利而愛者。故四封之中無堇（艱）⁵⁵勞殫病之人，萬民斯樂其道，以彰其德。（簡 57-58）
2. 故民宜地，舉貨實，政無穢，⁵⁶上不憂，邦家安，其政使賢用能，則民允。男女不失其時，則民眾。薄關市，則貨歸，民有用。（簡 63）
3. 彼聖士之不由，譬之猶歲之不時，水旱、雨露之不度，則草木以及百穀慢生，以瘠不成。彼春夏秋冬之相受既順，水旱、雨露既度，則草木以及百穀茂長繁實，無𦵏（𦵏／疾）⁵⁷以熟。故譬之人草木而正歲時。（簡 49-51）

例 1 是說能夠任用人才，國家因此資用充裕而容易滿足，用度因此有餘，因此施政平均於百姓，百姓都能一並受到利益而愛護。因此四域之中就沒有艱困、勞苦、飢餓、

⁵⁵ 「堇」字，《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讀為「勤」。程浩讀為「艱」。《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文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37。程浩說見〈清華簡第八輯整理報告拾遺〉，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8/20181117171808287933997_.html](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8/20181117171808287933997/20181117171808287933997_.html)），2018 年 11 月 17 日。

⁵⁶ 《清華捌·治邦之道》釋文斷句為「古（故）民宜陞（地）舉（舉）賄（貨），實正（征）亡（無）𦵏（穢）。」《治政之道 治邦之道》斷句改為「古（故）民宜陞（地），舉（舉）賄（貨）實，正（征）亡（無）𦵏（穢）」，《清華捌·治邦之道》釋文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37。《治政之道 治邦之道》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 年），頁 151。

⁵⁷ 「𦵏」字，《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即『𦵏』，《說文》：『傷痛也。』」石小力讀為「疾」，病也。《清華捌·治邦之道》原考釋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41。石小力說見〈清華簡第八輯字詞補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8/20181117172522302458725/20181117172522302458725_.html），2018 年 11 月 17 日。

疾病的人，萬民於是樂於接受他的善政，並且讚譽他的美德。由此可見人才對於社會的影響層面很廣，好的人才能使一整個國家的百姓都得到好的生活。

例 2 人民能適當地使用土地，商人能夠誠實地買賣貨物，政事沒有邪惡，在上位者不用擔憂，邦家安定，他的政治能夠任用賢能的人，那麼人民就會順服。男女在適婚年齡嫁娶，那麼人口就會眾多。降低關口市場的稅，那麼貨物就會聚集，人民就有足夠資源。與前例比較，此例較具體的提到人才所帶給社會的影響，如農民、商人、男女、市場等方面。

例 3 先從反面論說，那些聖士不被錄用（「聖士」為「人才名稱」之一，見上文），不錄用人才就像年歲不合時節，水災旱災、雨水露水不適當，則草木和百穀生長遲緩，導致貧瘠沒有收成。接著再從正面論說，如果錄用人才，那些春夏秋冬的時序和順，乾濕、雨露適度，則草木和百穀茂盛生長繁盛結實，沒有疾病而順利成熟。此例雖然不較例 2 具體，但也仍可看出人才對於社會影響之鉅。

七、結語

綜合全篇簡文的脈絡鋪陳及其內容與人才思想的分析，依序可以分為：一、「賢者避患」，從前的明智之人能夠早早認識到禍患，並且遠離它們，這樣才能避免毀敗。他們不論貴賤，只追求道的所在。此部分強調賢者對禍患的敏銳識別能力以及他們不受外在名位影響，只求內心道德的堅持。二、「貴賤的價值觀」，賢者認為貴賤的地位是主觀的，看待貴重它就是貴，看待卑賤它就是賤。真正有道之人即使貧賤，也能夠治理群眾和政事，不會追求高位厚祿。闡述了內在道德的重要性，強調內在修為遠比外在名位和財富更具價值。三、「賢者與愚者的對比」，賢者能夠堅持道義，而愚者卻做不到。當仁者不被任用，聖人會等待明君的出現，國家的興盛不能僥倖獲得。對比了賢者與愚者的行為，強調賢者的堅定與愚者的不足，並指出國家治理需要明智的策劃和賢能的支持。四、「天下俊士的遭遇」，賢士不被任用，會堅持理念而不怨；聖士不被錄用，國家就如同農作物在不適宜的季節生長，以致於貧瘠。強調賢能之人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若不被任用，國家就如同農作物在惡劣環境中生長，無法繁榮。五、「善用賢才的影響」，要得到好的人才，領導者需從自身做起，改變施政，人民自然會跟隨。人才的優劣取決於領導者的作

為。強調領導者的自身修為和行為對於人才選拔的重要性，領導者的行為直接影響到人才的表現。

以上將簡文分為：人才概念、人才名稱、人才位次、人才管理、人才與社會等五個部分來討論簡文的人才思想。「人才概念」方面，從「道」和「使賢用能」可知，簡文所認為的人才，應是德行和能力兼具的人。「人才名稱」方面，簡文出現了三組人才名稱：仁者、聖人；俊士、聖士；善人，前面兩組名稱，簡文內容不多，所以不清楚其詳細的性質，推測簡文對於人才名稱，可能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而簡文比較多著墨的地方是「善人」，從對上位者的要求和對「善人」的考核可知，「善人」亦是屬才德兼備的人。「人才位次」方面，簡文提到不論人才出身貴賤高低，只要有才能就被任用，這種「尊賢用能」的思想也是當時各家所普遍認同的。「人才管理」是簡文中相對完整的思想，其中細分出：人才的選拔、考核、任用、待遇。人才選拔，上位者選拔人才會受政治環境所影響，似乎還有上位者對於人才的影響。人才考核，觀察人才的言行容貌，並用較小的官職來考核他的能力。人才任用，上位者評估下屬的德行能力，然後再指派去進行工作任務。人才待遇，政治好壞會影響人才仕祿的意向，不論身份背景，依照功績給予爵祿。「人才與社會」方面，人才對於國家社會的影響很大，任用人才可使百姓安居樂業，反之就像年歲不合時節。從這五個部分，簡文的人才思想與當時的主要思潮相同，似乎綜合了各家學說，不屬於特定某一家之說。

八、徵引文獻

傳統文獻

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中華書局，1980年)。

Xu, Wei-Yu, *Han Shi Waizhuan Ji Sh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黃懷信主撰，《論語彙校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Huang, Huai-Xin, *Lunyu [The Analects] Hui Jiao Ji Sh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8).

近人論著

Masayuki Sato, *The Idea to Rule the World : The Mohist Impact of Jian on the Xunzi, Oriens Extremus*, Vol. 48, 2009

心包，〈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2018年11月20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1&page=7>)。

Xin, Bao, “Qinghua Ba Zhi Bang zhi Dao Chu Du”, November 20, 2018, Forum, Center of bamboo slik manuscripts of Wuhan University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1&page=7>).

王鈞林、張亞寧，〈孔孟「大人」觀之比較〉，《東岳論叢》第37卷第11期(2016年11月)。

Wang, Jun-Lin & Zhang, “Ya-Ning, Kong Meng ‘Daren’ Guan zhi Bijiao”, *Dongyue Tribute*, 37, (11), (November, 2016).

石小力，〈清華簡第八輯字詞補釋〉，2018年11月17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 (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8/20181117172522302458725/20181117172522302458725_.html)。

Shi, Xiao-Li, “Qinghuajian Di Ba Ji Zi Ci Bu Shi”, November 17, 2018,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Tsinghua University* (<http://www.ctwx>).

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8/20181117172522302458725/20181117172522302458725_.html).

李守奎，〈清華簡〈治政之道〉的治政理念與文本的幾個問題〉，《文物》2019年第9期。

Li, Shou-Qui, “Qinghuajian ‘Zhi Zheng zhi Dao’ de Zhi Zheng Linian yu Wenben de Jige Wenti”, *Cultural Relics*, (9th in 2019).

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Li, Ling, *Sangjiagou: Wo Du Lunyu* (Taiyu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Li, Xue-Qin (Eds.), *Qinghua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9) [Tsinghua Bamboo Strips (9th)]*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9).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Li, Xue-Qin (Eds.), *Qinghua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8) [Tsinghua Bamboo Strips (8th)]*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8).

唐超，《先秦儒家人才思想研究》（鄭州：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

Tang, Chao, *Xian Qin Rujia Rencai Sixiang Yanjiu* (Zhengzhou: Master Thesis, Henan University, 2002).

夏長樸，〈堯舜其猶病諸——論孔孟的聖人論〉，《孔孟荀之比較——中日韓越學者論儒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

Xia, Chang-Pu, “Yao Shun Qi You Bing Zhu: Lun Kong Meng de Shengrenlun”, in *Kong Meng Xun zhi Bijiao: Zhong Ri Han Yue Xuezhe Lun Ruxue*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 Press, 1994).

海天遊蹤，〈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2018年11月20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1&page=7>)。

Hai Tian You Zong, “Qinghua Ba Zhi Bang zhi Dao Chu Du”, November 20, 2018, Forum, Center of bamboo slik manuscripts of Wuhan University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1&page=7>).

常校珍，〈《中國古代人才思想論稿》〉（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

Chang, Xiao-Zhen, *Zhongguo Gudai Rencai Sixiang Lun Gao* (Lanzhou: Gansu Renmin Chubanshe, 1985).

陳民鎮，〈清華簡（捌）讀札〉，2018年11月17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 (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8/20181117172306966584873/20181117172306966584873_.html)。

Chen, Min-Zhen, “Qinghuajian (8) Du Zha”, November 17, 2018,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Tsinghua University (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8/20181117172306966584873/20181117172306966584873_.html).

斯行之，〈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2018年12月24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1&page=11>)。

Si, Xing-Zhi, “Qinghua Ba Zhi Bang zhi Dao Chu Du”, December 24, 2018, Forum, Center of bamboo slik manuscripts of Wuhan University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1&page=11>).

程有為，〈《中國古代人才思想史》〉，《問學集（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Cheng, You-Wei, *Zhongguo Gudai Rencai Sixiangshi, Wen Xue Ji (Vols. 1)* (Zhengzhou: Zhongzhou Guji Chubanshe, 1996).

程浩，〈清華簡第八輯整理報告拾遺〉，2018年11月17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 (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8/20181117171808287933997/20181117171808287933997_.html)。

- Cheng, Hao, “Qinghuajian Di Ba Ji Zhengli Baogao Shiyi”, November 17, 2018,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Tsinghua University (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8/20181117171808287933997/20181117171808287933997_.html).
- 紫竹道人，〈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2018年12月8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1&page=10>)。
- Zi Zhu Dao Ren, “Qinghua Ba Zhi Bang zhi Dao Chu Du”, December 8, 2018, Forum, Center of bamboo slik manuscripts of Wuhan University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3D1&page=10>).
- 黃懷信，〈《論語》中的「仁」與孔子仁學的內涵〉，《齊魯學刊》2007年第1期(總196期)。
- Huang, Huai-Xin, “Lunyu zhong de ‘Ren’ yu Kongzi Renxue de Neihan”, *Qilu Journal*, 196 (1st in 2007).
- 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
- Yang, Bo-Jun, *Lunyu Yi Zhu*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裘錫圭，〈從古漢語中「善」的用法談到《老子》中的「善」(增補版)〉，2023年4月25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019>)，頁109。
- Qiu, Xi-Gui, “Cong Gu Hanyu zhong ‘Shan’ de Yongfa Tandao Laozi zhong de ‘Shan’ (Zengbu Ban)”, April 25, 2023,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aeography, pp. 109.
-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漢語大詞典(第1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
- Hanyu Da Cidian Bianji Weiyuan Hui & Hanyu Da Cidian Bianzuan Chu, *Hanyu Da Cidian (Vols. 1)*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劉國忠，〈清華簡《治邦之道》初探〉，《文物》2018年第9期。

- Liu, Guo-Zhong, “Qinghuajian Zhi Bang zhi Dao Chu Tan”, *Cultural Relics*, (9th in 2018).
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 Xuan, Jian-Cong, *Zhanguo Chu Xi Jian Bo Yongzi Xiguan Yanjiu*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7).
- 蕭旭，〈清華簡（八）《治邦之道》校補〉，2018年11月26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340>)。
- Xiao, Xu, “Qinghuajian (Ba) Zhi Bang zhi Dao Jiao Bu”, November 26, 2018,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aeography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340>).
- 顧頡剛，〈「聖」、「賢」觀念和字義的演變〉，顧頡剛著，《顧頡剛全集1·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Gu, Xie-Gang, “‘Sheng’, ‘Xian’ Guannian he Ziyi de Yanbian”, in Gu, Xie-Gang, *Gu, Xie-Gang Quan Ji Vols. 1: Gu, Xie-Gang Gu Shi Lunwen 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Zhìzhèng zhī dào"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oncepts related to talents

Yu-Hsiang,Ch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vides Contents of Bamboo Slips talent ideas into five parts for discussion, in order: talent concept, talent name, talent ranking, talent management, talent and society. "Talent concept", Contents of Bamboo Slips believes that talents should be people with both virtue and ability. "Names of talents", there are three groups in the text: benevolent people, saints; outstanding person, wise person; good people, "good people" are also people with both talents and virtues. "Talent ranking", Contents of Bamboo Slips believes that regardless of high or low birth status, as long as he is talented, he will be appointed. "Talent management" can be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talent selection, assessment, appointment, and treatment. "Talent and society", the appointment of talents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not appointing talents is like age out of season. From the above five parts, the thought of talents reflected in the brief text is the same as the main popular thought at that time, but it is not clear which theory is preferred. It seems to be a fusion of the thoughts of various schools.

**Keywords: Zhìzhèng zhī dào, zhìbāngzhīdào, Talent Thought, Bamboo Slips
from Chu State**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清末民初鄭觀應與陳撓寧的修道觀點及歷程^{*}

梁淑芳^{**}

摘要

清末民初的歷史變局對道教的影響似乎遞延發生。主要活動於清末的鄭觀應終身服膺道教，積極尋訪道教祕法，刊印典籍，遍尋名師，其修道觀點與歷程極為傳統，這與他《盛世危言》提倡變革圖新，實業救國的維新態度迥異。民初新文化運動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潮興起，於上海行醫的修道者陳撓寧則積極面對時代呼應，在重視女權的時代氛圍下，陳撓寧重視女丹修行。他成立道院授課，發行道教刊物，嘗試進行科學實驗檢視道教煉丹術。對道教現代化最有貢獻的是陳撓寧提倡「仙學」進行轉換，試圖以「宗教」層次重新建立「道教」定位，以擺脫道教與民間信仰、迷信的糾葛。

宗教必須呼應時代變局，如果修道者未能積極面對變革，提出理論與實踐進行因應，則宗教前景將陷入困局。鄭觀應與陳撓寧的修道歷程與觀點，啟示宗教信仰理論與實踐的轉化，往往就在歷史思潮興替之時。

【關鍵字】：道教、鄭觀應、陳撓寧、仙學、新文化運動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鄭觀應道教信仰歷程演變研究」(NSTC 111-2410-H-179-009)之部分成果，承蒙匿名審查委員們惠賜寶貴修正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備，特此致謝。

^{**} 國立體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一、前言

清末民初人們逐漸對西方國勢強盛有清楚的認知，積極尋找背後成因，「民主」與「科學」是當時最為人們接受的解答，這也是新文化運動思潮的主軸。影響西方二千年的宗教必然在西方崛起的過程中做出貢獻，於是有人思考中國應該仿效西方，強化宗教影響，以振興國運。¹

但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是：中國主流宗教是什麼？令人訝異的是民初知識份子多認為中國並非宗教化國家，沒有所謂的主流宗教。如周太玄稱中國人格特質是重視文學美學，不需要宗教「慰情」。²又如蔡元培稱中國無類似西方之宗教，不須強立宗教，可用「美育」代替宗教。³胡適認為「中國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中國人是個不迷信宗教的民族。」⁴他以為道德就是最好的宗教。⁵梁漱溟認為：「中國獨缺乏

¹ 在原教旨主義的角度下，民初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孔教」運動可視為宗教救國的實踐，但是該運動的資源主要出於軍閥支持，其主事者與運動內容被知識分子鄙棄，引發強烈抨擊。另一方面，將不具備宗教全部核心要素的儒家推闡為宗教，不僅與學理不合，罔顧歷史發展，更難與現代化進程相契，故以失敗告終。說詳陸寶千，〈民國初年康有為之孔教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6月），頁81-94；干春松，〈清末民初孔教會實踐與儒家現代轉化困境〉，《齊魯學刊》總186期（2005年），頁20-26。

² 周太玄（1895-1968）：「宗教上的慰情作用中國人需要不多。……無論何種宗教在中國不能充分發展」、「中國將來是沒有宗教。」〈宗教與中國之將來〉，收入張欽士輯，《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潮》（北平：燕京華文學校，1927年），頁172、183。案：原文刊於《少年中國》3卷1號（1921年8月）。

³ 蔡元培（1868-1940）：「我中國既無歐人此種特別之習慣（宗教儀式），乃以彼邦過去之事實作為新知，竟有多人提出討論。此則由於留學外國之學生，見彼國社會之進化，而誤聽教士之言，一切歸功於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勸導國人。而一部分之沿習舊思想者，則承前說而稍變之，以孔子為我國之基督，遂欲組織孔教，奔走呼號，視為今日重要問題。」〈以美育代宗教說〉，高叔平編，《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3，頁30。案：該文為1917年8月11日蔡元培於北京「神州學會」演講稿，載於《新青年》3卷。

⁴ 胡適（1891-1962），〈名教〉，《胡適文存三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頁46。

⁵ 胡適：「對於大我負責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選》（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頁12。

宗教這樣東西」，更稱中國「民間信仰」源於生死禍福的低等動機。⁶宣稱中國無宗教的知識菁英，其理據主要是對照西方宗教歷史，中國佛、道教與民間信仰從未在歷史上發生普遍而重大的影響。牟宗三以為民初「全盤西化」觀點影響下，中國傳統哲學、宗教被以西方標準檢視，「沒有地位」，⁷其言頗能概述當時的氛圍。然而，中國確存在具備二千年發展歷史的宗教，如佛、道、民間信仰，但是在民初反傳統迷信的思潮中，它們成為攻擊的標靶。尤其道教，派別眾多，方術多歧無驗，久與民間信仰混淆，在民初幾無高道敢挺身宣教。此外，「科學」主義成為社會主流觀點，使國家政策或地方行政對傳統宗教、民間信仰進行嚴格的審查與查禁。⁸如 1928 年至 1929 年國民政府陸續頒佈《神祠存廢標準》、《寺廟管理條例》、《監督寺廟條例》顯現官方對傳統宗教（尤其是道教）的壓制，視其為迷信詐騙，欲藉此移風易俗。

實際上學者的俯視與官方的壓制不能抹殺民間宗教活動持續運作、傳播的現實。⁹本文以主要活動於清末的鄭觀應（1842-1922）與民國初年陳撓寧（1880-1969）二位具備範式意義的道教信仰者為研究對象，探究、比對其修道觀點與作為之異同。鄭觀應活躍於清末，以《盛世危言》成為革新派的重要人物，影響深遠。但是

⁶ 梁漱溟（1893-1988）：「雖然好多宗教都是為生存問題、禍福問題才有的，但這只是低等的動機，還有出於高等動機的。這高等動機的宗教，經過初期文化的印度、西洋都有之。唯中國無之，中國文化雖進，而其宗教仍是出於低等動機——如禍福之念，長生求生之念——如文昌、呂祖之類，其較高之問題皆另走他途。」陳政、羅常培編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 年），頁 90、96。

⁷ 牟宗三（1909-1995），《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5 年），頁 1。

⁸ 參見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現代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宗教政策與學術典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4 期（2006 年 12 月），頁 169-209。

⁹ 從明中葉到清代，道教教義、經卷、科儀等基本沿襲傳統，較少有創新；但這並不意味著道教思想的徹底沉寂。其實，倘若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問題，那就會發現，在上層社會相對冷落道教的時候，下層的民間社會卻給道教的傳播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於是道教在下層民眾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發展。……明清兩代共出現過近二百種民間教派或結社組織，幾乎遍布全國絕大部分區域。這些民間結社宗教組織以傳教的形式在下層民眾中秘密傳播革命思想，為組織和發動農民起義積聚力量，成為反抗封建專制統治的有效思想武器，正如湯一介先生所說：『綜觀中國歷史，從信仰宗教人數的多寡和對社會生活影響的深度、廣度而言，民間宗教往往比那幾個正統宗教居於領先的地位，特別是明、清和近代，更是如此。』湯一介先生所謂『民間宗教』，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謂的『民間結社宗教』。」引自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思想史》卷 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265、267。

其貫徹終身的道教修煉與追索，亦是很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另一位在民初道教界享有盛名的是陳撝寧，他創辦道教刊物，掃除迷信，提出「仙學」思想，是民國道教史的重要人物。二人生存活躍年代面臨近世變局，但對道教有不同的認知與實踐，對其進行比對研究，或可廓清清末民初時代巨變的歷史條件下，傳統道教發展與變化之樣態。

學界對鄭觀應道教思想研究較多，較為主流的觀點是結合清末國勢墮頹的時代背景，以為其道教主張「濟世」，乃是回應近代變局之救世理想。¹⁰對鄭觀應與陳撝寧道教進行比較研究者有香港中文大學黎志添〈鄭觀應與陳撝寧仙道追求的現代意義：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為考察脈絡〉，¹¹該文論證周密，以為鄭觀應秉持道教「醫世」觀點，重視修煉與濟世二者結合。另解釋陳撝寧引入「科學」為道教尋找現代化「驗證」之作為，乃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¹²

鄭觀應與陳撝寧處於清末民初政治社會、思想文化急遽變動的時代，當然會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從而影響自身的世界觀、宗教觀。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正因為時代變動過於劇烈，所以某些觀點的影響僅於某個時期，個體自身面對生命、與生存經驗會不斷對認知進行修正。此外，對宗教的追尋與投入，最主要的動力在於個體之感受與信念，外部社會條件、形式具備一定影響，但不會是全面的干涉。是以本文擬較為全面地、綜合地分析鄭觀應與陳撝寧道教思想與實踐的特點及其緣由。

¹⁰ 楊俊峰：「鄭觀應晚年的內心世界，揭示其信仰與思想回應近代變局的軌跡。當外在世界不如預期般改變，鄭氏竟將希望繫於己身成道濟世之願的實現。這種轉變不是改革受挫後的全面撤退，而是思想家欲以一己力量逕自救世。」〈改革者的內心世界：鄭觀應的道教信仰與濟世志業〉，《臺大歷史學報》第35期（2005年6月），頁121。

¹¹ 黎志添，〈鄭觀應與陳撝寧仙道追求的現代意義：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為考察脈絡〉，收入呂妙芬、康豹編：《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年），頁229-277。

¹² 黎志添：「鄭觀應一生信奉道教『醫世』的信仰思想—『治心』與『治世』並重。治心是以個人心性修煉為本，治世則指在世累行積功、外植仁義。其次，陳撝寧則明顯受到五四時期科學主義『話語權勢』的影響，他的仙學反映其急進的態度，欲為修丹成仙的傳統文化找到合乎科學語言和論證的理論。」〈鄭觀應與陳撝寧仙道追求的現代意義：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為考察脈絡〉，《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頁237。黎志添，〈鄭觀應「仙道」與「救世」的思想和實踐：兼評其對清末民初道教發展的影響及意義〉，《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7期（2018年7月），對鄭觀應道教的修煉與濟世救世思想之觀點有詳密的論述。

二、鄭觀應與陳撷寧之修道觀點與歷程

鄭觀應在近代史的定位是傑出的思想家、實業家與教育家。他生於道光 22 年（1842），家族世居澳門，以經商治生。鄭觀應初試科舉不中，即進入新德洋行由雜務工人做起。後進入上海寶順洋行工作（咸豐 9 年，1859），期間努力修讀英文，博覽外文書籍。因其自學有成，後屢獲拔擢。同治 7 年（1868），與人合夥開辦輪船公司。同治 11 年（1872）英商太古輪船公司成立，稍後鄭觀應獲聘公司總理，可見其能力卓越。自強運動（洋務運動）時期（咸豐 11 年-光緒 21 年，1861-1895），鄭觀應正屬青壯年，其於航運貿易事業的優異表現，獲得直隸總督李鴻章的賞識。光緒 6 年（1880）李鴻章邀請鄭觀應擔任上海機器織布局與上海電報局總辦。光緒 9 年（1883）鄭觀應正式升任輪船招商局總辦，這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船運公司。後因輪船招商局種種弊端與經營困境，鄭觀應辭職回澳門故居，修訂之前撰寫關於實務、時勢問題的多篇文稿，後於光緒 20 年（1894）完成《盛世危言》。該書闡述的革新觀念和「商戰」理論，對中國近代思想、政治、經濟、社會甚至國防發展有重大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引領未來中國政策發展。¹³《盛世危言》奠定鄭觀應的歷史地位，加上他辦理實業的傑出經歷，讓他成為當時中國改良主義、革新主義的代表人物。

¹³ 《盛世危言》這部巨著於 1894 年出版，前後約有二十個版本，內容涉及商戰、經濟、哲學、政治、文化、教育、軍事外交、社會管理……等，總共有 111 篇，這部著作奠定了鄭觀應維新思想之地位。「受《盛世危言》影響的不僅有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還有革命者孫中山、毛澤東等。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突破『重農抑商』的傳統，以農為經，以商為緯，率先接受西方經濟學的思想，與鄭觀應的思想也有一脈相承的關係。毛澤東在 1936 年回憶自己青年時閱讀該書的感想說：『這本書我非常喜歡。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義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引自張曉輝，〈鄭觀應曾向國人提出經濟思想的新武器〉，收於中山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鄭觀應研究的當代價值——紀念鄭觀應誕辰 175 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 年），頁 31。

一個鮮明反差是熟悉西方文化，投身工商實業，力主革新救國的鄭觀應，終身服膺道教，熱衷追求仙道，長期投入實修，整理道教典籍，籌辦教團組織，¹⁴堪稱信仰堅定，切實篤行的信徒。虔修丹道，慕懷成仙的鄭觀應，與清末改良派領袖、提倡商戰，於實業建樹有成的鄭觀應有了二種不同的面相。

鄭觀應稱自己接觸丹道的起因是「少年多病」，因此「愛讀仙經、養生之書」。¹⁵此後學道不輟，至各地尋覓真師、真經，修纂刊印大量道教典籍，這些學道、求道經歷耗費大量的時間、金錢。鄭觀應一生尋訪多位道師，¹⁶同治九年（1870）至光緒六年（1880），跟隨徐棟（甚陽子）修習道教南宗，¹⁷重視「先命後性」的修煉理路，卻不能如金丹真傳所論立竿見影。光緒八年（1882），鄭觀應於上海結識楊了塵道人，獲授《金笥寶籙》，¹⁸此功法關鍵就是「煉心」，頗染北派意味。光緒十二年（1886）春天，鄭觀應遊羅浮山，遇彭凌虛（天外散人），¹⁹教授給他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傳授的是北派伍冲虛、柳華陽兩位真人的口訣。清光緒二十年（1894）至清宣統三年（1911），師承著名的道醫方內散人（本名萬立唐，號潛齋，1848-1915）兼習南北宗。²⁰鄭觀應稱譽「方內散人，南宗九律。金丹真傳，若合符

¹⁴ 「鄭觀應受萬啟型引領加入揚州道院，稱『修道人必先積德，欲大功德須結同志。』揚州道院的累積『外功』方式是『公學仙壇及廣仁，維持善舉與修真。』亦即前偕同志捐資請上海英界工部局在租界設華童公學，再與招商局同事復設公學，總理廣州兩粵廣仁善堂，維持上海道德會、崇道院兩處仙壇。」詳參梁淑芳，〈鄭觀應晚年宗教觀探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43期（2023年6月），頁180-187。

¹⁵ 鄭觀應，〈致月岩四弟書並寄示次兒潤潮〉，《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33。案：推斷鄭觀應修道起始時間，應該在18歲（咸豐10年，1860）放棄科舉考試，至上海經商時期。

¹⁶ 「在兩卷的《鄭觀應年譜長編》裡，夏東元完全沒有提及鄭觀應多番尋師問道、隨師入室修煉的艱辛經歷，甚至不提及鄭觀應曾經重刊過六十種道教內丹經籍的客觀事實。」引自黎志添，〈鄭觀應「仙道」與「救世」的思想和實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2018年7月），頁155。

¹⁷ 黎志添，〈鄭觀應「仙道」與「救世」的思想和實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2018年7月），頁163。

¹⁸ 黎志添，〈鄭觀應「仙道」與「救世」的思想和實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2018年7月），頁176。

¹⁹ 黎志添，〈鄭觀應「仙道」與「救世」的思想和實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2018年7月），頁171。

²⁰ 黎志添，〈鄭觀應「仙道」與「救世」的思想和實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2018年7月），頁177-178。

節。北派九律，龍門口訣。辨道之詩，一腔熱血。」²¹鄭觀應還將萬潛齋〈南北派九律〉、〈辨道詩十律〉置入《羅浮侍鶴山房談玄詩草》。民國四年（1915）萬潛齋過世，鄭觀應請求戴公復（觀妙道人）引介高道，結識萬啟型，其傳道講論與行事活動，頗有神祕主義色彩，傳授鄭觀應「玄科訣」，²²對他晚年活動與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甚至連《盛世危言後編》編定的過程，都有萬啟型的引領。²³鄭觀應在〈致張靜生道友書〉云：「弟求道五十餘年，曾讀南派、北派、東派、西派各真人之書，並得名師訓示，始知南、北、東、西各派如得真傳，均可成道。」²⁴很能說明他在求道歷程對於各種派別的兼容並包與精進。²⁵

陳撓寧（1880-1969），原名元善，譜名志祥，字子修，後改名撓寧。在道教譜系屬於全真教龍門派第 19 代居士，道名圓頓。祖籍安徽省懷寧縣，世居安慶蘇家巷。陳撓寧在 14 歲以前，由父親教授儒家經典與傳統經書。陳撓寧年少時肺部患病，頗為痛苦，因之 16 歲至 20 歲（1895-1899）跟隨叔祖父學習中醫，初步掌握歷代諸名家醫學專籍，希望能由其中找到治療自己疾病的方法。²⁶

陳撓寧年幼時罹患的肺部疾病對其人生產生重大影響。先是考取安徽高等學堂，卻因舊症復發而肄業。此時健體延年成為陳撓寧努力追求的目標，陳撓寧 28 歲

²¹ 鄭觀應，〈羅浮侍鶴山房談玄詩草自序〉，收於《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487。

²² 鄭觀應，〈呈萬式一先生〉有詩云：「玄科訣煉過三年，去春遵諭煉先天。」，〈侍鶴山人晚年紀念詩〉，收於《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頁 541。

²³ 黎志添：「民國四年至八年（1915-1919）間，鄭觀應師從萬啟型。……這段獨特的修道經歷可以說是左右了《盛世危言後編》的出版計劃和奠定全書的道教信仰定位。」〈鄭觀應「仙道」與「救世」的思想和實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7 期（2018 年 7 月），頁 181。關於鄭觀應的道教信仰歷程，詳參梁淑芳，〈鄭觀應晚年宗教觀探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43 期（2023 年 6 月），頁 166-172。

²⁴ 鄭觀應：〈致張靜生道友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 1 冊，頁 129。

²⁵ 邵建認為「在當時上海，黃遵（原名益齋，字遵之，號通遼散人）在道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還是不小的，所以到處求道的鄭觀應自然也與之結識。《後編》中收錄了〈致化學黃君遵之、醫士呂君獻堂、佛學研究會張君潤生書〉、〈致孫君仲瑜、鄭君鼎臣、黃君益齋〉等鄭、黃之間信件數通，〈羅浮侍鶴山房談玄師草〉中也有〈與通遼道友談時世感作〉詩文。其中，〈與鄭君鼎臣、黃君益齋論黃白書〉有『昨聆高談，藉悉研究黃白之術有年，現承杭州孫君護法試辦，弟愧綿力，未能厚助。』云云，即鄭觀應在『聖師』萬啟型之外，也高度認可了鄭、黃二人的煉丹術。」點出了黃遵對於鄭觀應的丹道學習亦有影響。引邵建：《鄭觀應評傳》（中山：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 年），頁 261-262。

²⁶ 郭武，〈陳撓寧年譜簡編〉，《陳撓寧卷》（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630-631。

起四處至名山求訪高人，如拜訪九華山月霞法師、寧波諦閑法師、天童山八指頭陀、常州冶開和尚，又到道教名勝，如穹窿山、茅山、武當山、嶗山、塗山、金蓋山等地。後於 1912 年至 1914 年，長期住在上海白雲觀通覽《道藏》。1915 年至 1917 年，通讀《大藏經》。²⁷36 歲（1916）與西醫吳彝珠結婚。此年當時聞人，被視為民初中國女性主義代表人物呂碧城向其問道，故纂寫其第一部仙學專著《孫不二女功內丹次第詩註》。40 歲（1920）為清朝翰林王聘三講《黃庭經》，並有《黃庭經講義》一書傳世。²⁸

陳撓寧在 41 歲（1921）開始與黃邃之進行長達十年的外丹燒煉實驗，這應該是道教界首次試圖以科學方法對煉製外丹工作進行研究與分析者。²⁹1933 年 7 月創辦《揚善半月刊》，³⁰這是陳撓寧宣揚「仙學」思想的重要園地，主要是發表「仙學」成果，並回答讀者來信提及的疑問，這讓陳撓寧開始形成一定的社會影響力。1935 年，陳撓寧妻子吳彝珠罹患乳癌，³¹採用陳撓寧所教仙學修養法治療，對病情改善頗有助益。此事在《揚善半月刊》登載，「西醫」與「仙學」於療效上的對比頗引人注意。1937 年抗戰爆發，《揚善半月刊》停刊。次年 5 月，陳撓寧創辦仙學院。³²1939 年 1 月，陳撓寧創辦《仙道月報》，發刊主旨與形式一如《揚善半月刊》。1941 年（61 歲），講道於上海紫陽宮，同年 8 月 1 日，《仙道月報》發行第 32 期，後因戰事停刊。³³至此，陳撓寧的仙學學術已成形，有著舉足輕重之地位。1947 年（67 歲）上海市道教會成立，陳撓寧為其修訂〈復興道教計劃書〉。³⁴中共建政後，陳撓寧年歲雖高，仍戮力推展道教。1953 年 10 月陳撓寧受聘於浙江文史館，提出對新工作的展望：「出版道教刊物、搜輯道教史料、整理道藏全書、編纂目錄提

²⁷ 郭武，〈陳撓寧年譜簡編〉，《陳撓寧卷》，頁 632-633。

²⁸ 蒲團子，〈陳撓寧先生小傳〉，收於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 1 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20 年），頁 4。

²⁹ 蒲團子，〈陳撓寧先生小傳〉，收於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 1 冊，頁 5。

³⁰ 郭武，〈陳撓寧年譜簡編〉，《陳撓寧卷》，頁 635。

³¹ 蒲團子，〈陳撓寧先生小傳〉，收於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 1 冊，頁 6。吳彝珠於 1945 年（62 歲）逝世。

³² 1938 年 5 月，陳撓寧弟子汪伯英與翼化堂主人張竹銘等商議，在寧海路 1000 號創辦「仙學院」。引自郭武，〈陳撓寧年譜簡編〉，《陳撓寧卷》，頁 641。

³³ 蒲團子，〈陳撓寧先生小傳〉，收於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 1 冊，頁 6-7。

³⁴ 郭武，〈陳撓寧年譜簡編〉，《陳撓寧卷》，頁 644。

要、成立學術研究機構、精密考訂氣功療病法、系統的發揚歷代長生術等等。」³⁵此後陸續擔任中國道教協會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後成為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於 1961 年擔任道教協會會長，乃中國道教協會迄今唯一非道士的會長。³⁶1966 年(86 歲)，陳撓寧因燒煉外丹時汞中毒之舊疾復發住院。1969 年 5 月 25 日仙逝，享年 89 歲。³⁷繼承陳撓寧「仙學」的弟子，主要有胡海牙(1914-2013)、袁介圭(1903-1979)、汪伯英(1907-?)，又有武國忠(1968-)、蒲團子、洪碩峰(1948-)等人延續，其學說仍在開枝散葉。³⁸

綜觀鄭觀應、陳撓寧信仰道教的歷程，二人皆由青年時期開始學習道教，終身投入，從未停輟。但是橫互其前的是傳統道教發展至清末民初，異說紛呈，派別繁多，典籍混亂，效驗不彰，³⁹由宋元時期具備理論體系與組織規模的宗教宗派，幾

³⁵ 陳撓寧，〈致浙江文史館〉，收於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 10 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20 年），頁 370。

³⁶ 蒲團子，〈陳撓寧先生小傳〉，收於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 1 冊，頁 11。

³⁷ 詳參蒲團子，〈陳撓寧先生小傳〉、陳撓寧：〈陳撓寧自傳〉，收於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 1 冊，頁 1-12。

³⁸ 李豐楙，〈丹道與科學、政治：戰後台灣丹道的現代化〉，《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08 年第 1 期（總第 11 期），頁 1-30。還有李豐楙，〈仙學獨立與宗教新境—1949 年以前陳撓寧與李玉階的開放之路〉，收於李豐楙、翁太明編：《丹道實踐：近代人文與科技相遇的養生文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年），頁 3-41，對陳撓寧之仙學觀點給予筆者許多啟發。蒲團子在〈「陳撓寧仙學」的由來與內容〉云：「『陳撓寧仙學』這個概念，是由我與海牙老師於 2000 年前後提出的研究方向。我對『陳撓寧仙學』的定義為，以陳撓寧先生重科學、重研究、重實踐的思想為主要依據，以三元丹法、中醫針藥、內家拳法為主要內容，通過人體自身的真實修煉，以期達到生命極致的學問。」等於是入室弟子與嫡傳弟子對「陳撓寧仙學」的重新定義。詳見蒲團子，《陳撓寧仙學隨談》第 1 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19 年），頁 3。而隨侍陳撓寧的另一重要入室弟子袁介圭(1903-1979)，專修隱仙丹法，於民國 36 年(1947)銜命渡海來臺，相機渡化，民國 88 年(1999)由洪碩峰成為臺灣隱逸神仙學派第二代嗣法。（參臺灣隱逸神仙學派網頁 <http://taiwan.yin-xian.com/index.php>）。

³⁹ 「在清朝後期，對道教最大的一次衝擊，是來自從咸豐(1851-1861)到同治(1862-1874)近 20 年時間裡的太平天國革命。……稱『皇上帝』為天地山海人物的創造者，天下凡間大共之父，死生禍福由其主宰，是天下凡間所當朝夕拜奉的『真神』，『皇上帝之外無神也』。……道教從上層走向民間，民間信仰包括信仰道教神靈在內的各種鬼神崇拜的風氣仍很盛行。……在清末民國時期，各地還改造了一些道教廟宇興辦學校，徵收了一些道教廟產資助辦學，這對道教的宗教活動場所和經濟收入會有一定的損害，但道教為了顧全大局，息事寧人，承認了這些既成事實。……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道教已經走向衰落。」引卿希泰(1927-2017)，《中國道教史》卷 4，頁 219、224-225。

淪為飽受批判的傳統文化。鄭觀應、陳撷寧亟欲由道教養生全年，他們之所以終身服膺道教，源於出身家庭、地域環境的信仰氛圍。另一個被忽略的重點是他們幼年時罹患疾病，尋求中醫治療，病況獲得大幅改善。中醫與道教的關係極為密切，道教在理論體系與醫治觀點上深刻影響中醫。⁴⁰因為青年時期接觸道教的養生、修煉，感受效驗，導致終身信仰，此生命經驗對他們的影響非常巨大。所以，道教雖然在清末民初受到時代思潮的衝擊，屢被質疑，甚至被排斥，但是鄭觀應與陳撷寧仍堅守道教信仰。不過，清末民初的時代變動至為劇烈，二人對道教的修習、研究、推廣等，可看出時勢思潮對其宗教信仰活動的影響。

最值得注意的有三點：首先，在女性修道方面，鄭觀應提倡女學，強調女性應接受教育，⁴¹但是，極少論及女性修煉，筆者遍閱鄭觀應著作，〈致張靜蓉女士書〉裡面雖然提及女丹，卻引自靈陽真人《金華直指》十八則，少有自己對女丹之看法，〈致陳抱珍女士書〉亦然。⁴²曾經重印《西王母女修正途》、《女宗雙修寶筏》，在〈序〉裡說明：

蓋女修難中易，易中難。難者難得真傳，易者易於成功也。……今因女界中多有殷殷訪道者，特擇《古書隱樓藏書》中二種合印為一卷，俾修真女子藉此尋師質證，不致墮入旁門。即由是循途守轍，其獲效必有捷於桴鼓者，豈非女修之慈航也。⁴³

鄭觀應一生對於女丹之關注與提倡，顯然有限。然陳撷寧重視女丹，曾為女詞人呂碧城註解《孫不二女功內丹次第詩註》、手訂《女丹十則》，還將〈答呂碧城女士三十六問〉整理出版。1935年編訂、出版了《女子道學小叢書》，內容包括《坤寧妙經》、《女功正法》、《女丹十則》、《男女丹工異同辯》、《女丹詩集》等5種女丹秘籍。

⁴⁰ 宋天彬、胡衛國，《道教與中醫》（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⁴¹ 參鄭觀應，〈女教〉，《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4-67。鄭觀應，〈訓婦女書〉、〈致內子葉夫人書併錄婦女時報治家格言〉，《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482-1483、1490-1496。

⁴² 詳參〈致張靜蓉女士書〉、〈致陳抱珍女士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158-160、183-185。

⁴³ 鄭觀應，〈重印《西王母女修正途》、《女宗雙修寶筏》序〉，《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182。

陳撓寧並非女身，為何研究女丹訣？又未嘗預備作世間女子授道之師，為什麼註解女丹訣？原因在於

深恐數千年以來相傳之道術，由茲中絕。若再秘而不宣，此後將無人能曉，雖有智慧，從何入門？世固不乏明理讀書之女士，發大願，具毅力，不以現代人生環境為滿足，不以宗教死後迷信為皈依，務免衣食住行之困難，誓破生老病死之定律，非學神仙，安能滿願？是則區區作註之苦心也。⁴⁴

其用心之深，為的是坤元大道之流傳。尤其儒、釋二家之典籍，汗牛充棟，而真正道家之作，竟寥若晨星，女子道書，尤為罕覯，於是而有《女子道學小叢書》之編輯。

45

其次，鄭觀應為了宣揚道教，耗費鉅資編纂、修訂各種道教典籍，刊印傳播，主要目的是請同道中人共同檢視，希望能找出真正有效的修煉方法。陳撓寧則善用輿論，積極創辦刊物。他的《揚善半月刊》發行遍布當時中國多數重要省份。⁴⁶徐祥桂研究指出《揚善半月刊》、《仙道月報》傳播深入各省偏遠地區。⁴⁷陳撓寧創辦的道教刊物，讓他獲得很高的關注，成為當時道教傳播的重要人物。實際上，在 1937 年淞滬會戰《揚善半月刊》後，道教支持者希望陳撓寧繼續發行刊物。1939 年《仙道月報》因此而生。其時響應陳撓寧的有汪伯英（1907-？）、常遵先（1873-？）、張化聲（1880-？）、張竹銘（1905-2004）、朱昌亞（1896-1994）、袁介圭（1903-1979）等社會知名人士。⁴⁸在道教歷史上，《揚善半月刊》應是第一本符合現代「期

⁴⁴ 陳撓寧著，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 1 冊，頁 50。

⁴⁵ 陳撓寧著，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 4 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20 年），頁 100。

⁴⁶ 吳亞魁研究《揚善半月刊》獨樹一幟，在當時的上海乃至全國的道教界名噪一時，讀者遍及上海、南京、北平、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雲南等 17 個省市。吳亞魁，《生命的追求——陳撓寧與近現代中國道教》（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頁 61。筆者案：1928 年北伐後，國民政府重新規劃地方組織，計有 28 省、2 個地方、2 個特別區行政區。

⁴⁷ 徐祥桂發現河北涞水；四川銅梁；湖南常德、祈陽、湘鄉；江蘇寶應、如皋、海門；廣東中山、瓊州等地皆有《揚善半月刊》、《仙道月報》傳佈。這些地方在當時都較為偏僻，資訊流通較不發達的地區。徐祥桂，〈《揚善半月刊》、《仙道月報》及其影響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5 月），頁 41。

⁴⁸ 李養正，〈陳撓寧「仙學」的特徵、理論與方法〉，《中國道教》（1989 年第 3 期），頁 9。著名的仙學家胡海牙是通過《揚善半月刊》與陳撓寧結法緣，後來正式拜師成為入室弟子。詳參胡海牙，《仙學指南》（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1、20。

刊」形式的道教刊物，繼承《揚善半月刊》宗旨的《仙道月報》獲得的迴響更熱烈，可謂現代道教傳播的先驅。⁴⁹

最後，鄭觀應與陳撝寧的差異體現在道派選擇不同，這反映二人對修道方式的理解與掌握的歧異。鄭觀應和陳撝寧對於丹道修持均主張「性命雙修」，但是鄭觀應認為先積陰功，再學神仙，〈《群真玄奧集》序〉裡指出：「大道無親，惟與善人。無論賢愚貴賤，但矢志不回，誠求師友，積德累功，即可超凡入聖。」⁵⁰此外，鄭觀應重視真師傳授口訣，以為由「性功」入手，如：〈致劉和毅真人書〉：

陳抱一祖師授我玄科秘訣，復命入室行功，皆先從心性入手，即盡性以致命之學。觀應嘗博覽三教經書，教人修道，揆其要旨，不外修性修命而已。

修性者，所謂能知收其放心，迴光返照於至善之地，復我本來面目，如嬰兒之心不識不知是也。修命者，欲養性，延生命、卻死期……。其性、命雙修層次口訣，非真師不明。⁵¹

鄭觀應常提及「性功」之修煉，如：「故修士自靜功入門首戒妄念，次學胎息，再演降龍伏虎之法。」⁵²「學者須於閒時煉心，靜時養心，坐時守心，行時驗心，言時省心，動時制心。」⁵³還常常引經據典說明對「命功」鍛煉之看法，如：「惟嘗讀仙經云：『下手工夫，須從調息始。以神御氣，以氣留形。此清靜內修之法也……。』」⁵⁴「築基需以煉己，了築基事者也。內煉己者何？河車之事，玉液之功，即《參同契》所載內以養己之論也。外煉己者何？萬象皆空，一塵不染，即古人所謂『對鏡忘情』之旨也。」⁵⁵

⁴⁹ 劉仲宇，〈中國道教研究三十年〉，《歷史教學問題》（2008年第6期），頁32。郭武，〈略談道教期刊及其作用：以香港《弘道》季刊為例〉（2009年第4期），頁2。

⁵⁰ 鄭觀應，〈《群真玄奧集》序〉，《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43。

⁵¹ 鄭觀應，〈致劉和毅真人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188。

⁵² 鄭觀應，〈答張君弼士並錄寄香港張君潤生、星加坡何君善園〉，《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90。

⁵³ 鄭觀應，〈答曹一峰先生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97。

⁵⁴ 鄭觀應，〈致呂獻堂、何潤生兩道友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168。

⁵⁵ 鄭觀應，〈答廖舜卿先生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154。

關於學仙，陳撓寧的見解是：「傳口訣的先生，多是一知半解，罕有全部貫通者。」⁵⁶甚至坦言：「學仙的人，若專求口訣，不肯讀書，就等於走方郎中一樣。自古沒有不讀書的神仙，幸勿貪捷徑，免誤大事。」⁵⁷其丹道亦主張性命雙修而成仙，他有個靈活的比喻：

性即是吾人之靈覺，命即是吾人之生機。性命二者不可分離，所以要雙修。……譬如我們有一玻璃鏡子，上面沾染了許多灰塵，把鏡中的光明完全埋沒，變成廢物。……若偶不當心，失手將鏡子打碎，則除灰塵的功夫尚且無從做起，更不必再希望鏡子放光。所以我們先要保護鏡子，不可打碎，此所謂修命也。鏡本有光，因塵埋而光滅；光不離鏡，因鏡破而光銷。鏡之光明譬如性，鏡之質體譬如命，所以要性命雙修。⁵⁸

雖然如此，陳撓寧在答覆讀者來函時，卻罕言「性功」的實際操作面，也不強調學仙必須先積功累德，跟讀者常談的是「命功」之鍛煉，因為「性功可以自悟，命功不能自悟。而且性功定要自悟，言語文字，都不相干，如何可以傳授？命功是有作有為的事，雖得傳授，尚未必能實行，況無傳授乎？」⁵⁹「長生之效果，本是從修命工夫得來，若不做命功，決定不能長生。專修性功者，其人結果，與普通人當然有別。或有無疾而終者，或有預知死期者，或有頃刻坐化者，或有投胎奪舍者，皆是普通人所難到的。」⁶⁰

目前的研究指出，鄭觀應研習南宗的時間最久，其次是北宗。⁶¹此與其一生最重要的幾位道師有密切關係，譬如：黃濬之（精通南北宗，尤以南宗為最）、彭凌

⁵⁶ 陳撓寧，〈答覆上海錢心君八問〉，《揚善半月刊》第3卷第23期（總第71期）（1936年6月1日）。

⁵⁷ 陳撓寧，〈答覆上海錢心君八問〉，《揚善半月刊》第3卷第23期（總第71期）（1936年6月1日）。

⁵⁸ 陳撓寧，〈答覆南通楊風子君〉，《揚善半月刊》第1卷第21期（總第21期）（1934年5月1日）。

⁵⁹ 陳撓寧，〈答覆無錫汪伯英君儒道釋十三問〉，《揚善半月刊》第2卷第18期（總第42期）（1935年3月16日）。

⁶⁰ 陳撓寧，〈答上海某女士十三問〉，《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10期（總第82期）（1936年11月16日）。

⁶¹ 詳參梁淑芳，〈鄭觀應晚年宗教觀探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43期（2023年6月），頁159-192。

虛（專研北宗龍門伍柳丹法）⁶²、戴公復（長於南宗）⁶³、方內散人（精通南北宗）⁶⁴、萬式一（專精南宗）。⁶⁵陳撝寧則公開自己是北派龍門宗第十九代「圓」字輩，在〈答福州洪太庵君〉更是認同北宗清淨法門。⁶⁶以上所述鄭觀應、陳撝寧南北宗之分別，指修行觀點側重之宗派傾向而已，非指二人對另一宗派採取堅決排斥的態度。實際上，二人雖有南北宗側重不同，但皆有深入了解。道教派別的差異代表理解與選擇的不同，但是對道教「長生」的目標則是一致的。

三、以科學驗證道教外丹

陳撝寧與鄭觀應在道教信仰方面最大的差異體現在驗證形式方面。基本上，鄭觀應面對傳統道教，採取「甄別」的方式。他遍訪名師高人，通讀道教諸家典籍，追求各式丹訣達 50 餘年，更花費鉅資延請道派法師入室指導研修。⁶⁷耗費畢生時間精力驗證道教延年還春之術，屢屢無果。乃至最後祈求揚州修道院諸道師直接授予「神丹」。其云：

⁶² 鄭觀應，〈《還丹下手秘旨》序〉，《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208-211。

⁶³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匡廬山觀妙道人戴序〉，《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5-7。

⁶⁴ 「方內散人，南宗九律，金丹真傳，若合符節。北派九律，龍門口訣，辨道之詩，一腔熱血。」鄭觀應，〈羅浮脩鶴山房談玄詩草自序〉，《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487。

⁶⁵ 萬啟型，〈《盛世危言後編》序〉，《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3-4。

⁶⁶ 陳撝寧：「年長而身弱者，清淨工夫大足以補其虧損，不必定要做栽接之術。世間修鍊同志，常認為年老之人，非用栽接法不可者，未免固執偏見，不識清淨工夫中有先天一着之玄妙也。愚意非不贊成栽接之術，但默察世間好道之徒，大半為經濟所困，生活問題尚難解決，豈有餘力實行此術？」〈答福州洪太庵君〉，《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18期（總第90期）（1937年3月16日）。

⁶⁷ 鄭觀應：「夙慕神仙事業，曾讀南派、北派、東派祖師丹經數十種，遍求丹訣已五十餘年。自愧德薄，勉力行善，雖遭魔障，備嘗艱苦，仍銳志向前，不敢稍懈。迭次與同志護師入室，立鼎安爐，均無大效。」〈致劉和毅真人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109。鄭觀應：「弟求道五十餘年，曾讀南派、北派、東派、西派各真人之書，並得名師訓示，始知南、北、東、西各派如得真傳，均可成道。曩聞諸先進云：悟元子只知北派，不知南派；濟一子只知南派，不知北派，各有門戶之爭。其實道無二致，異流同歸，惟教法不同耳。弟前曾與張君弼士屢護南派、北派法師入室，未得真傳，均無效果，已酷受其累。現已年衰力竭，時多痰病，且受室人交謫，各親友引為笑柄矣。」〈致張靜生道友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129。

觀應身如破屋，丹經所謂鉛枯車破，危如朝露，實深兢惕。故勉力行善，效前賢立宏願以冀感格上蒼。或憐其求道數十年之苦志，賜神丹一服，如昔年之老人蘇庠得服神丹，百病俱除，精神強健也。⁶⁸

面對垂垂老矣的鄭觀應，從立志苦修到乞求神丹妙藥，完全將生命寄託在道教。陳撓寧則很快跳脫傳統的束縛，大概在抗戰前後，他確立「仙學」的觀點。在張竹銘的資助之下，1938年5月成立專門研究實踐仙道學術的仙學院，每周進行公開講座，作為練習靜功與講道之用。1939年1月發行《仙道月報》。⁶⁹關於仙學，陳撓寧簡明而直截的解釋：「所謂仙學，即指煉丹術而言，有外丹、內丹兩種分別。」⁷⁰又說：「外丹與內丹，一個是在爐鼎中燒煉的，一個是在人身內變化的。」⁷¹不管是燒煉，或者是變化，最終目的都是使凡人能夠成為神仙。陳撓寧認為仙學最高目標就是「長生」。在〈辨《楞嚴經》十種仙〉曰：

吾國仙道，始於黃帝，乃是一種獨立的專門學術，對於儒教無甚關係，而比較老莊之道，亦有不同。後來仙學書籍，固不免有附會老莊之處，但只採取老莊一部分修養方法，而非全部接受他們的教義。⁷²

仙學仙道源於黃帝，後來諸多學說典籍混亂了純粹的「仙學」。⁷³依陳撓寧之見，「仙學」是獨立的，以長生延壽為目的，跳脫三教之外，他提出了一個引人注意的說法：仙學是科學，仙學是在三教範圍以外獨立的一種科學，無論那一教信徒，皆可自由求

⁶⁸ 鄭觀應，〈致揚州修道院同學諸道長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143。

⁶⁹ 汪伯英在《仙道月報》創刊號寫下發刊辭：「雖然仙不離道，道可育仙，仙道道仙，亦相須為用而有不可分之處焉，故本報定名為《仙道月報》。」引自《仙道月報》第1期（1939年1月1日），第4版。

⁷⁰ 陳撓寧，〈眾妙居問〉，《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24期（總第96期）（1937年6月16日）。

⁷¹ 陳撓寧，〈答蘇州張道初君十五問〉，《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2期（總第73期）（1936年7月16日）。

⁷² 陳撓寧，〈辨《楞嚴經》十種仙〉，《仙學解秘—道家養生秘庫》（大連：大連出版社，1991年），頁466-467。

⁷³ 陳撓寧：「仙學首重長生，長生之說，自古有之。《老子》曰：『深根固蒂』，《莊子》曰：『守一處和』，《素問》曰：『真人壽蔽天地，至人積精全神，聖人形體不蔽』。然理論雖著於篇章，而法則不詳於記載，學者憾焉。自《參同契》、《黃庭經》出世，而後仙學煉養，始有專書。唐宋以來，丹經博矣，而隱語異名，迷離莫辨，旁支曲徑，分裂忘歸。」〈與朱亞昌醫師論仙學書〉（續），《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15期（總第87期）（1937年2月1日）。

學，對於其本教無絲毫之妨礙。⁷⁴陳氏甚至認為「科學」可以與「仙學」合作。⁷⁵新儒家大師馬一浮（1883-1967）與陳撓寧是多年摯交，⁷⁶他在杭州論道時，戲稱陳撓寧為「神仙復古派」、「科學化唯物派的神仙信徒」，陳撓寧均笑而受之。⁷⁷甚至在當時「唯物」、「唯心」的爭論中，陳撓寧創造新詞「唯生」，以為這是「仙學」的核心。〈讀化聲叙的感想〉（十一）有言：

仙學應用真一之炁，是唯生的。……「是唯生的」這四個字批評，甚為切當。設若世上有人不贊成仙家唯生的宗旨，我敢說這個人必定是唯死的。蓋生之反面就是死，不能生，唯有死耳。⁷⁸

基本上，陳撓寧的「仙學」乃主張「科學化唯生論」之觀點，⁷⁹意即以在實踐道學仙術過程中，重視實修、「科學化」實證與實效。⁸⁰或是初步確立仙學為「科學」的理念。因此，《揚善半月刊》從第 68 期開始，在封面加上善之真義有 10 條，如「學理，重研究，不重崇拜」、「信仰，憑試驗，不憑經典」，⁸¹反映其對科學的尊重。

鄭觀應、陳撓寧對外丹的態度亦可看出二者對道教繼承的差異。鄭觀應未曾實際參與外丹之燒煉，有服食的習慣，雖然效驗不彰，但是歸咎於自己內丹修煉不

⁷⁴ 陳撓寧，〈答江蘇海門某君〉，《揚善半月刊》第 4 卷第 15 期（總第 87 期）（1937 年 2 月 1 日）。

⁷⁵ 陳撓寧：「愚見認為唯物之科學，將來再進一步，或可與仙學合作。」〈答化聲先生〉，《揚善半月刊》第 4 卷第 16 期（總第 88 期）（1937 年 2 月 16 日）。

⁷⁶ 詳參張宏敏，〈馬一浮與陳撓寧之間的「道緣」〉，《弘道》2009 年第 3 期（總第 40 期），頁 78-84。馬一浮以實際行動，發表多篇文章在《揚善半月刊》以表支持。

⁷⁷ 陳撓寧，〈答覆浦東李道善君問修仙〉，《揚善半月刊》第 2 卷第 23 期（總第 47 期）（1935 年 6 月 1 日）。

⁷⁸ 陳撓寧，〈讀化聲叙的感想〉（十一），《揚善半月刊》第 3 卷第 6 期（總第 54 期）（1935 年 9 月 16 日）。

⁷⁹ 詳參蒲團子，〈證道唯生，興教以學——淺談陳撓寧先生的學術特點〉，《陳撓寧仙學隨談》第 3 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19 年），頁 116-127。

⁸⁰ 陳撓寧：「各種理論，具見於每期《揚善半月刊》中，茲不贅述。再者，閣下不必問神人降乩傳道之事是真是假，只須自問他傳你的口訣，做起來有效無效，對你身體益無益。這就是實在的證據。」〈陳撓寧先生覆函〉，《揚善半月刊》第 3 卷第 10 期（總第 58 期）（1935 年 11 月 16 日）。

⁸¹ 關於 10 條善之真義，從《揚善半月刊》第 3 卷第 20 期（總第 68 期）（1936 年 4 月 16 日）首度出現在封面，直至《揚善半月刊》第 5 卷第 3 期（總第 99 期）（1973 年 8 月 1 日）止。

足，無法化用。⁸²鄭觀應至老仍相信世上有能延年益壽的外丹。一段奇妙的因緣是鄭觀應閱讀《美國日報》載溫士君研究神仙事跡，認為「煉士有變賤金為黃金之說，已有端倪。」⁸³因而寫了封信〈致化學黃君邃之、醫士呂君獻堂、佛學研究會張君潤生書〉，表達願意出資協助研究道教外丹。黃邃之（1866-1933）邀請陳撓寧、謝季雲、高堯夫等人共同進行燒煉外丹的科學研究。這是近代第一次較有規模的外丹科學研究。在陳撓寧〈覆南京立法院黃懺華先生書〉記載本次燒煉外丹實驗於上海陳撓寧家中進行，耗時十年，其云：

君等當年旅滬，屈居敝舍，親見我闔室兩間，燒鍊外丹爐火。工作晝夜，砂汞銀鉛，鼎池灰炭，常堆積盈庭。彝珠性復好客，逢星期日，大有座上常滿、樽中不空之盛概。如黃邃之，如謝季雲，如高堯夫，皆此道中堅份子。鄭君鼎丞，雖蟄伏京門，未及參加，而與有助焉。彼時君對於此道，固未遑討論，但每值文字餘暇，亦輒從容下樓，袖手旁觀我等丹爐中所變化之景象以為快，然乎否乎。試問聚六人（鄭、黃、謝、關、陳、吳）之財力，費十載之鑽研，所為何事？⁸⁴

他們在這十年外丹燒煉實驗，資助最多的應該是鄭觀應，《業餘講稿》有言：

民國十年以前鄭黃二君合租屋於上海虹口三角小菜場相近，專門燒鍊。

⁸² 鄭觀應：「外補之法既無靈芝，只服陳希夷先生老蒼龍丸。觀應服後因口乾便血，不敢多服。內補之法無力栽接，只有內煉。然真陽不生，無藥可採，僅得谷氣所產微末之水，恐養性咽津，亦難延命。」〈致揚州修道院同學諸道長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143。

⁸³ 鄭觀應，〈致化學黃君邃之、醫士呂君獻堂、佛學研究會張君潤生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頁81。

⁸⁴ 陳撓寧，〈覆南京立法院黃懺華先生書〉，《揚善半月刊》第3卷第2期（總第50期）（1935年7月16日）。筆者案：由文獻資料而言，此期主導外丹研究者為黃邃之與陳撓寧。陳撓寧對黃邃之的評價是：「通達學問淵博，天文地理，無不精曉。常自言年齡快到七十，身中真鉛真汞之氣已衰，若用南派栽接之法，奈為境遇所困，力不人心；若用北派清靜之法，又因年齡關係，未必能收速效。不得已學一種投胎奪舍的工夫，居然被他做成功了，前年坐化於上海河南路永昌泰五金店樓上之呂祖壇隔壁靜室中。」引自陳撓寧，〈梁海濱先生入山鍊劍事實第一〉，《揚善半月刊》第2卷第15期（總第39期）（1935年2月1日）。又陳撓寧，〈挽道友黃邃之君聯語〉云：「南宗稱知己，證師傳，談妙語，源流指掌，今後難逢第二人。」顯見黃邃之尤擅長於南宗，收於《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14期（總第86期）（1937年1月16日）。

二房東乃廣州盧君，出資者乃香山鄭君。⁸⁵

這幾年的試驗主要是驗證「地元丹法」中的轉化劑是否存在。即鍛煉汞、鉛、硫磺等物形成轉化劑，藉此點化賤金屬，使其成為貴金屬。陳撓寧直白地說出外丹燒煉的心得：「費十載光陰並千百次試驗之結果，只有兩句話可以奉告：『紅銅確能變為白銀，但不免於虧本。』」⁸⁶但是，這段話也表明道教丹訣中的轉化劑確實存在。⁸⁷當然，以現今的物理學發展可以確認陳撓寧的試驗不可能成功，其所言不過是自我安慰而已。1962年10月與英國歷史學者李約瑟於北京白雲觀會晤，對外丹問題進行深入的談話，為當年黃遵之、陳撓寧對道教外丹之研究畫下一個很有意義的句點。黎志添以為鄭觀應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以「科學」對道教進行驗證，此觀點頗有合理。⁸⁸但是，援引「科學」解釋、驗證道教僅只於此時期而已。當陳撓寧以科學驗證道教煉丹術的結果不符預期，他的轉向不是否定道教，而是認為科學不能夠驗證宗教，或說他開始清楚地意識到：宗教的質性與範疇與科學迥然有異。

四、反傳統與科學主義思潮下的因應

清末民初為中國近現代思想變革時期，由近代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學與西學在學術、思想、制度乃至文化之定位，成為重要論題。特別是1915年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反對傳統；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的新文化運動，道教同儒釋等古老傳統

⁸⁵ 陳撓寧，《業餘講稿》，收於蒲團子：《陳撓寧文集》第2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20年），頁165。

⁸⁶ 陳撓寧，〈答江蘇如皋知省廬〉，《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19期（總第91期）（1937年4月1日）。

⁸⁷ 胡海牙、蒲團子，〈談陳撓寧仙學的科學性〉，《胡海牙文集：仙學理法篇》（香港：心一堂，2014年），頁98-99。

⁸⁸ 黎志添：「陳撓寧正是根據五四人這種抽象的科學觀念，主張仙學是『科學的』，因為仙學著重現實身體的改變，也依靠實修實證的方法，正與科學的出發點相合。陳撓寧所理解的科學精神首要在重視實驗主義，同時以物質為根基，仙學則研究『合物質與精神而共治之』的學理，亦即探索物質（肉體）與精神的互變關係」、「從道教現代化的目的來看，陳撓寧為傳統道教文化在西方科學文明的衝擊中尋找的模式，是撇開宗教（道教）而選擇道家的仙術，並通過比附西方科學的精神和實證方法，完成道家神仙修煉傳統的現代合法性。」〈鄭觀應與陳撓寧仙道追求的現代意義：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為考察脈絡〉，《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頁273、276。

文化一樣，成為被批判、被打倒的對象。如陳獨秀主張：孔教、禮法、貞節、古老的倫理、舊藝術、舊宗教、偶像、非科學信仰等等一概打倒；錢玄同則指出，關帝、呂祖、九天玄女等與道教有關的一切信仰全是虛假欺騙。如此等等，給道教神仙信仰以猛烈抨擊。⁸⁹廣義的新文化運動不僅是政治運動，而是整體的反傳統運動，主張在文化與思想上進行徹底革新。基本路線是：以西學為標準，全面檢視傳統文化，進一步去蕪存菁，嘗試融入、轉化至現代學術、話語、思想體系。其中，宗教問題尤為特殊，知識分子鮮少提及中西宗教融合的論題。明末耶穌會教士奠定在中國傳教基礎，⁹⁰但是至清代天主教、基督教的发展並不順遂。尤其太平天國標榜基督教教義起兵後，知識分子與民間對西方宗教愈加產生抵抗情緒。⁹¹這種抵抗情緒隨著中國對外戰爭失利逐漸達到高峰。清末民初持續湧現反基督教活動，抑制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但是「西學」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很難割裂式地擇取。在宗教方面亦是如此。如鄭觀應晚年提倡融通七教，稱「原擬仙道成學佛，佛道成再窮究天主、耶穌、回教之理，道通各教、法力無邊之後，即商前輩高真，會同奏請上帝施恩飭行。」⁹²論者以為鄭觀應回應時勢的變化，避免中西宗教衝突、平衡中國人對外來宗教的排斥心態而提出「七教統一」的觀念。⁹³實際上，民初諸多民間信仰社團亦標榜多教合一，⁹⁴鄭觀應之倡議並非特出。然必須指出鄭觀應是實用主義者，是商人兼士大夫階層的道教徒。學者指出鄭觀應是近代民間道教徒中最能入世、最能適應社會轉型，通過經商與學問去弘揚、傳承傳統道教的實業家和思

⁸⁹ 卿希泰（1927-2017），《中國道教史》卷4，頁222。

⁹⁰ 陳香伯：「蓋自一七一七年以來，歷康、雍、乾、嘉四世，公教教務，已憂患災害之備嘗。又百五十餘年矣。」《公教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1年），第4篇「教史」，頁52。

⁹¹ 梁啟超（1873-1929）：「中國人對於外來宗教向來采寬容態度，到同治、光緒間，教案層見疊起，雖由許多原因湊成，然而洪秀全的天父天兄，當亦為原因之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8。

⁹² 鄭觀應，〈上通明教主權聖陳抱一祖師表文〉，《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頁126。

⁹³ 萬淑君，〈鄭觀應「七教合一」的宗教觀〉，《天中學刊》第27卷第6期（2012年12月），頁54。

⁹⁴ 太虛法師（1916-1985）：「四川為近今流行全國種種外道之發源地。除濟生會發起於上海，悟善社發起於北京，道院發起於山東，案此三者，皆除扶乩所錄之說外無別祕傳。……此種外道，在昔無不言三教合一者，今則漸有言五教六教萬教合一者。」〈略評外道唐煥章〉，《太虛大師全書》（臺北：善導寺佛經流通處，1980年），冊62，頁1403。案：該文作於1923年1月。

想家，道教信仰與其濟世思考可融於一處，⁹⁵是以在「七教統一」問題上，除受到當時民間信仰融合多教之風氣影響，亦有濟世積德，以求成道之意。然而一個必須指出的事實是：鄭觀應年少時因多病開始信仰道教，一生對道教的尋訪追索，有很大的原因，希求身體健康，壽算綿長。各種文獻資料表明，鄭觀應晚年對於衰老與死亡非常恐懼，修道對他有宗教治療的功用。「救世」、「濟世」是修道的「善功」基礎，不應是終極目標。總結而言：鄭觀應一生投入修道，主要還是「成己」，就算強調「成人」的志向，其根本仍在累積「成己」之功德。橫互在鄭觀應的困境是他在仙道成己的初階就已困難重重。是以其修道歷程，一生皆在「尋求」修道方法與「驗證」己身狀態二者反覆循環。鄭觀應的修道歷程，無疑是偏向傳統的，這是時代給予他的困境。因為鄭觀應主要活動時代為清末，其時重視西方器物、經營制度之學，鄭觀應的事功因此而起，但是對宗教並未有重大衝擊。

真正對中國佛道教與民間信仰產生劇烈動搖的是科學精神與理性、唯物主義引入中國。⁹⁶當時中國以科學、理性檢驗一切事物，反言之一切能通過科學檢驗、描述、定位的事物即具備存有價值。如民初中國興起「靈學」，即對靈魂、鬼魂、催眠技術與特異事物的探究。許多知識分子群起抨擊，但是也有名重當世的學者積極參與。最特別的地方是「靈學」乃以科學張目，稱其理論解釋與操作方式符合「科

⁹⁵ 馬平安，〈長生、濟世及一統：鄭觀應與近代道教〉，《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1期，頁37-38。楊俊峰：「鄭觀應晚年的內心世界，揭示其信仰與思想回應近代變局的軌跡。當外在世界不如預期般改變，鄭氏竟將希望繫於己身成道濟世之願的實現。這種轉變不是改革受挫後的全面撤退，而是思想家欲以一己力量逕自救世。」〈改革者的內心世界：鄭觀應的道教信仰與濟世志業〉，《臺大歷史學報》第35期（2005年6月），頁86、121。案：筆者以為宗教濟世為鄭觀應道教信仰的一部分。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各種文獻資料表明，鄭觀應晚年對於衰老與死亡非常恐懼，修道對他有宗教治療的功用。

⁹⁶ 王治心：「科學一來，那些神祕的、迷信的，不能用理知來分析的種種宗教思想，就完全沒有立足的餘地了。」「像羅素反對宗教，胡適崇拜物質，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以及五四以後所產生的新思想，與蘇俄所宣傳的馬克斯『唯物史觀』，這些都是引導現在中國青年走向唯物之路，而否定宗教價值的。」《中國宗教史大綱》（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頁222、224。

學」。⁹⁷「科學」是檢驗標準，也是時代的「符號」。民初西方科學觀點大行其道，對於事物的效用實證有具體而明確的要求與標準，道教或民間信仰的某些內容、行為、傳教方式在科學的檢證下被徹底批判，遭致有識之士反感。⁹⁸佛教亦面臨回應時代進行科學檢證的問題，如 1910 年代佛教居士蔣維喬撰作《因是子靜坐法》，以實證標榜，加上其任教育部官員，一時之間風行於大學校園，逐漸擴大影響。⁹⁹道教需要科學驗證的事物比佛教複雜許多。以科學證明道教外丹道應是合理的作為。畢竟令惡名昭彰的服食歷史證明道教煉丹術於物質轉化與長生延壽沒有太大效益，甚至讓道教蒙上虛假詭詐的名聲。中國古代煉丹技術達到一定高度，但是注重實用的特質導致欠缺理論，難以形成體系。¹⁰⁰有道教學者稱西方化學源於中國煉丹術，現今西方物理化學飛躍進展，或可證實外丹延壽之說。¹⁰¹如今以具備體系的西方科學驗證道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陳撓寧嘗試以科學方式檢驗外丹，即是操作上的創新嘗試，這在道教史上有非凡的意義。這代表道教人士因應時代潮流，進行融入現代化的積極作為。

⁹⁷ 黃克武：「無論靈學、催眠術，在當時都宣稱是最先進的『科學』，是超越現有科學的新興領域，並得到『中國西學第一人』嚴復以及精研佛道思想與西方醫學的丁福寶等人之認可。這顯示近代西方的『科學』概念，以及近代中國所引進的西方『科學』，並非單純地屬於實證科學，而是具有更複雜、多元的內涵。」〈民初上海的靈學研究：以上海靈學會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5 期（2007 年 3 月），頁 103-104。

⁹⁸ 謝頌羔（1895-1974）：「西方科學思想傳入中國以後，道教仍然抱著千餘年來的巫術迷信，不肯更求進步，所以使人民對於道教的信仰，也就一天一天的低落了。到了民國革命以後，道教的勢力，已是等於零了。但是道教中的主教和一般道士，仍然沒有覺悟，還是用幾套老戲法來欺騙世人。」《宗教學 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 年），頁 104。案：謝頌羔對道教激烈批判，源於其背景經歷。其生於牧師家庭，畢業於美國教會大學，之後投身宣教工作，為近代中國基督教傳播之重要人物。

⁹⁹ 參見陳秀芬，〈治病、強身與改造國民性：蔣維喬靜坐法與民初的身體實驗〉，《新史學》34 卷 1 期（2023 年 3 月），頁 95-152。

¹⁰⁰ 參見中國化工博物館編著，《中國化工通史：古代卷》（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4 年）頁 4-5。

¹⁰¹ 傅勤家（傅運森，1874-？）：「燒煉黃白，起於方士，道流承之，鉛汞爐鼎，龍虎水火，勞勞千載，而金丹終於無功。然其術西傳大食，旋入歐洲，至十九世紀，化學始立。迄今進步一日千里，闡明電子原子循環變化之道，黃金可成，殆非虛語。他若生理物理之研究，醫學藥學之昌明，而長壽難老卻病之方，亦復可期。故道教之說，雖多虛誕，其思想非無可取，惜不知科學，費精神於無用之地，有似擲黃金於虛牝耳。」《道教史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頁 85。

「科學」成為民初思想文化或說一切事物根基的潮流，陳撈寧除了重現煉丹術外，在其創辦《揚善半月刊》，嘗試將道教觀點與科學進行結合，極力以當時科學知識與理性邏輯進行描述，與讀者道友積極互動。¹⁰²面對當時諸多對傳統道教的批判與否定，陳撈寧亦認為某些依附於傳統道教儀式、內容頗有不堪，因此以「仙學」取代傳統「道教」之名，並試圖將「仙學」與「科學」進行結合。然而，他的仙學與科學的結合，走得並不順遂。原因是他的「仙學」內容在本質上與傳統道教沒有太大區別，此外，「仙學」無法進行科學驗證，僅能比附式地進行類似科學話語的論述。所以，陳撈寧的「仙學」與「科學」的結合方式，往往是以「科學的描述」對傳統道教內容進行「取捨」，此點在陳撈寧對《仙道月報》回應讀者的論述中可以看出。

陳撈寧早年對「仙學」與「科學」的結合充滿興趣，他的突破在於民初學界「科學」與「玄學」的論證中，獲得啟發。1923年輿論界最為人矚目的是科學與玄學之論戰，此論戰由張君勱、丁文江、胡適等學者開啟。論戰主軸是「科學與人生觀」，即科學對於指導人生觀的作用性問題。張君勱不承認科學適用於人生觀之建立，因之被丁文江指為「玄學派」。在標舉科學的民初，被稱為「玄學」是一貶抑評價。此次論戰起因有私有公，有個人師承因素，也反應時代思潮。¹⁰³就輿論方面而言，科學派獲勝，此點無可為怪，畢竟當時中國對於「科學」之崇拜無以復加。在此次論爭逐漸被釐清之後，人們逐漸認識科學與人生觀是不同質性的內容，即自然學科與人文學科的差異開始被正視。是以陳撈寧著述中以科學作為檢視道教的標準，但稱：「其實我絲毫沒有迷信，惟認定仙學可以補救人生之缺憾，其能力高出世間一切科學之上。凡普通科學所不能解決之問題，仙學皆足以解決之。」¹⁰⁴至此，其仙學理論才稍能彌合。即「仙學」為信仰，為人生觀，某些領域、層次非能用科學解釋。

¹⁰² Xun Liu(劉迅), *Daoist Modern: Innovation, Lay Practice, and the Community of Inner Alchemy in Republican Shangha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2009), 26-28.

¹⁰³ 參見葉其忠，〈從張君勱和丁文江兩人和〈人生觀〉一文看 1923 年科玄論戰的爆發與擴展〉，《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5 期（1996 年 6 月），頁 211-267。

¹⁰⁴ 陳撈寧，〈與朱昌亞醫師論仙學書〉，《揚善半月刊》第 4 卷第 14 期（總第 86 期）（1937 年 1 月 16 日）。

橫亙在鄭觀應的困境是他在仙道成己的初階就已困難重重。總觀其修道歷程，一生皆在「尋求」與「驗證」二者反覆循環。其晚年向揚州道教諸尊長求賜丹藥之事，已顯尋道之困頓。鄭觀應修道之路代表傳統道教的最大侷限在於「效驗」，即修道者永遠在尋找具備實際效果的修道方法，但是成功的修道者總是存在於文獻、故事、傳說，在現實中沒有標準化與普遍性。陳撓寧對道教現代化的貢獻是勇於面對變革思潮，進行思想、話語方面的接軌。無論成敗與否，其對道教方法論的開拓，無疑是道教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嘗試。陳撓寧晚年提倡「仙學」，回到宗教自身，即宗教價值與意義的獲取有其理路，科學可以作為輔助，但是非認識論之根源。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企圖以「宗教」意涵提昇「道教」，以與當時興盛的民間信仰與秘密社團做出質性方面的區別。

五、結論

鄭觀應與陳撓寧在事功貢獻與影響力方面可能有所差距。鄭觀應憑藉《盛世危言》與操辦實業的成就，足以名列中國近現代史。陳撓寧久於上海行醫，創辦刊物，最高名銜為 1961 年擔任中國道教協會會長。然而就二人道教信仰，可看出時代思潮對道教觀點與實踐的深刻影響。

首先，民初女權運動受西方思想與革命成功影響，有較大幅度的提升。清末的鄭觀應很少論及女性修煉，但是民初的陳撓寧則重視女丹。其次，在傳播道教的方式，鄭觀應以鉅資編纂各種重要的道教典籍，以供同道檢視，希冀找出更有效的修行途徑。其修道歷程即不斷地蒐羅祕法，親體實證，無效驗後再尋名師，此方法極為傳統。陳撓寧則成立道院授課，發行道教刊物，嘗試進行科學實驗檢視地元丹法的轉化劑是否存在。在傳播道教，尋找師友，同道交流方面，顯然比鄭觀應更具效率與影響。

在性命雙修的觀點上，鄭觀應重視真師傳授口訣，強調積累陰功，常提性功且引經據典談命功。陳撓寧認為口訣的傳授重要，但更重視讀書和身體力行後的效驗，不談積陰功，罕言性功，常談的是命功之鍛煉。關鍵在於民初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潮下，道教的祕傳口訣，累積陰功的觀點逐漸被視為封建迷信。陳撓寧先嘗試以科學驗證道教，試圖藉此剔除迷信虛妄，但是結果不如人意。陳撓寧認識到科學與

宗教在本質上的差異，二者各有功能。所以他開始以「仙學」對傳統「道教」進行名義與詮釋的更新與轉換，試圖以「宗教」層次重新確認「道教」定位。

宗教必須呼應時代變局，如果修道者未能積極面對變革，提出理論與實踐進行因應，則宗教前景將陷入困局。鄭觀應與陳撷寧的修道歷程與觀點，啟示宗教信仰理論與實踐的轉化，往往就在歷史思潮興替之時。

六、參考書目

(一) 近代論著

王治心，《中國宗教史大綱》(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

Wang, Zhi-Xin, *Zhongguo Zongjiaoshi Dagang*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33).

太虛法師，《太虛大師全書》第62冊(臺北：善導寺佛經流通處，1980年)。

Taixu Fashi, *Taixu Dashi Quanshu (Vols. 62)* (Taipei: Shandaosi Fojing Liutongchu, 1980)
中國化工博物館編著，《中國化工通史：古代卷》(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4年)。

Chemical Industry Museum of China, *Zhongguo Huagong Tongshi: Gudai Juan* (Beijing: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14).

中山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鄭觀應研究的當代價值——紀念鄭觀應誕辰175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

Zhongshan Society Scientific Community Federation, *Zheng, Guan-Ying Yajiu de Dangdai Jiazhi: Jinian Zheng, Guan-Ying Danchen 175 Zhounian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9).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5年)。

Mou, Zong-San, *Zhongguo Zhexue de Tezhi* (Taipei: Student Book, 2015).

宋天彬、胡衛國，《道教與中醫》(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Song, Tian-Bin, Hu, Wei-Guo, *Daojiao yu Zhongyi* (Taipei: Wenching Publishing, 1997).

吳亞魁，《生命的追求——陳撷寧與近現代中國道教》(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

Wu, Ya-Kui, *Shengming de Zhuiqiu: Chen, Ying-Ning yu Jinxiandai Zhongguo Daojiao*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李豐楙，〈仙學獨立與宗教新境—1949年以前陳撝寧與李玉階的開放之路〉，
李豐楙、翁太明編：《丹道實踐：近代人文與科技相遇的養生文化》（臺北：
政大出版社，2013年）。
- Li, Feng-Mao, “Xianxue Duli yu Zongjiao Xinjing: 1949 nian Yiqian Chen, Ying-Ning yu
Li, Yu-Jie de Kaifang zhi Lu”, in Li, Feng-Mao, Weng, Tai-Ming (Eds.), *Dandao
Shijian: Jindai Renwen yu Keji Xiangyu de Yangsheng Wenhua* (Taipei: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2013).
- 邵建，〈鄭觀應評傳〉（中山：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
- Shao, Jian, *Zheng, Guan-Ying Pingzhuan* (Zhongshan: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2).
- 胡適，〈胡適文選〉（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
- Hu, Shi, *Hu, Shi Wenxuan* (Shanghai: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1930).
- 胡適，〈胡適文存三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
- Hu, Shi, *Hu, Shi Wencun Sanji*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1996).
- 胡海牙，〈仙學指南〉（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8年）。
- Hu, Hai-Ya, *Xianxue Zhinan* (Beijing: Zhongyi Guji Chubanshe, 1998).
- 胡海牙著，蒲團子編，〈胡海牙文集：仙學理法篇〉（香港：心一堂，2014年）。
- Hu, Hai-Ya, Pu, Tuan-Zi (Eds.), *Hu, Hai-Ya Wenji: Xianxue Lifa pian* (Hongkong: Sunyata,
2014).
- 洪建林編，〈仙學解秘—道家養生秘庫〉（大連：大連出版社，1991年）。
- Hong, Jian-Lin (Eds.), *Xianxue Jiemi: Daojia Yangsheng Miku* (Dalian: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1991).
- 高叔平編，〈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Gao, Shu-Ping (Eds.), *Cai, Yuan-Pei Quan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 卿希泰(1927-2017)，〈中國道教史〉卷4(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 Qing, Xi-Tai (1927-2017), *Zhongguo Daojiao shi (vols. 4)*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6).

徐祥桂，〈《揚善半月刊》、《仙道月報》及其影響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5月)。

Xu, Xiang-Gui, “Yangshan Banyuekan, Xiandao Yuebao ji qi Yingxiang Yanjiu”, (Shanghai: Master Thesis,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May 2010).

陳政、羅常培編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

Chen, Zheng, Luo, Chang-Pei (Eds.), *Dong Xi Wenhua ji qi Zhexue*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6).

陳香伯，《公教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1年)。

Chen, Xiang-Bo, *Gongjiaolu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41).

陳撓寧著，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1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20年)。

Chen, Ying-Ning, Pu, Tuan-Zi (Eds.), *Chen, Ying-Ning wenji (vols. 1)* (Hongkong: Sunyata Co., Ltd, 2020).

陳撓寧著，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2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20年)。

Chen, Ying-Ning, Pu, Tuan-Zi (Eds.), *Chen, Ying-Ning wenji (vols. 2)* (Hongkong: Sunyata Co., Ltd, 2020).

陳撓寧著，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4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20年)。

Chen, Ying-Ning, Pu, Tuan-Zi (Eds.), *Chen, Ying-Ning wenji (vols. 4)* (Hongkong: Sunyata Co., Ltd, 2020).

陳撓寧著，蒲團子編，《陳撓寧文集》第10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20年)。

Chen, Ying-Ning, Pu, Tuan-Zi (Eds.), *Chen, Ying-Ning wenji (vols. 10)* (Hongkong: Sunyata Co., Ltd, 2020).

張欽士輯，《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潮》(北平：燕京華文學校，1927年)。

Zhang, Qin-Shi (Eds.), *Guonei Jin Shinian Lai zhi Zongjiao Sichao* (Beiping: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1927).

- 郭武，《陳撝寧卷》(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
- Guo, Wu, *Chen, Ying-Ning Jua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
- Liang, Qi-Chao, *Zhongguo Jin Sanbainian Xueshu shi* (Taiyuan: Shanxi Guji Chubanshe, 2001).
- 盛克琦編，《鄭觀應養生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
- Sheng, Ke-Qi (Eds.), *Zheng, Guan-Ying Yangsheng ji* (Beijing: Religion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5).
- 傅勤家，《道教史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 Fu, Qin-Jia, *Daojiao Shi Gailu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4).
- 鄭觀應，《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Zheng, Guan-Ying, *Zheng, Guan-Ying ji: Shengshi Weiyan Houbian (vols.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4).
- 鄭觀應，《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Zheng, Guan-Ying, *Zheng, Guan-Ying ji: Shengshi Weiyan Houbian (vols.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4).
- 鄭觀應，《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Zheng, Guan-Ying, *Zheng, Guan-Ying ji: Shengshi Weiyan (vols.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 鄭觀應，〈羅浮侍鶴山房談玄詩草自序〉，《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Zheng, Guan-Ying, "Luofu Dai Heshanfang Tan Xuanshicao Zixu", *Zheng, Guan-Ying ji: Jiu Shi Jie Yao (Wai Ba Zhong)* (vols.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 蒲團子，《陳撝寧仙學隨談》第1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19年)。
- Pu, Tuan-Zi, *Chen, Ying-Ning Xianxue Zatan (vols. 1)* (Hongkong: Sunyata Co., Ltd, 2019).
- 蒲團子，《陳撝寧仙學隨談》第3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2019年)。

Pu, Tuan-Zi, Chen, *Ying-Ning Xianxue Zatan* (vols. 3) (Hongkong: Sunyata Co., Ltd, 2019).

黎志添，〈鄭觀應與陳撓寧仙道追求的現代意義：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為考察脈絡〉，收於呂妙芬、康豹編，《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

Li, Zhi-tian, Zheng, Guan-Ying yu Chen, Ying-Ning Xiandao Zhuiqu de Xiandai Yiyi: Yi WuSi Xinwenhua Yundong Qianhou Wei Kaocha Mailuo”, in Lu, Miaw-Fen, Paul R.Katz (Ed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Chinese Religion: Adjustment and Evolution*.

謝頌羔，《宗教學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

Xie, Song-Gao, *Zongjiao Xue ABC* (Shanghai: Shijie Shuju, 1929).

(二) 期刊論文

干春松，〈清末民初孔教會實踐與儒家現代轉化困境〉，《齊魯學刊》總186期(2005年)。

Gan, Chun-Song, “Qingmo Minchu Kongjiaohui Shijian yu Rujia Xiandai Zhuanhua Kunjing”, *Qilu Journal*, 186 (2005).

汪伯英，〈發刊辭〉，《仙道月報》第1期(1939年1月1日)，第4版。

Wang, Bo-Ying, “Fa Kan Ci”, *Xiandao Yuebao* (1) (January 1, 1939), di 4 ban.

李養正，〈陳撓寧「仙學」的特徵、理論與方法〉，《中國道教》(1989年第3期)。

Li, Yang-Zheng, “Chen- Ying-Ning ‘Xianxue’ de Tezheng, Lilun yu Fangfa”, *China Taoism* (3rd in 1989).

李豐楙，〈丹道與科學、政治：戰後台灣丹道的現代化〉，《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08年第1期(總第11期)。

Li, Feng-Mao, “Elixir Daoism, Science and Politics: The Modernization of Elixir Daoism in Postwar Taiwan”, *Chung Che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 (11) (1st in 2008).

法·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現代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宗教政策與學術典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4期(2006年12月)。

(France) Vincent Goossaert, “State and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Religious Policies and Scholarly Paradig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54) (December, 2006).

馬平安，〈長生、濟世及一統：鄭觀應與近代道教〉，《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1期。

Ma, Ping-An, “Changsheng, Jishi ji Yitong: Zheng, Guan-Ying yu Jindai Daojiao”, *New Century Religious Study* (1st in 2017).

陸寶千，〈民國初年康有為之孔教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6月)。

Lu, Bao-Qian, “Minguo Chunian Kang, You-Wei zhi Kongjiao Yundong”,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2), (June, 1983).

張宏敏，〈馬一浮與陳撝寧之間的「道緣」〉，《弘道》2009年第3期(總第40期)。

Zhang, Hong-Min, “Ma, Yi-Fu yu Chen-Ying Zhijian de ‘Daoyuan’” *Hongdao* (40) (3rd in 2009).

郭武，〈略談道教期刊及其作用：以香港《弘道》季刊為例〉(2009年第4期)。

Guo, Wu, “Luetan Daojiao Qikan ji Qi Zuoyong: Yi Xianggang ‘Hong Dao’ JiKan Weili” (4th in 2009).

陳撝寧，〈答覆南通楊風子君〉，《揚善半月刊》第1卷第21期(總第21期)(1934年5月1日)。

Chen, Ying-Ning, “Dafu Nantong Yang, Feng-Zi jun”, *Yangshan Banyuekan* (21), 1, (21), (May 1, 1934).

陳撝寧，〈梁海濱先生入山鍊劍事實第一〉，《揚善半月刊》第2卷第15期(總第39期)(1935年2月1日)。

Chen, Ying-Ning, “Liang, Hai-Bin Xiansheng Rushan Lianjian Shishi Diyi”, *Yangshan Banyuekan* (39), 2, (15), (February 1, 1935).

陳撝寧，〈答覆無錫汪伯英君儒道釋十三問〉，《揚善半月刊》第2卷第18期(總第42期)(1935年3月16日)。

Chen, Ying-Ning, “Dafu Wuxi Wang, Bo-Ying jun Rudao Shi Shisan Wen”, *Yangshan Banyuekan* (42), 2, (18), (March 16, 1935).

陳撓寧，〈答覆浦東李道善君問修仙〉，《揚善半月刊》第2卷第23期(總第47期)(1935年6月1日)。

Chen, Ying-Ning, “Dafu Pudong Li, Dao-Shan jun Wen Xiuxian”, *Yangshan Banyuekan* (47), 2, (23), (June 1, 1935).

陳撓寧，〈覆南京立法院黃懺華先生書〉，《揚善半月刊》第3卷第2期(總第50期)(1935年7月16日)。

Chen, Ying-Ning, “Fu Nanjing Lifayuan Huang, Chan-Hua Xiansheng Shu”, *Yangshan Banyuekan* (50), 3, (2), (July 16, 1935).

陳撓寧，〈讀化聲叙的感想〉(十一)，《揚善半月刊》第3卷第6期(總第54期)(1935年9月16日)。

Chen, Ying-Ning, “Du Huashengxu de Ganxiang”(11), *Yangshan Banyuekan* (54), 3, (6), (September 16, 1935).

陳撓寧，〈陳撓寧先生覆函〉，《揚善半月刊》第3卷第10期(總第58期)(1935年11月16日)。

Chen, Ying-Ning, “Chen, Ying-Ning Xiansheng Fuhuan”, *Yangshan Banyuekan* (58), 3, (10), (November 16, 1935).

陳撓寧，〈答覆上海錢心君八問〉，《揚善半月刊》第3卷第23期(總第71期)(1936年6月1日)。

Chen, Ying-Ning, “Dafu Pudong Shanghai Qian, Xin jun Ba Wen”, *Yangshan Banyuekan* (71), 3, (23), (June 1, 1936).

陳撓寧，〈答蘇州張道初君十五問〉，《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2期(總第73期)(1936年7月16日)。

Chen, Ying-Ning, “Da Suzhou Zhang, Dao-Chu jun Shiwu Wen”, *Yangshan Banyuekan* (73), 4, (2), (July 16, 1936).

陳櫻寧，〈答上海某女士十三問〉，《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10期(總第82期)

(1936年11月16日)。

Chen, Ying-Ning, “Da Shanghai Mou Nushi Shisan Wen”, *Yangshan Banyuekan* (82), 4,

(10), (November 16, 1936).

陳櫻寧，〈與朱昌亞醫師論仙學書〉，《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14期(總第86期)

(1937年1月16日)。

Chen, Ying-Ning, “Yu Zhu, Chang-Ya Yishi Lun Xianxue Shu”, *Yangshan Banyuekan* (86),

4, (14), (January 16, 1937).

陳櫻寧，〈與朱昌亞醫師論仙學書〉(續)，《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15期(總第87期)(1937

年2月1日)。

Chen, Ying-Ning, “Yu Zhu, Chang-Ya Yishi Lun Xianxue Shu”(sequel), *Yangshan*

Banyuekan (87), 4, (15), (February 1, 1937).

陳櫻寧，〈答江蘇海門某君〉，《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15期(總第87期)(1937年

2月1日)。

Chen, Ying-Ning, “Da Jiangsu Haimen Mou Jun”, *Yangshan Banyuekan* (87), 4, (15),

(February 1, 1937).

陳櫻寧，〈答化聲先生〉，《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16期(總第88期)(1937年2月

16日)。

Chen, Ying-Ning, “Da Huasheng Xiansheng”, *Yangshan Banyuekan* (88), 4, (16), (February

16, 1937).

陳櫻寧，〈答福州洪太庵君〉，《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18期(總第90期)

(1937年3月16日)。

Chen, Ying-Ning, “Da Fuzhou Hong, Tai-Yan jun”, *Yangshan Banyuekan* (90), 4, (18),

(March 16, 1937).

陳櫻寧，〈答江蘇如皋知省廬〉，《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19期(總第91期)

(1937年4月1日)。

Chen, Ying-Ning, “Da Jiangsu Rugao Zhisheng Lu”, *Yangshan Banyuekan* (91), 4, (19), (April 1, 1937).

陳撓寧，〈眾妙居問〉，《揚善半月刊》第4卷第24期(總第96期)(1937年6月16日)。

Chen, Ying-Ning, “Zhong Miao Ju Wen”, *Yangshan Banyuekan* (96), 4, (24), (Jun 16, 1937).

陳秀芬，〈治病、強身與改造國民性：蔣維喬靜坐法與民初的身體實驗〉，《新史學》34卷1期(2023年3月)。

Chen, Xiu-Fen, “Treating Disease, Strengthening the Body and Reforming Nationality: Jiang Weiqiao’s Meditative Sitting and the Body Experienc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New History*, 34, (1), (March, 2023).

梁淑芳，〈鄭觀應晚年宗教觀探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43期(2023年6月)。

Liang, Shu-Fang, “Zheng Guanying’s Religious Views in His Later Year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43), (June, 2023).

黃克武，〈民初上海的靈學研究：以上海靈學會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5期(2007年3月)。

Huang, Ke-Wu, “Research into Spiritualism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 A Study of the Shanghai Spiritualism Societ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55), (March, 2007).

楊俊峰，〈改革者的內心世界：鄭觀應的道教信仰與濟世志業〉，《臺大歷史學報》第35期(2005年6月)。

Yang, Jun-Feng, “The Inner World of a Reformer: Zheng Guanying’s Daoist Beliefs and Aspirations to Better the World”, *Historical Inquiry* (35), (June, 2005).

萬淑君，〈鄭觀應「七教合一」的宗教觀〉，《天中學刊》第27卷第6期(2012年12月)。

Wan, Shu-Jun, “ZHENG Guan-ying’s View of Religious”, *Journal of Tianzhong*, 27, (6), (December, 2012).

葉其忠，〈從張君勱和丁文江兩人和〈人生觀〉一文看1923年科玄論戰的爆發與擴展〉，《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

Ye, Qi-Zhong, "Cong Zhang, Jun-Mai he Ding, Wen-Jiang Liangren he 'Renshengguan' Yiwu kan 1923 Nian Ke Xuan Lunzhan de Baofa yu Kuozh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5), (June, 1996).

劉仲宇，〈中國道教研究三十年〉，《歷史教學問題》(2008年第6期)。

Liu, Zhong-Yu, "Zhongguo Daojiao Yanjiu Sanshi Nian", *Hist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6th in 2008).

Xun Liu(劉迅), *Daoist Modern: Innovation, Lay Practice, and the Community of Inner Alchemy in Republican Shangha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2009).

黎志添，〈鄭觀應「仙道」與「救世」的思想和實踐：兼評其對清末民初道教發展的影響及意義〉《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7期(2018年7月)。

Lai, Chi-Tim,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Zheng Guanying's "Immortal Way" and "World Salvation": An Evaluation of His Influence on and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aoism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67), (July, 2018).

(三) 網路資料

臺灣隱逸神仙學派網頁(<http://taiwan.yin-xian.com/index.php>)。

Taiwan Yinyi Shenxian Xuepai (<http://taiwan.yin-xian.com/index.php>).

Zheng Guanying and Chen Yingning's Taoist views and journey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Liang Shu Fang**

Abstract

The impact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on Taoism seems to have been delayed. Zheng Guanying, who was mainly activ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llowed Taoism all his life, actively seek Taoist secrets, Publish classics and search for famous teachers, His views and process of cultivation are very traditional, Thi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his reform attitude in "Words of a Prosperous Age" advocat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industry.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nti-traditional, and a trend of thinking that emphasized science rose. Chen Yingning, a monk who practiced medicine in Shanghai,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times. He established a Taoist academy to teach, published Taoist publications, and tried to conduct scientific experiments to examine Taoist alchemy. What contributed most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aoism was Chen Yingning's advoca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Xianxue", trying to re-establish the position of "Taoism" at the level of "religion", so as to get rid of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Taoism and folk beliefs and superstitions.

Religion must respond to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If ascetics fail to actively face the changes and put forward theories and practices to respond, the future of religion will be in trouble. Zheng Guanying and Chen Yingning's Taoism process and views have inspi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 theory and practice, often at the time when historical trends of thought ebb and flow.

keywords : Taoism, Zheng Guanying, Chen Yingning, Xianxue, New Culture Movement

* The article is a special research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Zheng Guanying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Taoist beliefs" (NSTC111-2410-H-179-009) part of the results, Thanks to the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valuable corrections, Make this article more complete, Thanks.

**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Professor.

《興大人文學報》徵稿簡約

108.10.22 修訂
NO.64 起適用

- 一、本學報為半年刊，每年 3 月、9 月出刊；主題論文截稿日期分別為每年 4 月 30 日及 10 月 31 日；一般稿件，全年收稿，隨到隨審。歡迎有關文學、語言學(含語言教學)、史學、出土文獻、哲學、圖書資訊學等及相關領域之研究論文及書評。
- 二、來稿以未曾正式發表者為限，且勿一稿數投，與稿件內容相關之著作權問題（如圖、表、照片及長篇引文），請作者事先取得持有者同意，註明出處，如發生抄襲、侵犯他人著作權而引起糾紛情事，文責由作者自負，概與本刊無關，若有上述情形，日後本刊將不再接受其投稿。
- 三、來稿字數，不含參考書目，中文研究論文 10,000 字至 30,000 字；英文研究論文 4,000 字至 8,000 字；中文書評 5,000 字至 7,000 字；英文書評 1,500 字至 3,000 字為原則，特約稿不受字數限制，請依「《興大人文學報》撰稿格式」撰寫。
- 四、來稿請附中英文題目、摘要、關鍵詞及中英文姓名、服務單位與職稱。中文摘要以 400 字，英文摘要以 300 字為原則；中、英文關鍵詞不超過 5 個。
- 五、稿件及「作者投稿資料表」請寄 Word 及 PDF 兩種電子檔。
- 六、稿件審查採雙向匿名雙審制，刊登與否由編委會參考「審查意見表」及作者「修改說明表」、最新修正稿討論後決議，通過刊登者，本會提供「審查通過刊登證明」。另編委會將視實際情形安排刊登時程。
- 七、每期每人以刊登一篇為原則，凡經刊登者，每篇贈送作者當期學報兩本及論文電子檔，不另支稿酬。
- 八、稿件刊登後，出版權歸本學報所有，非經本學報書面同意，不得翻印、翻譯、轉載，作者出版專著者不在此限。
- 九、本學報紙本與網路版同時發行。稿件通過審查准予刊登者，請附「投稿授權聲明暨個資提供同意書」，同意授權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興大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將其著作同步刊登於紙本、網站及有簽約收錄《興大人文學報》之資料庫，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

臺中市 40227 南區興大路 145 號萬年樓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興大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洽詢電話：04-22840316；傳真：04-22856117

E-mail: clalib@dragon.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興大人文學報》

作者投稿資料表 Basic Information of Contributors

論文 Paper	篇名 Titl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 主題論文 Special Issue ☐ 一般論文 Articles	
文稿類別 Content Area	☐ 1.文學一 (中國文學、台灣文學、原住民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 ☐ 2.文學二(外國文學、文學與文化理論) Foreign literature ☐ 3.歷史學 History ☐ 4.哲學 Philosophy ☐ 5.語言學 Linguistics ☐ 6.圖書資訊學 Library information ☐ 7.其他 Others	
投稿必備 Submission Requirements	☐ 論文電子檔 E-file ☐ 當頁註 Footnotes ☐ 參考書目 References 中 Chinese、英文 English: ☐ 篇目 Title ☐ 作者姓名 Name(含服務單位、 職稱 Affiliation & Position) ☐ 摘要 Abstract ☐ 關鍵詞 Keywords	
作者資料 Author Information	姓名(Name)	就學或服務單位、職稱 Affiliation & Position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聯絡方式 Pers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地址(Address):	
	Email : 電話(Tel): (O) (H) 手機:(Cellular):	
※本人已熟閱「徵稿簡約」並依「撰稿格式」撰寫。 I have followed the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regulated in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作者簽名 Signature: _____		

※投稿相關規則請參考徵稿簡約及撰稿格式：<http://www.cla.nchu.edu.tw/download.php?cID=6>

※作者投稿前，請填寫本表格並將論文電子檔寄至：

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興大鹿鳴文化資產中心。

To: 250 Kuokuang Road, Taichung, Taiwan, 40027, Republic of China

Deer Culture Heritage Center,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el : 886-4-22840316 Fax :886-4-22856117 E-mail:clalib@dragon.nchu.edu.tw

※本表所提供內容僅供投稿《興大人文學報》作業使用，將謹守個資法，不做他用。

※編委會於收到稿件後，會以 E-mail 函覆，敬請留意信箱。



興大人文學報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投稿授權聲明暨個資提供同意書

本人_____姓名茲將_____論文名稱稿件乙篇投稿於 貴刊。本稿件內容未曾以任何文字形式發表或出版，特此聲明。如有聲明不實，而致貴刊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紛，本人願意負一切法律責任。

若經審查通過，茲同意授權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興大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將本人著作同步刊登於文本、網站及有簽約收錄《興大人文學報》之資料庫業者，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此致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立同意書人：

親筆簽名蓋章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地址：

電子郵件：

中 華 民 國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請列印、填寫，並親筆簽名、加蓋私章後擲寄

臺中市 40227 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興大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電話：04-22840316；或傳真：04-22856117 本表下載：<http://www.cla.nchu.edu.tw/download.php?cID=6>

☆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及國立中興大學「隱私權政策聲明」，本人同意將以上個人資料提供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興大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因業務需要等特定目的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當事人簽名_____ (請親簽)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興大人文學報》撰稿格式

甲、中文稿

- 一、每篇論文應包括下列各項：(一)中、英文篇名 (二)中、英文作者名(含職稱、校系所單位) (三)中、英文摘要 (四)中、英文關鍵詞 (五)正文 (六)註釋(當頁註)(七)參考書目(分為傳統文獻、近代論著、期刊論文、網路資料。)中文書目在前、依筆劃排序；西文書目在後、依字母順序排序。
- 二、各章節序數，依一、(一)、1、(1)、a、(a).....等順序表示。
- 三、請用新式標點，書名號用《》，篇名號用〈〉，書名和篇名連用時，省略篇名號，如《史記·滑稽列傳》。
- 四、獨立引文，每行縮三格，並請改用標楷體。
- 五、註釋採當頁註，號碼請用阿拉伯數字標示，如 1、2.....置於標點符號後。
- 六、圖表：圖 1 晉•王羲之行書〈蘭亭集序〉，標示於圖片下方。表 1 民國 106 年 3 月戶口統計速報表，標示於表格上方。
- 七、註釋之體例，請依下列格式：

(一) 引用專書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頁 130。
美國•孔恩(Thomas Kuhn)著，王道還編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89 年增訂版)，頁 10。

(二) 引用論文

1. 期刊論文：

王叔岷，〈論校詩之難〉，《臺大中文學報》第 3 期 (1989 年 12 月)，頁 15。

2. 論文集論文：

黃景進，〈中國詩中的寫實精神〉，《中國詩歌研究》(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 年 6 月)，頁 12。

3. 學位論文：

張以仁，《國語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58 年)，頁 100。

(三) 引用古籍

1. 古籍原刻本

宋・陶叔獻編，《西漢文類》(南宋高宗紹興十年刊本，約西元 11–40 年)，卷 37，頁 1 上。

2. 古籍影印本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 年影印清光緒 26 年王氏家刻本)，卷 84，頁 19。

(四) 引用報紙

丁邦新，〈國內漢學研究的方向和問題〉，《中央日報》，第 22 版，1988 年 4 月 2 日。

(五) 再次徵引：

再次徵引時可用簡便方式處裡，如：

註 1：王叔岷，〈論校詩之難〉，《臺大中文學報》第 3 期 (1989 年 12 月)，頁 1。

註 2：王叔岷，〈論校詩之難〉，頁 3。

(六) 徵引資料來自網頁者，需加註：作者，〈篇名〉日期（網址），

檢索日期，如：

李家同，〈我們是個很不錯的國家〉，2008 年 9 月 14 日聯合知識庫。
(<http://udndata.com/library>)，2009 年 2 月 14 日檢索。

乙、英文稿

一、每篇論文應包括下列各項：(1) title (2) author's name (3) abstract (4) keywords and phrases (5) main text (6) footnotes (7) Works Cited/ Bibliography / Reference.

二、請按最新版 MLA、APA 或 Chicago style 格式撰寫。

三、請一律用 footnotes，不用 endnotes。



興大人文學報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Submission Authorization Statement

Relea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greement

I, Author's name would like to submit the manuscript article title to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The author declares that the manuscript has not been published. If false statement may cause the journal a violation of copyright law or copyright disputes, I am willing to bear all legal responsibilities.

If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 authoriz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to publish my article in the journal, on the website and in the database industry (which is contracted with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in the digital collection, public transmission over the network, and authorize users to download, print, etc.

To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gnature:

ID number (Passport number):

Telephone number:

Address:

E-mail:

Date: / /

©Please print, fill in and sign the statement before delive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40227, Taiwan, R.O.C.

TEL : 886-4-22840316 ; FAX : 886-4-22856117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rivacy Policy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I agree to provide my personal data as required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ignature : _____

date : / /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1. The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is a biannual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in March and September. We welcome contributions of humanities research and reviews on related topics in literature, linguistics (including language teaching), history, unearthed literature, philosophy,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fields in the humanities. The deadlines for Special Issue are April 30th, October 31st each year. Articles are received and reviewed throughout the year.
2. The manuscript must b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work, and the author should not submit the same manuscript to more than one journal concurrently. The Journal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copyright violations. The author is responsible for securing written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all copyright materials, including graphs, photos, illustrations, and long citations. The author shall bear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legal consequences. In cases of violations, any future submissions will not be accepted.
3. For articles in Chinese: 10,000-30,000 Chinese characters; for articles in English: 4,000-8,000 words; reviews in Chinese: 5,000-7,000 Chinese characters; for reviews in English: 1,500-3,000 words. Word count of each article excludes references. Special contributions are exceptions to these guidelines. Please ensure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conforms to the "Format Regulation".
4. Submissions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uthor's name, academic title, affiliation, manuscript title, abstract (around 400 characters in Chinese and 300 words in English), and keywords (not exceeding five).
5. Submit your article in Microsoft Word format. If there are self-created Chinese characters or untransferable illustrations in your article, mail us a PDF copy.
6. Submissions are peer-reviewed in an anonymous two-stage process.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the length of time needed to complete the review process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submission is chosen for publication and, which volume it will appear in, if selected, an "Article Acceptance Certificate" will be sent to the author.
7. Contributors will receive two copies of the Journal and a PDF file. No monetary compensation will be offered.
8. Authors of accepted articles must agree to publication by the journal in paper and electronic formats. Published articles may not be reprinted, translated, or excerpted without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of this journal, except in the form of the author's monographs.
9. After manuscripts are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authors should provide a signed agreement which allows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Journal the rights to publish their works simultaneously in print, on the internet, and in databases (containing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the rights to create digital archives, to reproduce, to public transmit via the internet, and to authorize the users to download and print.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40227, Taiwan, R.O.C.
Tel : 886-4-22840316; Fax : 886-4-22856117
E-mail: clalib@dragon.nchu.edu.tw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Vol. 72

March 2024

Contents

Special Issue:	Unearth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Handed-down Documents	
Su Jian-zhou	Arrangement and study of the autonymy of “郢陵君銅鋪” and related issues·····	1
Kao You-ren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 of Cao Mo Zhi Zhen 曹沫之陳 in the Anhui University Bamboo Strips ·····	29
Yi-Syuan Lai	Resear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 Cong Zheng (從政) " and "Ji Kang Zi wen Kong Zi (季康子問孔子) " on Bamboo Slips in Shanghai Museum ·····	65
Yu-Hsiang,Chin	"Zhìzhèng zhī dào"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oncepts related to talents ·····	87
Liang Shu Fang	Zheng Guanying and Chen Yingning's Taoist views and journey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	117

Appendices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Style sheet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Vol. 72

Publisher:	Zheng-Xian Wu	
Editor-in-Chief:	Kuo-wei Chen	
Editorial Board:	Ya-tzu Yu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heng-wen Wang	(Tunghai University)
	Wen-hui Chou	(Tunghai University)
	Chun-wu Fan	(Tunghai University)
	Kuo-wei Che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hun-mei Che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hung-shen Hua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wen-yi Hua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hun-liang Chao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pecial Issue Editor:	Chin-Yen Lin	
Executive Editors:	Zheng-xian Wu	I-ling Cheng
	Han-chen Shiau	
Chinese Title Calligrapher:	Ching-chung Chen	
Assistant Editors:	Chia-hsin Luo	Yi-fang Chen
	Li-wen Tseng	Hui-zhen Zhan
Assiatants:	Jia-yu Xing	Jing-Chang Chen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Formerly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Vol. 1~31)

Volume 72

Special Issue : Unearth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Handed-down Document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March 2024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Vol. 72

Publisher: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ddress: 145 Xingda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40227, Taiwan, R.O.C.

Telephone: 886-4-22840316

Fax: 886-4-22856117

E-mail: clalib@dragon.nchu.edu.tw

Website: <http://www.cla.nchu.edu.tw/index.asp?url=41&cno=1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GPN : 2009105233

ISSN : 1727 – 8562

興大人文學報

Chung Hsing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第七十二期
Volume 72

主題論文：出土史料與傳世文獻

- 再談 陵君銅鋪的自名—「鈇」及相關問題…………… 蘇建洲
- 安大簡《曹沫之陳》補釋…………… 高佑仁
- 上博簡〈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考釋劄記…………… 賴怡璇
- 清華簡〈治政之道〉人才思想初探…………… 金宇祥
- 清末民初鄭觀應與陳撷寧的修道觀點及歷程…………… 梁淑芳

